



影泉

金迷之場

一 名折柳趣史

上海開元書局印行

題詞

題張箇儂折柳趣史

林屋山人

張緒風流自一時。此中佳趣箇儂知。倡
條冶葉按君賞。不是陽陶折柳詞。

老友張箇儂君。以小說家言。蜚聲藝苑。近復有社會小說折柳趣史之作。
喜笑怒罵。皆入腕底。稿成徵詩於余。謹題二絕。以弁書首。 龔劍虹

潦倒情場二十春。每從夢裏喚真真。等閒省識東風面。不作張郎筆底人。
攬鏡方知兩鬢皤。卅年歲月剎那過。娥眉隳盡英雄業。不死沙場死愛河。

題折柳趣史（集唐）

施濟羣

繁華事散逐香塵（杜牧）

灞岸晴來送別頻（羅隱）

爲報行人休盡折（李商隱）

明朝猶有遠行人（許渾）

題箇儂宗兄折柳趣史

張恂子

花月春江擅一時。楚腰纖細穀相思。憑君折取章臺柳。權當嬌嬈舞袖垂。

張箇儂君撰花事小說。曰折柳趣史。向余索題。顧箇儂雖翩翩而不喜冶遊。率書二十字調之。

俞逸芬

趣史名折柳。贈與何人手。請問大少張。僚阿吃醉酒。

電 影 小 說

人 道	全書一冊	實售大洋二角
歸 來	全書一冊	實售大洋二角
小 玩 意	全書一冊	實售大洋二角
女性的吶喊	全書一冊	實售大洋二角
異性的追求	全書一冊	實售大洋二角
一個女明星	全書一冊	實售大洋二角
滑稽大王	全書一冊	實售大洋二角
笑話大王	全書一冊	實售大洋二角

張序

往者不佞以紈袴子弟。達官富商。平時縱甚精明。而一入花叢。卽成木偶。於是。有九尾龜之作。以資諷刺。非好爲漫罵也。今張子箇儂。以青年積學之士。留意於社會經濟。民生原素。目覩遊客之好爲大言。而現况窘迫者。掣襟見肘。拮据支絀之種種醜態。不一而足。慨然思有以諷刺而糾正之。遂有折柳趣史之作。對於此種狎客。精意描寫。繪聲繪影。如見其人。此誠有功世道之文也。夫狎邪之游。非衣食可比也。衣食之事。一日不可或缺。而一日不作狎邪之行。於人固無傷也。顧何以迷惑者之多耶。且紈袴子弟。達官富商。旣無衣食之憂。乃有風月之思。雖爲木偶。於彼無傷。獨奈何困於經濟之壓迫者。自給尙虞不足。而願以有限之金錢。填無饜之欲壑耶。蓋彼未嘗一思其害。且不自知其醜狀耳。今箇儂舉其醜態。而一一發表之。俾此中人。一經寓目。直如身入局中。毛髮俱聳。汗液交出。刻劃之精。無以復尙。此則箇儂文字之神矣。社友超君。爲箇儂徵序。

於愚特誌其意見如此。願與箇儂質之。
甲戌春秋。漱六山房張春帆序於上海平報館。

張序

老友張子箇儂。存志乎詩書。寓辭乎歌詠。尤善於小說家言。搜奇抉怪。抽寫入微。已出諸藉。一時傳誦。頃復有折柳趣史之作。書將付梓。趨至大報館。索序於愚。愚初聞語。深以爲怪焉。蓋箇儂向所著述。多係武俠。今則其言皆爲花事。而又出諸以滑稽詼諧。俾走馬王孫。讀之知有所惕焉。誠可謂有心人矣。閱其文。彌覺淋漓盡致。能者固無不能。妙筆生花。將不僅以武俠說部著稱於時矣。因樂爲之序。

甲戌春二。張超謹識於上海晶報館。

陳序

丹徒張子箇儂。以經濟飽學之士。治小說家言。一編既出。洛陽紙貴。南北游俠。江湖義俠。諸傳膾炙人口者。久矣。頃復出其餘緒。成折柳趣史一書。將付梨棗。索序於予。慚予不文。無以應也。會張子以書中片段。先期載諸律和三日刊中。得以快覩。雖未獲見全豹。而零紈碎錦。覺其結構之嚴密。運筆之酣暢。並世希見。已爲歎觀。止則其全書之精警。不言可知。而寓言諷世。抑亦鼓瑟歌之謂歟。略綴數言。以當弁首。

甲戌二月
蘭陵陳蝶衣識於上海新聞報館

朱序

吾識張子。時在民國六年冬。距今可十一稔矣。張子爲人。喜詼諧而語多中肯。其爲文。尤極嬉笑怒罵之致。曩吾讀其文。已嚮往其人。茲吾友其人。益欽其所學。朋儕過從。促膝聚談。幾微張子不歡。日者張子袖一卷過我。云將付剞劂。吾審視之。則折柳趣史也。吾曰。惡。子何書不可作。奚亟亟此書爲也。張子哂曰。子第細味之。胡問爲吾取而讀之。覺繪事者寫生不是過也。曰。吾悟矣。子殆欲以此爲孽海晨鐘。藉醒僕僕青樓者之迷夢耶。吾不敏。竊願附驥尾爲子詮註之。何如。張子曰。唯。子善爲藻飾而尋繹之。敢不拜嘉。坐是吾乃於人事倥偬之暇。吮筆伸紙。爲之詮釋。非敢妄贊一辭。效聖嘆金氏而邯鄲學步也。不過竊窺張子之婆心。爲之略舉一隅。以冀稍醒閱者之目而已。溽暑困人。漏萬在所不免。是望讀者善體張子之意。而資爲炯戒也可。

甲戌春二月。朱瘦竹註後識於脩竹廬。

社會香艷小說

上海交際花

出版預告

本書為海上名小說家最近得意傑作，書中將海上婦女世界的香艷風流、赤裸裸盡量宣布，文筆深入顯出，描寫尖刻冷雋、寓意深遠、措詞嘲諷、將海上一切交際明星的醜史奇狀、黑幕祕密、完全收入腕底、忠實的表出來、本書可稱、

新婦女的生活現形、交際花的寫真箱、浪漫女子的現形記、

女學生的荒唐史、女拆白的罪惡史、女票友的浪漫史、女流氓的敲詐史、女明星的香艷史、女相士的祕密史、女戲子的快樂史、女堂倌的黑暗史、……

凡屬女性而廁身於交際場所、自命為社交明星的新女子、無不搜羅列入、其他人物、如、

雌雄、歌女、像姑、如君、小姐、伶人、莊上花、女技師、維妙維肖、繪影繪聲、有句皆艷、無字不香、而情節貫串、妙趣橫生、寫態生動、風流綺膩、尤其餘事、閱者不看則已、看時包你愛不忍釋、百讀不厭、

全書四十回、三十萬言、約三百餘頁、分訂四大厚冊、篇首題序、無匹、用三色銅版精印、裝璜美麗、外贈精美錦匣一只、定價三元二角、

發行所

上海九畝地高墩街

開元書局謹啓

自序

愚既作折柳趣史畢。援筆將爲之序。或見而哂之曰。子書所記。豪者寡而窘者衆。花底尊前。興致傲然者。固如斯乎。愚笑曰。嗤。是書也。若徒記豪客。纏頭一擲。千金無吝色。不將導人入驕奢淫佚之途。而重違懲勸之本旨耶。矧吾書不云乎。趣者非樂趣。實苦趣也。世人第知折柳爲快樂之流連。而不知其痛苦。乃千百倍。蕙於所見。吾嘗聞狎客之言曰。請客如被訟。味斯言也。樂於何有乎。廣之狎客。纏頭多贈。豪則豪矣。一日床頭金盡。圖窮七見。其豪又安在乎。至若巨商。紈袴藏嬌金屋。樂誠樂矣。一日鳳去臺空。其樂又焉存乎。况就吾所聞。見豪不常有。捉襟見肘者。則比比然也。雖納寵未嘗乏白頭之守。而倡門亦未嘗無纏縷之妓。然僅屈指可數。且非所以語於勸懲也。就個人言。精神名譽道德金錢。

四者幾無一不受其損而肉體之染沉疴者又觸目皆是也不觀夫六零六醫者之多乎其生涯果何憑以資挹注耶就家庭言則昏夜不歸父母疚心兄弟不友夫婦反目子姪效尤甚至家庭勃谿婦女不貞貽門楣羞者又所時聞也。就事業言沉湎酒色流連北里卜晝卜夜精神困而正務弛烏有進取之可言更多失敗之立見就社會言驕奢淫佚敗德之徵而毀身敗家亡國之朕兆也。嗚乎折柳之害乃如此尙何樂之足云耶雖鮮衣美色人所同好而懲勸世俗冀挽萬一借文字力以作鼓吹又豈敢不振腕疾書以後於人哉子欲吾記豪舉非不能也所不屑耳若夫事實之有無則小說家言固皆空中樓閣非可按圖索驥也豪寡窘衆庸何傷乎是爲序。

甲戌清明節日丹徒箇儂張竹識於樂觀齋

新柳
趣史

金迷之場 第一集

鳳儔生戲筆
朱瘦竹評註

目錄

題詞

序

- 第一回 走馬章臺王孫折柳 薄遊北里館娃攀談
第二回 演趣劇吃醋轉堂唱 用手段借款做花頭
第三回 溫吞水善使刀背錢 屈家禮專燒冷灶火
第四回 吃四菜名馳平康巷 開菓盤風聞勾欄院
第五回 鬧笑話兩作三百三 染梅毒一打六〇六
第六回 住旅舍衣袋失紙幣 游西湖花港遇票友
第七回 擲纏頭科員怪現狀 談家常學生訴淒涼

第八回 練習生居然大嫖客 庶務員鬧醋小風潮

第九回 發標勁跳槽大請客 轉堂唱燃酸小嘔氣

第十回 受暗算歷險賠冤錢 鬧飢荒借薪付局賬

張 箇 儂 先 生

最 近 傑 作 之

武 俠 技 擊 小 說
南 北 游 俠 傳
出 版 了

本書為張君最近心血之結晶。首數回曾按期刊載於上海

「羅賓漢」三日刊。極得讀者熱烈之欣賞。認為武俠

小說中不可多得之傑作。其名貴可知。茲經

本局以友誼關係。情商購得原稿。付印行世。以壓愛讀張君

著作及武俠小說者之渴望。全書共三十五萬言。

計四十回。自始至終。一氣呵成。無懈可擊。情節熱鬧貫串。分訂

三厚册。定價每部二元五角。特價只收一元五角。每部附贈

錦盒一只。郵票購書。十足通用。寄費加一掛號。另加五分。

上海九畝地 中市高墩街 開元書局謹啓

新柳 金迷之場 一集

鳳儔生戲筆

第一回 走馬章台王孫折柳 薄游北里館娃攀談

閑攷異聞錄所載。韓翃將妓柳氏歸。置都下。三歲不返。寄以詩云。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按章台漢長安中街名。天寶末盜覆二京。柳氏爲番將沙叱利所得。虞侯許俊奪之。復歸於翃。許堯佐有章台柳傳。小說中習見之。美人已歸沙叱利。壯士今無古押衙。卽本於此。世俗相沿。因柳氏爲女閭中人。女閭卽閭。管仲相桓公。與女閭三百。以振齊商業。所居爲章台街。遂名妓女爲柳。名曲院爲章台。名狎妓者爲折柳。攷其所以然之故。以意度之。想係沿用折桂而來。蓋士人赴京試。名爲蟾宮折桂。乃有因會試京城之時。走馬看花。作狎妓之舉者。本係折桂客。翻作折柳人。名曰折柳。或卽因此而起。然歟否歟。還以質之讀者。亦未可知。閱者見吾書之名。必

已知書中之事。可斷言也。又何待下走辭費。爲之紀述呢。惟是花底尊前。韻趣
既多。人海滄桑。變幻尤廣。行臺旅社。怪狀百出。別墅總會。奇形難數。况復分子
龐雜。蜂蝶多非正士。衣冠不等。談笑絕鮮。名流嫖界情況。數語已盡。益以登徒墮落。誰悲
失足之人。商旅尋歡。孰知個中苦趣。轉出著書之旨。讀者認清苦字。居今之世。恩客有幾。情伎
有幾。言之慨然。聰明所接。無非褻袴少年。妖冶淫娃而已。雙方並論。面面俱到。本無記錄之價
值。有何輯纂之可言。又說一句。以明作書之意。祇因往者不諫。來者可追。世之男兒。以攀花
折柳之故。而至道德淪亡。人格掃地者。不知凡幾。古今來見於裨官野乘者。蓋
已如恒河沙數矣。迷津不返。往者踵接。此爲作書本意。嗟吁。世之人其盍思之。吾書之
所以命名爲趣者。特苦趣。非樂趣也。特提苦字。清醒。所謂史者。特現形記耳。審事者定名。大書特
書。非有他也。頓一筆。以啓下文。陶靖節云。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世之君子。其有

感乎。吾雖不文。敢不就所見聞。爲世人一新耳目。以戒後之來者哉。爰就編輯餘暇。作本史以諷世。語云。念茲在茲。茲功在茲。敢以此辭。勗世君子。書旨既明。話入正傳。以上如舊小說中之楔子。以下方入正傳。却說社會的組織。本以人爲個體。由人的個體發

生家庭團體的組合。又分爲軍政商學農工各界。由此各界之中。却又發生了個嫖界。嫖界的組合。與別的組織不同。各界均有固定的範圍。惟有這嫖界是包羅萬象的。不但各界有正當職業之人。得爲入幕之賓。參加其中。就是無業游民。或是下流社會。也得混入其內。所謂玉石不分。龍蛇混雜。嗚呼嫖界。這嫖界

的性別。在前只有陽性。而今竟有陰性。論其目的。無非爲恣情淫慾。縱性娛樂。嫖界有陽性陰性。思之可嘆。亦復可笑。然尋歡之所。無非平康北里。旅行社台。當局者迷途其中。

方以爲樂正未央。及至一日。覺悟。遂認定苦趣滋多。又點苦趣。姑就其中一二。借

作開場。且說距今數年前。上海地方。正是信託公司和交易所出風頭的時代。其時有個變相的交易所。招牌髣髴喚做絲的商場。開設在二馬路。其中營業性質。完全與交易所一般無二。場中營業科。有幾個科員。却都是本書的主要人物。且待在下逐一的表述出來。內中有個姓屈名家禮的。乃是海門人氏。年約二十餘歲。丰儀甚好。人家因他温文如好女子。因此當面取笑。都喚他做屈小姐。一個姓花名荷生。也是海門人。年在三十以外。當他童年的時候。天公特別做美。在他面上加了許多密圈。一個姓温的。單名一個騰字。排行第四。乃是蘇州人氏。世居上海。人家因爲他的名字。和他的排行。順口喚他做温吞水。以爲笑謔。一個姓刑的。雙名子玉。人家因他生得面龐俊俏。行動又有些像小姑娘。不好過於說明是取笑他。却都喚他做小兄弟。

不然。大家定要喚他小妹了。

他以爲人家

和自己親熱。因此也甘受無詞。一個姓沈的。名喚芝馨。乃是奉化人。排行第六。人家因他說話的口音。總不脫阿拉阿拉的。遂喚他做阿拉六郎。有個姓華名文如的。是蘇州洞庭山人氏。有個姓梅的。名喚文鴻。也是洞庭山人。人家因他是個小滑頭。說話帶着點女兒氣。都喚他做小妹妹。有個姓蔣的名慶生。是吳江人。也生就一個小滑頭面孔。交易所所員。可謂人材濟濟。這幾個人。同科辦事。感情甚好。就中花溫二人是麻子。沈芝馨是近視眼。屈華刑梅蔣幾個。都生得總算不錯。先代各人寫一幅小照。若論各人的出身。却是賢愚不等。高下不齊。交易所所員的履歷。均作如是觀。科長何榮慶。人和藹。對於衆同事。如手足一般。毫無彼此。是個忠厚老實人。交易所時代。所員薪水大。稍微神氣點的人。每月進項很是可觀。在差不多的人看來。這也不足爲奇。然而在社會上比較起來。備於人家的同事。能得到這般大的

薪水的。却要算是一倍幾倍了。交易所時代。確有這般情形。他們這班人。均在少年時代。血

氣未定。所入既豐。自然手面豪闊起來。況在營業科辦事。總要穿西裝。西裝既

上了身。少不得沾染歐化。帶上點洋氣。奇語。出必乘車。食必美味。於此之外。不免

就有拈花惹草之事。逐漸而來。加之上海地方。上至書寓長三。下至野雞叮蚌。公

娼林立。再加上台基私娼。甲於全國。這班人每屆日入公畢之後。三五成羣。相

約爲走馬看花之舉。乃係事所恒有。其中屈家禮這個人。却是在原籍因狎妓

失業。曾經栽過跟頭的過來之人。所以對於枇杷門巷。他却兢兢自守。不敢問

津。先將過去的陳跡。引起本書的事實。那日也是合當有事。想係送資料給作者。花荷生約了屈家禮。同往

大世界頑耍。閑閑引入。晚飯以後。二人由絲的商場出來。換了中裝。花荷生穿一件

團花藍物華葛的絲棉袍子。上面罩一件直貢呢馬褂。戴一頂夾呢帽子。脚下

蹬着一雙藍呢番鞋。屈家禮穿一件淺灰嗶嘰氈皮的袍子。加一件鐵機緞馬褂。戴一頂絲呢子。穿一雙毛冷番鞋。上了黃包車。由二馬路直奔大世界而來。到得門口。跳下車。給了車錢。買票入內。其時正是臘月上旬。大世界內。遊人如織。二人先上樓。在雜耍場灘簧場兜了個圈子。然後到下面新廳。這新廳的創造。乃是因共和廳改作夜市交易所市場的緣故。廳內乃是也是娥。何如女。兩女評話家。開講金台傳。二人聽了一會。回轉身來。剛要走向影戲場去看電影。忽然那傍來了兩個穿西裝的。就中一個喚道。密司特花。你向那裏去呢。二人停住了脚。花荷生上前招呼。屈家禮定睛一看。見二人都戴着眼鏡。一般都穿的西裝。那和花荷生講話的。戴着一副托力克眼鏡。另一個戴着一副克羅克眼鏡。便問花荷生。這二位是誰。荷生指着那說話的道。這位是盛洪蓀君。那位

姓名。我却不知。盛洪蓀開言道。這是敝同事臧君綬。請問這位尊姓。花荷生代答道。這位便是敝同事又兼敝同鄉的屈家禮君。盛洪蓀道。莫非就是你常說的那位屈小姐麼。花荷生笑道。正是。說着話時。臧君綬也問二位尊姓。盛洪蓀也給雙方介紹了。四個人同說了一句久仰。花荷生道。我二人方纔到此。來得早了。很覺乏味。想要去觀電影。你二位呢。盛臧齊聲道。我二人是逛逛罷了。并沒有一定。說着四個人齊到影戲場來。裏面正映着泰山歷險記影片。四人立觀了一會。盛洪蓀問道。密司忒花。你們貴同事華文如君。今日在東棋盤街雙慶堂請客。到此方算書入正文。筆力婉轉有致。你可知道麼。花荷生道。他曾對我說過。是在情雲房中請客。爲的是路頭。想係有請客條子給你的了。盛洪蓀道。正是。他昨日就給了我了。還請我代邀幾位朋友。無奈這兩天正是關賬汛。時序分各同事都

有應酬。我約了這位臧君。一同前往。怎奈他說么二無趣。不肯前往。反而約我

到福祥里賽珠家去。給他的朋友衛君旨幫忙。因此我二人打了個對充。兩免

了。先到這裏來逛一會。然後再各自前往。恰巧逢着你二位。不知你們意下如

何。花荷生道。我本想遲些去買票的。如今既在此乏味。况又遇了你們。不如先

到棋盤街。然後再往福祥里。你道好不好。盛洪蓀道好的。是爛污朋友的聲口。我們一齊去

罷。臧君綬道。如此也好。是沒奈何的聲口。屈家禮心中雖不情願。因為多數贊成。口中

却不便明說不去。只得隨聲附和。先寫他跌過筋斗。此說等這一幕映完了再走

如何。皆為下文盛洪蓀道。看影戲也無甚意味。心在窰子內。自然無意味。何必在此久延時刻。

我們還是早些去罷。嫖客要往妓院。大有不俟駕而行之概。花荷生道。如此甚好。我們就走。說着便

以身作則。首先回身走將出來。三人也就尾隨在後。迤邐走出大世界。各人跳

上街車。一齊往棋盤街而來。到了那裏。各人給了車錢。一同入內。盛花二人。都是常來的。所以並不問情雲的房間。已是在前引導。直向房間裏走去。相幫喊了聲情雲。篤客人裏面粗做娘姨。打起門帘時。四人已先後入內了。房間中喊了聲華大少。朋友來哉。華文如忙着由湘妃榻上起來招呼。說請坐請坐。房間中人遞烟茶手巾。四人一齊坐下。華文如問臧君綬的姓名。盛花二人忙給他兩下介紹。各說了兩句套言。華文如笑道。密司特屈。今日有興到此。真是破題兒第一遭了。一句話說得屈家禮面色緋紅起來。臧君綬舉目將房中一看。他借出的眼中。南首一張大床。床上綢布被各一。放着烟盤。有兩個人在那裏抽烟。那傍放着燈櫃。燈櫃過去。便是假紅木的椅子茶几。牆上掛着四幅時裝仕女的鏡架。北首便是湘妃榻。一傍便是一座大衣櫥。衣櫥過來。也是椅子茶几。再過

來便是面湯櫥。及茶壺桶。舖陳甚爲簡單。中間放着一張碰和櫥。么二房間如此。房中

此時坐滿了的人。大半不認識的居多。都是主人的同事。華文如給他一一介

紹。原來正是溫刑沈梅蔣等一班人。此處亦可名爲交易所。亦可名爲營業科。不然。何全體均在此也。一笑。纔知睡

在床上抽烟的。一個是刑子玉。一個是沈芝馨。臧君綬招呼已畢。便在身邊取

出皮夾。拿了張五元鈔票。和一块銀元。對華文如道。我因還要到福祥里去。此

地不能久延。只好買票。華文如連忙謙遜道。你我初會。不用客氣。下次奉請。再

破鈔罷。臧君綬道。不必客氣。下次總有來往的。盛洪蓀也說大家有來有往。方

纔熱鬧。你收了罷。華文如遂稱謝收了。房間中人已是遞過轎飯票來。華文如

接過。遞與臧君綬。君綬立刻告辭。衆人都虛留了一會。客來在票。吃是另一問題。虛留二字。寫出人心。

華文如送他到房門口。臧君綬點首而別。到了雙慶堂門外。乘車逕往福祥里

而來了。到了賽珠家門口。方纔下車。給錢入內。逕行上樓。相幫連忙按了按鈴。樓上兩面房間裏。早已迎出幾個花枝招展的人來。長三又是一種氣派。那面看不是自己房中的客人。便退進去了。這邊賽珠老七早已看見。叫聲三少。請到裏邊坐罷。臧君綬在樓梯上早已看見。門帘打起。並未放下。知道還未曾有人來呢。但已到此。便口中應着。脚下已走將入去。身未坐下。便問衛大少呢。怎麼還不曾來。賽珠老七道。方纔來過個電話。說在三馬路避塵廬。還有兩圈。打好了就來。臧君綬道。打麻雀麼。賽珠道。不知道。大概不是麻雀。臧君綬一面說。一面抬頭看那房中的陳設。已是換得簇嶄而新。以前是些舊紅木的傢俱。如今由銅床換起。直至桌椅條檯。完全都改了新的。長三的舖陳。自不可少。留神將那桌腿等處一看。并無什麼記號。知道是自置。並不是租的。便道老七。你們這房間裏的傢俱。是最

近新買的麼。賽珠老七道。正是。我因爲租木器不能穀稱心。且要多說閑話。受人家的氣。像這裏三個房間。每月租錢總要十幾塊。太不經濟。所以便想法自辦了。正說着話。忽聽鈴聲又響。扶梯上一陣登登登。走上幾個人來。賽珠老七回身去看。剛到門口。將門帘一掀。便說衛大少。你來了麼。你們的朋友。已經等了。你半天了。臧君綬知道是主人來了。便立起身來。只見衛君旨領着幾個朋友。走將進來。不知見面之後。更有何事。請看下文。

第二回

演趣劇吃醋轉堂唱

用手段借款做花頭

話說臧君綬起身。抬頭一看。見衛君旨領了幾個朋友進來。連忙招呼。衛君旨忙拱手說對不起。害得你在此老等。臧君綬道。我也剛正來。你怎麼到這般時候纔到呢。明知故問。衛君旨道。我在避塵廬。因爲撲克未完。所以纔到。臧君綬道。

勝負如何。衛君旨道。沒甚進出。說着話。房間裏手巾香烟茶碗。已是紛至沓來。臧君綬將衆人一看。差不多都是認識的。一個姓言名文贊。乃是德醫專校的學生。一個姓言名思永。乃是辰一銀行的練習生。練習生與學生都是客人。這二人是嫡親的手足。一個姓莊名甘雨。一個姓達名一鵬。這二人乃是郎舅。莊係力耕銀行的行員。達與言文贊同學。子舅同嫖。不怕傳言內子麼。絕倒。一個姓元名士慨。一個姓金名箋。一個姓章名濟民。這三位都是甯波人。在辰一銀行與言思永同事。看官記清。一個西醫褚石田。一個名古少雲。乃是火油公司的辦事員。這幾個都與臧君綬同過檯面。所以都是相識。又是一班人物。都爲後文張本。當時大家坐下。衛君旨數了數人頭。共計十個。一和一撲克不足。兩和又多。便開言道。我們方纔在三馬路吃過東西。密司忒臧。可要用些點心麼。臧君綬道。我並不餓。等一等再說罷。房間中人

搬了都盛盤過來。說各位大小。可要用什麼點心。請點了一齊去叫。無此語。幾

中人大衆齊說不要。倒是一班體貼娼家者。衛君旨道。大家都不吃點心。請入局罷。還是麻

雀。還是撲克呢。金箋道。我買票。臧君綬道。撲克罷。但不知大小。言思永道。我打

麻雀。衆人道。隨便見。紛紜如衛君旨道。既然如此。密司金。洋津浜話既不打牌。依我

說。密司臧不如也。打麻雀罷。剛巧是兩桌。臧君綬道。我並無成見。不過撲克稍

微穩健些。既然大家要打麻雀。此刻雖沒有人。等我寫張請客條去。代你邀幾

位。胡調朋友來。找兩場。就是衛君旨喜道。如此承情。請你就寫罷。主人家請客聽

得不喜。臧君綬伸手在都盛盤內。拿了張請客條。寫道。奉迓棋盤街雙慶堂情雲

家。華盛諸君。速駕福祥里。二弄。賽珠家。雙叙。務乞賞光。勿却是幸。下寫臧代約

衛君旨接在手內。忙遞與房間中人。說請客。房間裏。忙由窗口籃內。繫將下去。

扯了扯鈴。喊了聲請客。下面相幫答應了一聲。逕自去了。不一會。回來回話。說

那面剛坐檯面。檯面散了。就來。上面答應了一聲。照樣回覆了衛君旨。妓院手續寫得明

白。衛君旨道。他們就要來了。我們先打撲克罷。密司言請稍等一會如何。又是密

涇溪得可笑。言思永道。也好。橫豎金先生此時也不入局。你自己亦不加入。讓他們各

位打撲克。你在這裏陪我們談天如何。衛君旨道。那是自然。房間中人湊趣道。

言大少可要抽烟麼。言思永道。混混時光也好。說着話。房間裏人。理桌子的理

桌子。拿烟具的拿烟具。衛君旨請衆人入局。又招呼金言二人到後面小房間

裏抽烟。主人家僕來報往。辛苦已極。雖係僞君子。然實花國忠臣也。特書之。然後命房間中人在後面招呼。自己

又到前面照應。何苦。看着衆人打撲克。剛一圈。郎撲打完。忽聽鈴聲大振。扶梯

聲響。賽珠老七同着房間裏幾個阿姐。忙着到房門口迎接。只聽外面問道。那

邊是賽珠。賽珠老七忙應道。此地正是你們各位是同誰一齊的。外面應道。是同姓臧的。賽珠老七道。可是臧三少。臧君綬早已聽見。忙說各位請進來罷。衛君旨忙去迎接。正要請問姓名。臧君綬立起身來道。這便是我方纔對你們說的盛洪蓀華文如諸位。衆人都說你請看牌罷。說着話各人都交換了卡片。不

此。將再通姓名耶。此省筆。衛君旨一一招呼已畢。便走去替換臧君綬打撲克。請他代邀各人入局。臧君綬便和盛洪蓀說了。盛洪蓀又對各人說過。於是盛花溫華四人一桌。刑屈沈梅四人一桌。蔣屈二人合夥坐一脚。計算起來。言思永又落了空。大凡嫖界習慣。凡是不十分熟的。不大肯同桌碰和。以免意外。衆人和言思永初會。所以大家都欲和他賭。申明其所以然。臧君綬走去對衛君旨說了。衛君旨便放下牌。仍讓了他。親自前去招呼。邀蔣慶生和言思永金箋連自己。一同打麻

雀將金箋的票錢還了。金箋到此地位，不好推辭。因爲是三缺一，大家只得入座。此時客堂樓上一桌，前面廂房裏一撲一和，後面亭子裏也是一桌。一霎間牌聲振耳，吃碰之聲不絕。房間中人前後內外的照應，送茶遞烟，擺水菓盆子，遞手巾，紛紛不停，忙得不亦樂乎。不一會，賽珠來招呼主客，說是堂唱去。這裏衆人鈎心鬥角，全都在牌上用神。不一會已是終場，結果撲克先完，麻雀後歇。各有勝負。房間裏忙將檯面擺起。衛君旨本來是請一檯，如今客多，又都是初會，不便簡慢，只得又忙命去添了一席菜。只得二字。寫出嫖客心理。前房和客堂樓各安一席。房間裏人將門帘打起，主人家招呼各位入席。一一坐定，又代各人寫局票。臧君綬寫本弄解語花，言文贊寫小花園素黛玉，言思永寫本弄花美雲，達一鵬寫同春坊惠娥，莊甘雨寫本弄黛月，褚石田寫新清和小金鐘，古少雲寫新

清和繡雲閣。蔣慶生梅文鴻寫新清和花再香。華文如寫樂餘二花天紅。盛洪
蓀寫樂餘一桂雲。花荷生寫新清和瑞娥。沈芝馨寫民和總娟娟。刑子玉寫和
樂坊月蘭。屈家禮說我沒有盛洪蓀給他介紹了新清和雲娥。溫騰給他改了
洪弟。自己却寫清和沿情鏡。衛君旨自己寫了個本。又寫了個汕頭路林雲。其
餘金章元三人都說沒有。衛君旨因係初會。也不勉強。十餘張局票。忙遞與房
間中助手。趕着命相幫去叫。賽珠老七此時堂唱已是回來。忙着給各人篩酒。
問用什麼酒。就中金章元三個甯波人都吃花彫。沈芝馨雖是甯波人。然而却
不吃紹酒。與在座諸人無異。大家都吃啤酒的居多。賽珠兩面篩過了酒。忙命
相幫喊先生。不一會先生來了。老七唱了一段珠簾寨。又唱了一段朱買臣休
妻。正在唱着。各人的堂唱。已是絡續而來。逐漸寫來。鬚髯如在吃花酒時。筆下有鬼。就中且說沈芝馨

第二回

演趣劇吃醋轉堂唱

用手段借款做花頭

一九

第二回

演趣劇吃醋轉堂唱 用手段借款做花頭

二〇

叫的娟娟。遲遲未到。房間中來了個電話。說是有病。什麼病。沈芝馨好不掃興。一

眼看見對過溫騰叫的堂唱。却是情鏡。望着自己微微的一笑。不由的心中一

動。以爲情鏡屬意於己。轉念得奇怪。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徵求溫香水的同意。

便寫了張局票。遞將過去。要轉情鏡的局。情鏡接了局票。便向溫香水打了個

招呼。坐到沈芝馨背後來。沈芝馨問他老幾。情鏡說老五。房間裏總喚我老二。

沈芝馨又問他房間是樓上樓下。是東是西。情鏡回他是東廂房。二人有談有

說。溫騰在對面看得清楚。不由的動了二十一日酉時。實在有些難受。心中生氣。不一

會情鏡的先生來了。拉起胡琴。情鏡唱了一段最流行的狸貓換太子。問沈芝

馨還要唱麼。沈芝馨笑說辛苦。不要唱了。不怕溫公氣破了肚皮。情鏡喊那先生等一等。自

己說了聲坐到對過去。便又轉到溫騰背後來。溫騰道不用唱。是負氣聲口。那烏師

袋了胡琴。逕自去了。情鏡笑道。唱得不中聽。所以温大少原諒我了。是撒嬌温

騰也不答應。只管吃菜。情鏡坐了一會。說了聲停會請過來。又招呼沈大少及

各位。晏歇一齊來。便翻若驚鴻的去了。温騰心中一想。趣字醋姓沈的和我同

事。不便說難過話。他今日富面佔邊。此氣怎好不出。抬頭四望。一眼看見臧君

綬。急入忽然想起。方纔在雙慶堂。盛洪蓀曾說他是個看花老手。我還不大相

信。及至到了這裏。房間裏人。你一聲三少。他一聲三少。已是很爲注目。况在座

諸人叫的堂唱。竟無一個不認識他。可知他是名不虛傳了。一句省却檯面上。許多文字。我今

要出此氣。非借刀殺人不可。惡想定主意。便要乘機進行。筆姿一宕。舉目四望。正

見屈家禮和他的堂唱洪弟。談得甚是親熱。在他眼中寫出妙。便說老二我給你代的媒

人可好。來了洪弟笑謝道。謝謝你。温大少照應。怎說不好。温騰道。檯面散後。我

給屈大少翻場和過去如何。拍入。洪弟道謝謝你。那是再好都沒有。今日我們

房間裏正空着沒有花頭。妓女對客人。總是如此說法。聰明人往往被他瞞過。可嘆。溫騰道如此說法。應當屈

大少幫忙了。屈家禮笑道。這個却要你幫忙纔行。溫騰道。在坐的人很多。檯面

散後。儘管來得及。如怕天冷。還愁他們房間裏不升火爐麼。點時。洪弟道。我們

房間裏現成升着火爐。和這裏一樣的煖和。是暗補。溫騰道。那是好極了。你在這

裏稍微等一等。檯面散了。我們一齊去如何。看他急欲出氣。洪弟道。可以依我之見。此

刻不必吃了。不如到我們那裏吃罷。是急欲錢到手也。屈家禮望着溫騰使眼色。口中却

說停會再講。妙。寫出屈家禮心事如繪。溫騰只當不看見。妙。連說很好。惡。隨問在座的。那幾

位肯去。又來了。妙。在座凡是商場同事。更無一人不願去。不過梅蔣兩個。因為身

上無錢。不肯貿然便去。却推說明日有事。今日遲睡怕誤事。不能奉陪。因為腰中無錢。方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布做成的布幕。或是屏風。一遇尷尬時光。便將白洋布一拉。如戲台上的幕子。

或是用屏風一隔。遮爲兩起。這便喚做影戲。又是一種活動影戲。當時前面是一桌麻雀。

是可謂有聲影戲。溫騰是有心人。早有成竹在胸。特地先將沈臧二人圈住。說是一桌打

牌。却約在前面一桌上來。三缺一又招呼了華文如。一同入局。看他用計策。一圈以

後。溫騰便說情鏡唱兩齣京曲。很有些譚味。如今我去叫來。大家轉一個局。讓

他連唱幾段。大家聽聽如何。沈芝馨不知就裏。連說很好。臧華二人從傍胡調

說快些去叫。房間裏聽說叫局。忙遞過筆及局票來。溫騰寫了。吩咐快去叫。臧

君綬偷瞧上面寫的姓。却是沈溫兩字。也不言語。仍舊打牌。溫騰道。臧先生。停

會兒情鏡來了。你務必轉一個。來了臧君綬道。大家轉我便轉。密司忒華。如是

不轉。我只好不轉。華文如道。我不轉。停會兒我叫一個來陪你們就是了。又是一樣

第二回

演趣劇吃醋轉堂唱 用手段借款做花頭

二六

人口氣。臧君綬心中一想。情鏡和我本是風馬牛。我同他們初次同檯面。下次是
否同遊。還不一定。轉個把局。有甚麼要緊。又不是我剪他們的邊。且等他來了
再說罷。便說等他來再講。亦是有人。正說着。情鏡已是來了。溫騰道。怎麼來得這
般快。情鏡道。我在樓上堂唱。所以接到局票。就馬上來了。臧君綬將情鏡一看。
見他生得楚楚可人。一雙小眼睛。分外的俊麗。正在此時。情鏡的烏師來了。先
坐在溫騰身邊唱了一段武家坡。轉身到沈芝馨背後。唱了一段南陽關。溫騰
放下牌。忙命房間裏取過張局票。寫了個臧字。下寫一個轉字。交與情鏡道。臧
三少也轉一個。臧君綬不便過於堅拒。只得將計就計。情鏡又轉到臧君綬背
後。坐下來先唱了一段定軍山。特別討好。又唱了一段南天門。果然唱得還好。
衆人齊說辛苦。到此轉堂唱已了。早爲後文伏線。筆大如椽。臧君綬一面打牌。一面問道。在新世界自

由廳唱的那個遏雲樓。不是說的就是情鏡麼。怎麼又不是你呢。大概你們是兩個先生了。情鏡道。正是他租的我們的牌子。他是老七。臧君綬道。你呢。情鏡道。我是老五。二人一問一答。談了好一會。情鏡方纔起身。轉堂唱去了。溫騰心中好笑。又想起屈家禮叫洪弟頭一個堂唱。便已如此了。又來我何不再想法作弄姓沈的呢。於是存了心。只等機會進行。伏線此時却專心打牌。沈芝馨見情鏡和臧君綬談心。左一聲三少。右一聲三少。心中好氣。伏下但又不好出口。說不出只得兩眼時不住望着臧君綬。直等情鏡走了方止。竭力寫一醋字四圈牌完。那先來的另一幫客人。已是完局。因為房間侷促。由房中主政。向對面房間中。借了個房間。擺下抬面。那一起人都到對面去了。這裏房中白布一拉。陡然擴充了地盤。覺得大了許多。衆人心中一曠。不一會後面的牌已先完。屈家齊到前面

來向溫騰咬耳朵道。老兄。我今日身邊不便。方纔被你硬掙到這裏。如今有姓臧的在座。他是生客。況且同事們我又是初次相邀。如何好教他們破費。只得和兄相商。暫借二十四元。明日奉還。溫騰到此地位。早就料到。

想係在只當不看見時已知也。

便點了點頭。說不要緊。我有數。說着話牌已完局。便在身邊摸出皮夾。取出兩張十元的鈔票。四塊現洋。交在屈家禮的手裏。屈家禮付了和錢。

如此做花頭。今日甚多。

大家吃稀飯。洪弟房中。因爲這兩個花頭。是意外的。所以在稀飯菜之外。特又叫了和菜。請各人用酒。此時衛君旨也就趕到。要買票時。被屈家禮攔住。說這可不必。下次再擾你罷。於是大家入席。花荷生的相知。乃是瑞娥。這瑞娥房間。就在洪弟的樓上。此時恰巧堂唱回來。由房門口走過。一眼看見。便走了進來。說花大少。你爲何本門的堂唱都不叫。花荷生道。局票還未寫呢。你既來了。就

算個揩油堂唱罷。妙。隨口瑞娥便在花荷生背後坐下。各人都由屈家禮代寫

了局票發將出去。瑞娥和花荷生咬耳朵。因為今日房間空着。又是一個房間空着的。噫。空房

問者。何其多也。務要請你幫忙。翻兩場和過去。花荷生此時正因想轉瑞娥身體的念

頭。不忍拂其意。便一口答應了。但又因方纔屈家禮的這番舉動。自己不能要

朋友傷惠。如向朋友借錢。可恐被姓臧的所笑。是要假場面的人。如要不借。身邊此時只

有一元幾角。其餘的便是十幾張橋飯票。嫖客的袋中如此。如何能幫得起場面。想了

一想。便想出個變相的借款來。既風頭。可不破臉。此之謂手段。便命人遞過張局票。

寫了個汕頭路林玉雲。傍寫帶洋五十元。原來是這般手段。給了房間裏去叫。不知五十

元是否帶來。且闕下文。

第三回 溫吞水善使刀背錢 屈家禮專燒冷灶火

話說花荷生因爲瑞娥在洪弟房中。要求自己碰和。本來他存心轉瑞娥的念頭。瑞娥又是初次開口。如說不應承。將來便不好弄。因此便答應下了。不是這般花荷生

何至於用手段呢。但又碍着面子。不好向人借錢。急中生智。便想出這個妙法來。叫林玉

雲的局。寫明帶洋五十元。要在別人。可就有些冒昧。但在花荷生。却是絲毫不

差。此之謂老門檻。原來林玉雲是常州人。在常州的時代。便已和花荷生認識。兩下有

過道理。大概是周公之禮。花荷生在他身上。也很用過幾文。有此淵源。自然可以用手段。不意後來都

在上海。又復時常叫局。做過幾個花頭。今日在此緊要當兒。便想着用他墊脚。

果然不一會。林玉雲來了。毫無難色。帶來五十元鈔票。悄悄交與花荷生。一面

低聲告訴他。這個錢是向房間裏阿姐老四調來的。花荷生點了點頭。說我曉

得。明後日我帶給你就是了。隨口應答。不着痕跡。當時瑞娥在背後看得清楚。以爲花荷

生的手面很大。信用也不錯。要不然林玉雲怎肯將錢帶來呢。可見手段的妙用。心中犯

想。却不便說話。洪弟房間內。都和瑞娥是認識的。因此特地倒了杯茶來。遞給

瑞娥。和他攀談。停了一會。各人的堂唱。都絡續來齊散去。各人吃了稀飯。揩了

嘴臉。一齊都到樓上瑞娥的房內。此時林玉雲已去。所以并不知道。各人入局。

直到一點以後。方纔終局。各人腹中並不飢餓。且因爲時候已晏。紛紛散歸。到

了次日。各人都在絲的商場會齊。照舊辦事。轉出下文。不料過了幾天。起了個震天

霹靂。因爲商場受社會經濟影響。上海的一百幾十家交易所。同時如影隨形

的絡續倒閉。碩果僅存。所餘無幾。此當時人所謂交颺者便是。商場在此風雨飄搖之中。營業

上雖有盈餘。自知前途。難得好果。不如及早收篷。還可以稍得微利。如是延長

下去。恐怕便豎立足不住。宣告破產了。因此開了股東會。立刻議決解散。可是

資本案解散公司。原不要緊。不過衆同事的飯碗登時成了問題。可知當時流毒之大。就

中二百多同事。一齊都賦閑歸家。惟有我書中所寫的營業科一部份人物。却

還能支持。可謂不幸之大幸。原來溫騰本是後馬路某洋貨號的出身。其時他從前的同

事鄒仲銓。却在四川交易所爲八十號經紀人。素來信任溫騰。是個有幹辦的

人材。因此便函聘溫騰爲代理人。做金銀棉紗證券三項業務。得此汲引。自然保全。溫騰

便將各同事一齊汲引到八十號。算是忙幫。每人的薪水雖不大。然而比那無

事可做的。安強得多了。派定職務。屈家禮是副賬。華文如是助理。梅文鴻抄小

場賬。蔣慶生刑子玉是掮客。兼打聽市情專員。何榮慶是科長。不便使他屈就。

所以不曾汲引。花荷生因無事。便在成寶紗廠借住。徐圖機會。沈芝馨因爲他

的叔父沈孟球。在黃浦取引所做二十五號經紀人。所以他便在叔父手下。担

任賬席。這幾個都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所以能彀維持。

僅僅能彀維持。已是幸事。可見飯碗問題之難。

至若臧君綬盛洪蓀等人。所幸在四川交易所對過。國產交易所營業科辦事。未曾被交廳所捲。不過該所因爲風潮厲害。特將所員薪水。照原薪減發七成。

以省開支。

此爲上海商界減薪之新紀元。

另外言文贊等是學生。當然無關。就是上文所述的

辰一銀行及力耕銀行。不過小受影響。同事的職位。却是毫無危險。至於褚石田古少雲。更不要緊了。

然亦可稱幸免。

話雖如此。究竟他們受了打擊。那狂遊北里的

興緻。也就稍淡了些。有此原因。自然就自行約束了許多。

可知金錢是害人東西。

這話又說

回來了。內中却有幾人。並不見得稍微退後。反而變本加厲。比較的格外熱鬧起勁。且待在下逐一細寫出來。給看官們作一番龜鑑。內中先說溫香水。本是一位跑么二的好手。他跑長三。並非無錢。只因性愛實行。

思之不禁噴飯。

長三妓女。所謂

姐兒愛俏。他乃是個黧黑的麻面孔。當然歡迎他的少。那實行二字。急切難達

目的。所以他退而更求其次。離西也。長三就東也。么二因此棋盤街一帶。很負盛名。

這也不是容易事。各妓女因他的姓名排行。都順口呼他溫香水。特別徽號。他日夕混跡其

中。流連忘返。他在洋布號內時。已是熟讀嫖經。老於花事。及至在交易所辦事

之後。又添了不少的閱歷。有此資格。竟可做淫業交易所之經理矣。一笑。他生平有種特長。便是善於買

跑馬票。他每年在跑馬上。總要贏個若干。藉此補助補助。所以他嫖的金錢。來

得易。則用之也就毫無吝吝了。即此轉入本文。及至任八十號代理之後。進項又大了

幾倍。別人對於嫖字。稍微冷淡。他却格外的熱烈。因此他便常到棋盤街雙慶

堂來。他在雙慶堂的所歡。却是新茶花老五。論起這一事。他可溫香水而不溫

吞了。請問其故。原來他從前是相與的方寶寶老五。後來方寶寶嫁人。他又戀愛

此而謂戀愛。我代了樊梨花老五。樊梨花老五從良之後。他纔愛上新茶花老五。戀愛二字叫屈。

可謂老五。因此他便發了個癡想。以後如不是老五。絕不看中他。癡得可笑。然亦有趣。自從

到了交易所之後。正是他和新茶花認識之時。跑馬勝賭博贏生意順。他因這

三層。對於新茶花認爲命好。迷信得奇怪。如無有他。何至於自己這般順利。因此他

對於新茶花並沒有跌倒。歡喜實行的。偏不會真個魂銷。奇。然而他對於新茶花的要求。却無

一件不依。更奇。什麼衣料首飾。以及做花頭。總是有他的分。他每日由交易所

出來。只要市面好。他總得有鈔票遞給新茶花。這件事被國產交易所中。專喜

跑么二的盛洪蓀聽見。背後因說他出錢出得太冤。便信口譏了個溫吞水塞

狗洞的山歌。可惜不會寫出來。否則倒怪好頑的。因這一來。却傳開了。第二個便是八十號副賬屈

家禮。這屈家禮本係標上跌過觔斗的。應前文一絲不走。並無再行失足之想。頓一惟因

在大世界被花荷生拖入勾欄中一度看花之後。心猿意馬。忽然又把持不住起來。想係爲折柳趣。史添資料。那花荷生爲人最刁。專門善吃鑲邊酒。嫖客吃白食。名曰吃鑲邊酒。屈家

禮和他是同鄉。又曾同事。所以格外的親熱。自從在新清和同過檯面之後。二

人的堂唱。一在樓上。一在樓下。自然感情又比別人不同了。不過有一層。這花

荷生既善吃鑲邊酒。他自然就要利用朋友。常常請客。方纔自己可以胡調其

中。因此之故。屈家禮未曾請客。他便格外的慫恿得兇。說也好笑。屈家禮雖然

生得還好。用錢也還肯用。不過在長三妓院內。總沾着點書寓舊習。不到十分

的程度。要想真個魂消的。除非要具有靈妙手段。甜蜜騙功。方能到手。否則要

一親芳澤。很覺不易。至於那妓女情願倒貼。可就是例外了。要知妓女請形。請看花國豔史。花

荷生打合屈家禮請客。他素知長三妓女。不易問津。化錢無實惠。這種人也很多。因此

便說不好。長三妓院雖有趣。然而對於肉體上。急切難達目的。我何苦化這冤

錢。

嫖界聽者。

花荷生見長三說他不動。因知溫騰常跑么二。便生心將屈家禮帶

入么二妓院。乘此可以結納溫騰等人。或者有個帮手。即不然自己兩面鑲邊。

頑吃兩件。總算是實惠的了。

如此居心。何能爲友。噫。小姐前途危哉。

花荷生打定主意。便說么二

的樂處。只要六元。便可肉搏。

肉搏二字可笑。此之謂六跌倒也。

移茶一元。所費無幾。而姘紫嫣紅。

粉白黛綠。蜂擁而至。點噓點噓之聲。洋溢於耳。

寫得出。

這般地方。豈可不去見識

見識呢。

如此說法。焉得而不動心。

屈家禮聽他說得如此熱鬧。自己從前在常州也曾大逛

特逛。深知其中滋味。現在逢場作戲。

嗚乎。此四字不知誤盡了天下許多蒼生。

跟着去偶一爲之。又有

何妨。

如此一轉。方入正文。

因此便同着花荷生。一齊到棋盤街協順堂來叫移茶。到了裏

面。由花荷生引着。先到一間空房間內。外面相幫高呼某某房間裏移茶。一聲

未畢。只聽樓上樓下一陣忙亂。脚步聲響。各妓魚貫而來。一齊都到他二人所在房間內來。花荷生便叫屈家禮點。屈家禮又讓花荷生點。客氣的那些妓女。

却一齊催說點。噓點噓。荷生在傍又催阿屈。阿屈到此地位。也就當仁不讓。便

仔細觀瞧。點了一個穿藍緞皮襖的。衆妓一閃而散。各歸本人的房間去了。移

完。那穿藍緞皮襖的。便含笑請兩位大少到自己房中去。二人跟着他出了此

房。復進那房。原來也在樓下。所以出房就到。二人到了裏面坐下。屈家禮一看

房間中鋪陳。和隔壁雙慶堂情雲房中。不相上下。不過比較的。似乎小些。那桌

上都盛盤內。放着請箋局票。那上面寫的名字。乃是晴雯二字。知道這便是方

纔那個穿藍的芳名了。正在此時。房間裏送上兩杯茶。由那穿藍的玉手親遞。

屈家禮問他可就是晴雯。他說正是。說着隨開鏡匣。取出一張小花卡片來。遞

給屈家禮。家禮接在手內。看了一看。果然晴雯二字。此時房間裏已是裝了乾

濕。乃是一盆西瓜子。一盤水菓。一乾一濕。是爲乾濕。晴雯擊到二人面前。說大少用點。一

面又問二位大少尊姓。屈花兩個告訴了他。隨又問他老幾。房間裏幾個人。均係

題內應有之事。晴雯一一回答了他。二人在這裏裝乾濕。早有人去報知了沈芝馨。華

文如溫騰三人。原來堂子裏的人。兩只眼睛最毒。好比那彭公案上的神眼季

全一般。凡是曾經見過面的人。只要一次。下次遇着。再也不會忘記。所以花屈

二人。他們纔到了棋盤街。人家已能指得出。因爲上次曾在雙慶堂應酬華文

如的緣故。補言其所以然之故。至於花荷生。么二妓院。乃是常到的。又單言荷生。自然認識他

的人更多了。么二的規矩。一個小姐。長三稱先生。么二即稱小姐。不作興做同幫的兩個客

人。此其所以爲板么二也。不比長三朋友一幫的。可以轉局。有句俗語。叫做一個客人。不做

一個先生。一個先生。不做一個客人。怪不得沈芝馨在
上文轉局了。所以么二對於客人。分外

的認識清楚。記得明白。因此花屈二人纔到協順堂隔壁雙慶堂。早已有入知

道。無線電話。早就報到沈華温三人耳內。此其所以能
穀知道也。原來此時沈芝馨等三人。

都在新茶花房內。一得了這個消息。便如蜂擁一般。一齊奔到隔壁協順堂來。

龜奴一聲客到。三人早已闖進晴雯的房內。晴雯房中。見有這位温香水在內。

因此深信今日叫夜茶的這班客人。是最最靠得住的長戶頭。不是那些專門

跌到翻身之後。做花頭便不來的。此之謂蒼
蠅客人。因此陡添精神。格外的巴結。妓女之
結交客

人。其原因如此。思過半矣。正在這個當兒。却走進一個賣花的來。打合買花。央及大少買

花請客。么二妓院中。此類人
物最是討厭之至。晴雯因恐失了客人的歡心。然則在客人面前。要買東
西的。乃是以阿曲視客人

耳。便正色拒絕道。不要。你要賣花。也不看看時光。不好明說看
看人耳。明朝來賣罷。那賣

花的知趣。便提着花籃。退出房門去了。賣花的剛纔出去。賣食物的又進來了。

又來一個討厭的。將手內籃子。放在中間那張碰和桌上。衆人看時。裏面放着青梅子。五

香荳。陳皮梅。鴨肫肝。橄欖等物。晴雯的假母。忙走過來發話道。客人要吃。自然

就來買你的了。這幾位都是常在這裏跑的。你也該看見過的。妙在說兩他們可

曾作成過你。你何必在這裏耽延功夫。不如到別的房間裏去罷。可知房間裏要

乃是完全當客人阿木林也。那賣東西的。見不是主顧。提着籃子。回身去了。屈家禮問沈芝馨

道。你們三位。怎能知道我在這裏呢。是誰報信的。花荷生正要說其所以然。沈

芝馨已笑道。我們是特別包打聽。怎麼會不知道。你今日點中這位相知。我十

分贊成。蓋爲下文我本與温香水說過。要代他做個媒人。可名之曰皮條捐客。將他介紹給

你。想係要他專門幫場面耳。可巧你是不請自來。竟點中了他。可見得千個人一雙眼睛。是

不會錯的。大凡一個嫖客。最喜人說他的相好。是天上。有地下。無最不喜人說他的相知。是個嫖母相。無鹽相。屈家禮既是嫖客。當然也有這種心理。嫖界心理如此。無

怪容易着迷。

一聽沈芝馨贊美他的眼力。說是所見略同。不由的心花都開了。花荷

生在傍。更加上幾句胡調的話。湊湊趣兒。這屈家禮不由的便生了個此間樂。

不思蜀之想。難怪從前墮落過。只是容易入迷魂陣耳。華文如溫騰兩個。也就說屈君的眼力果然不

錯。實在真好。

又是兩個說現成話的。

此時房間裏人。見大家贊賞晴雯。不由的大喜。又因有

了溫香水在座。便取出香烟來敬客。

妓女待人。見人打發不獨么二然也。

原來么二院中。打茶圍

的客人。如是未曾做過花頭的。是無香烟吸的。平常客人。么二院中。要想抽茄

力克香烟。更加是夢想不到。

么二妓女。如此可惡。何以人偏喜去呢。

不過那些客人。大都抱着個醉

翁之意。在乎決泱之水。雙峯巒巒之山乎。

在彼不在此。

先生可謂知么二狎客之心理者笑。

故對香烟一層。並不考

究。然則所考究者。山水之間耳。

因此平常做花頭的客人。牌桌上吸的。最好也不過大前門

香烟。特別一些的。也不過是白錫包。要像長三一樣。拿出什麼司令牌。使官牌。

茄力克。三五牌等等香烟敬客。可就要千中選一了。所記都是舶來品。香煙一項。漏卮甚矣。有心人當勿再吸。

至於用什麼三九牌的。在長三且說不到。何況是么二呢。百忙中夾上這一段議論。妙在有意無意之間。

閱者以為我這幾句話是閑文麼。問得奇幻。其實不然。因為屈家禮頭一次移茶。

便吸着香烟。已是例外。另眼看待。况又是敬的茄力克香烟。這豈不是特別看

待麼。因有塞狗洞的朋友在座也。晴雯的娘。因何這般招待他們。因為他深知他們這班人。衣

冠楚楚。做的又是交易所。成千的進。成百的出。大處撈來的。小處用用。只要他

們的手鬆一鬆。便可以使自己發一注小財。么二老搗。如此居心。怪不得對於衆人。如此巴結。可見交信時代。風頭

之健矣。雖然。秉此心者。又何獨一么二搗母哉。像温吞水這樣毫無實際的。尙且塞狗洞。塞的這般厲

第三回

溫香水囊使弄粉鏡

屈家禮車僥粉燈裘

四四

害。有此硬證。自然引

得他特別巴結了。如是姓屈的和自己養女有了道理。

什麼道理。真是豈有此理。絕倒。

怕不

是瘟生的第一麼。

搗兒眼力。果然不差。此為專門幫場面生根。

故此特別恭維。成了個特別之特別。著

如此說法。可知板么二並不是真板也。

當時衆人受他這般待遇。心中已是受寵若驚。

一轉過意不

去。二轉

溫騰便和沈芝馨咬了個耳朵。

一個沈芝馨便和花荷生密談。二個花

荷生點了點頭。

三個

便問華文如怎樣。華文如含笑不語。以目示意。

四個花荷

生便對屈家禮道。

看他寫五個人。有層次。真是筆力如刀。

今日這房間裏空着無事。我們人又來得

多。他們又招待很慇懃。如不代他們碰一場。未免使得他們失望。

妓女不失望。噫嘻。嫖客

嫖客實爲之。謂之何哉。可笑。

屈家禮此時。一手摟着晴髮。正說得娛心。

文人寫別字。每將娛心作窩心。晴

髮也巧笑美目的獻媚。

阿屈自然入彀。

屈家禮見荷生說要碰和。這是朋友給自己綑

場面的事。自己惠不傷費。這又何樂不爲呢。當時就說碰和甚好。但不知那幾

位。是否你們四位呢。四人齊聲道。豪與不淺。當然是我們四個。房間裏聽見說要

打牌。連忙拆台子。即搭桌子也。擺水菓香烟。倒下牌來。四人坐下去。花荷生向屈家禮

道。看他吃饅邊的本領。借二十塊錢。給我打牌。贏了即日還。輸了明日帶給你。就是屈家

禮在這台面上。不好不借。況且自己主人家。更不能不借。然則做嫖客何苦來耶。無奈只得

在身上摸出兩張十元的鈔票來。無奈只得四字。寫出一個不情願的心理。遞與荷生。遞字寫得勉荷生

四人攖麻雀牌。第一次細場面。打的是十塊底二四。屈家禮在傍邊看他們打。幾牌以

後。他便和晴雯兩個。歪在榻上。胡天胡地的閑談起來。晴雯的娘。在那裏張羅

着。房間裏粗做。在傍邊照應。雖然是一場和。然而照應得十分熱鬧。遞茶送烟。

很是川流不息。只幾句已寫得熱鬧非凡。這一來弄得衆人更不過意。要你們不過意。方才騙到錢耳。一局

既終。晴雯的娘。吩咐去喊和菜。么二規矩。酒只有紹酒。還是次的。此時房間裏

特別討好。差相幫到外面去喊。越發客氣到底。主客入座。各人飛箋召妓。不一會各人的堂唱來了。花荷生仍舊叫的瑞娥。屈家禮仍是洪弟。華文如叫的樂餘。里花天紅。溫騰因爲沈芝馨在座。不叫情鏡。沈芝馨見他不叫。自己不好意思去叫。只得若無其事。溫騰一見了洪弟。陡又想起一計。沈芝馨今日無堂唱。我何不拿他出個圈子呢。應前文轉堂差餘波。便低聲對沈芝馨道。你看這幾個堂唱。是誰最好。了。

沈芝馨道。當然是洪弟同花天紅。溫騰道。一個先生不做一個客人。你何不轉一個局呢。沈芝馨道。你爲何不轉。溫騰道。他倆和我都是同事。我轉局不便。你現在在取引所。和我們已算不同事了。你轉一個。是不妨的。妙妙沈芝馨道。不怕他們見氣麼。溫騰道。這有何妨。便開言道。屈華二君。密司忒沈要轉個局。託我疏通。先徵求你二位的同意。你二位意下如何。又妙二人聽罷。齊笑道。

這可不是笑話麼。我們知己朋友。又惡要轉個堂唱。又有何妨。也用得着徵求

同意麼。沈芝馨紅漲漲臉皮道。不要轉。不要轉。急了溫華二人忙命房間裏取

過局票。寫了兩張轉。遞給洪弟花天紅二人。洪花二人。見此情形。本有些不願

寫出其時醋與難堪。但在台面上。不能不轉。只得慢吞吞的招呼了一聲。轉得勉強。轉了過

去。沈芝馨左顧右盼。很是得意。不怕難為情。洪花兩個。只管自己談房間中瑣碎之

事。並不十分向沈芝馨殷勤。轉得妍臺。坐了一會。烏師不來。他兩個打了句招呼。

便翻若驚鴻般的去了。此仍是前文轉堂唱餘波並為後文張本也。須臾席散。花先生鑲邊吃着了。各人散去。都到

本街所歡的地方去了。即此一句。知沈芝馨在棋盤街亦有戶頭。是暗筆。屈家禮便在這裏留髻。住了一

夜。總算魂消真個了。次日一早。晴雯的娘。便對屈家禮道。現在待仙。我你房間

裏。花頭最缺。實是坍台。幸虧你們各位大少幫忙。昨日做了一個花頭。不然我

第三回

溫吞水養使刃狗瀾

屈家禮專燒冷灶火

四八

們房間裏。這回待仙。竟要一個花頭都沒有了。

妙妙。搗兒口。吻如畫。

照禮我不應當開

口。向你大少情商。

一轉

實在無奈。要請你大少幫我們幾回忙。總算是我們救

星。

好

我女兒的恩客。

嫖客最喜做恩客。實則一只冤桶耳。

日後的時日長呢。

又好

屁股裏吃人參。

趣語

。後補的日子。總是有的。

甜蜜蜜的米湯。外。加空心湯團一只。

屈大少。須不是好做的。

你可肯麼。得

婉轉

之至。屈家禮聽了。一想昨日他們委實沒甚好處。我如幫他的忙。是救人之急。

豈有不好之理。況且本節擾了朋友。須到節後調頭。方纔能還禮。節後如何。

我還不知道。此時何不做個人情。橫豎自己所費無幾。

然則做朋友者。冤矣。屈矣。

便道阿姨。

好親熱。想係一夜之結果也。絕倒。

這個不妨。我力所能及。總無有不幫忙。

到此方入幫場面正文。可知作文之難矣。

且待

我邀幾個人來。花頭多少。是否靠得住。我是不能一定的。

先拉回一句。真善於詞令。

不過停

會兒。總有人來就是了。晴雯的娘。連忙稱謝不迭。又說我停息便預備酒菜。免

得臨時偏促。搗兒咬一句口。更惡。屈家禮沉吟了一會。只得應允。蓋已有成算矣。當日回到四川

交易所八十號經紀人房間裏。便欲多請幾位朋友。專門去幫場面。點題。不知

場面如何幫法。請閱下文。

第四回 吃司菜名馳平康巷 開菜盤風聞勾欄院

話說家禮回到交易所八十號經紀人房間內。思量大請客。代晴雯幫場面。便

先探溫騰等人的口氣。也是一個刁鑽的。溫騰等人。因為昨日晴雯房間裏特別優待。可見

妓女特別優待客人。乃是長線放遠。為主義。乃當然都說他房間裏待客。要算得么。二院中難得的。着了道兒

。屈家禮笑道。不知比新茶花等房間裏如何。眾人都說還不及他。然則新茶花房中。殆特別

別之又特別者矣。話雖如此。但是要像晴雯房間裏的待客。也就要算是少有的了。正要到你們

說這一句。屈家禮道。現在他們待仙。據他們房間裏對我說。昨日的一場和。還算

是第一個花頭。意欲請我幫忙。我想請各位再幫幾回忙。湊滿兩打花頭。一天四個。一星期便可完事。你們各位可肯担任麼。好豪興。衆人道。你這句話太大了。

兩打花頭。要二百八十八元。你少不得也要請兩回酒。如此算來。總非三百四

五十元不可。我們幾個人。縱作都幫你兩場和。每天一脚。尙要八天。一禮拜如

何辦得到。況且年關已近。有錢還須正經用場。一齊有些不情願。如果都朝堂子裏送。未

免太不值得。雖然爲數無幾。究竟交易所朋友口氣大。但此風一開。你做花頭兩打。

我們面子上下不去。萬一各人的相好。都一齊要求起來。那可就非二千元不

辦了。算得不。試想經濟雖寬。這二千元也就很費周章的了。然則諸君均。屈家禮

笑道。並不是要全仗諸位。我自己也預備一點。再另外約請幾位。我看那日遇

見的臧君綬等這一班人。他們都是愛交朋友的。又兼手面似乎還比我們大。

如是請他們一次。只要他們兩場撲克。已是有了半打了。如是抽頭。恐怕他們竟担任了一半也未可知呢。然則豪嫖者。尙比諸君多耶。我說請各位幫忙。無非因我的面

子簿。恐怕請他們不到。所以要大家從中吹噓。至於你們各位。每人能殼一個半花頭。也就殼了。下節開台酒。我也照樣奉還諸君的體。也就是了。諸位以爲如何。溫騰道。你也不必了。我一人幫你一場。他們酌量情形。大概每人一場。也還幫忙得到。至於國產交易所的臧君綬等人。我們和他。也是和你同他們一樣。不過同過一兩次台面。並沒深交。要請他儘可由你出面。你只要很鄭重地。另外寫封信去。他們既愛交朋友。定然肯到的。如不然。就是大家一齊出面。恐怕也是不行的。屈家禮道。那是自然。我就這樣辦就是了。專門幫場面。也有專門之苦處。噫。但是今日就要屈各位聯一聯了。先代今日打算。所謂多少不能一定也。溫騰道不然。昨日是我們今日

又是我們未免顯得你朋友少。交際不廣。說得真好聽。此時早得很。下午散市之時。

你何不御駕親征。先往對過國產交易所去呢。如是他們一答應。今晚起碼半

打花頭。是靠得住有的。寫得臧君綬等有聲勢。屈家禮見他們推辭。知道非親自出馬。到對

過去請不行。因此也不再往下說了。但說停會再講罷。嗚呼。嫖客請朋友吃花酒

場面難幫矣。到了午後。不等到散市。便親自到對面國產交易所去找臧君綬。恰巧

兩下在市場門口遇着。二人點頭招呼。屈家禮開口先問今日成交多少。是交易所

朋友的口氣。然後便問近幾日在那裏應酬。主句只在臧君綬道。這兩天正是關賬路

頭。應酬每晚總有兩三家。可見忙得很。屈家禮道。今日呢。臧君綬道。今日有一家。是

大印公司姓賀的請客。我馬上就要去。你如有興。不如同我去走走如何。本來

約了去。約了去。反被人屈家禮道。這個我自應和興。不過我今日在棋盤街請客。正因我無

朋友特地來請老哥幫忙。不知可能代邀幾位。臧君綬道。請客這件事。乃是
來有往。朋友們聯絡感情。大家熱鬧熱鬧的意思。如今你要我代邀。這個並沒
難處。今日你同我先到三馬路。由那邊翻過去就是了。說得容易。不過有一層。不怕
你罵我。他們都是廣東人。不大喜長三么二。這一番在十里紅家請客。已是意
外。如翻到么二裏去。更是異數了。好的他們平常請客。總是虹口粵妓家中。你
這還禮。想來是難得要的了。屈君塌着便宜貨。我看這樣。你同我去。他們是愛賭的。而且
喜歡抽頭。不講幾個花頭的。你不如到了那裏。買一場和票。隨後就到協順堂。
寫請客條子送過來。我給你一吹噓。說是硬幫忙。所好他們與別人不同。喜的
是賭。只要一答應。便可以馬上就到的。屈家禮大喜拱手道。全仗大力。臧君綬
連忙伸右手行握手禮。二人握手時。屈家禮便說准定如此。我即刻就來。臧君

綬道。不要忙。且等收了盤去。因爲今日下午。是我的收盤。交易所情形。一絲不走。屈家禮

道好。我也等收了盤再來。說罷回身復到對面四川八十號。將以上情形。對溫

騰等人說了。等到將散市場。趕緊帶了鈔票。便飛跑過愛多亞路。到對過國產

交易所市場上來。恰巧市場上收盤已了。人如潮湧般退出市場。寫得交易所熱鬧如見。自

己尋到拍板台。正見臧君綬在台下和一個外國不樂克講話。西名捐客爲不樂克。說什

麼也斯。吐冒魯勿來果得。意謂正是。日甚好也。明。屈家禮雖在上海。然而洋涇浜的外國

話。只有一知半解。念六個字母。還不會弄得清楚。所以聽他們手指口講。噤哩

咕嚕。四字形容西語可笑。自己並不懂得。只得站立一傍。不去問他。其實問不來。等了一會。那

外國不樂克已去。便上前和臧君綬講話。臧君綬向營業科內同事。說了一聲

先去。便同着屈家禮二人。一齊下樓出門。包車夫阿四過來。招呼主人上車。臧

君綬道：你回去罷。今日有事，不用你了。你對家中說一聲，我不回來吃晚飯的。原來臧君綬因見朋友無包車，自己獨炷自己，少不得對不住朋友，所以他就往往不乘。此上文之所以無包車也。此時他同屈家禮兩個，一齊乘了黃包車，逕赴三馬路

十里紅家裏來。進門以後，那姓賀的正和幾個廣東朋友在那裏打撲克呢。一見他二人進來，忙起身招呼。屈家禮將在座諸人一望，果然都不認識。正是少長咸集。有兩個後面還坐着兩個廣東堂差，看去却也別有風味。不是別有風味，何來顧客呢。

臧君綬忙招呼各人請坐下發牌。一面將屈家禮給各人介紹了。大家廝見後，臧君綬又對姓賀的道：你托我邀兩個人。我一時急了，像軍隊上招兵一樣，一時不及湊手，便趕緊的拉夫，像拉差一般的將密司忒屈拉來。總算可以交差了。一句話說得衆人都笑了起來。姓賀的手拿撲克牌，拱手稱謝。正要你如此。臧君

綬向着屈家禮使了個眼色。屈家禮會意，便伸手在身上取出一疊鈔票來。一

妙。形容其多也。是有心人。

取了三張五元的鈔票，遞在臧君綬手內。臧君綬便對姓賀的

道：「屈先生他不懂得賭，今日由我約來，特地買四張票。」

名曰雙票。

說着便遞將過

去。房間裏見有人買票，早將轎飯票遞將近來。姓賀的一手接了轎飯票，一手

接了鈔票，又在桌上數了三張一元鈔票，遞給臧君綬，拱手向着臧屈二人稱

謝。且慢謝着。

房間裏忙着招呼二人的點心。二人到後面房間裏去。十里紅老四

正在那裏換衣裳。一見臧君綬進來，便說：「三少，你今日來得遲了。」臧君綬道：「我因有事，纔耽延了。到這裏時，他們正打撲克，因此我便無事做了。」十里紅道：「且等一會，他們撲克完後，還有一場撲克呢。」賀大少方纔因無人，所以纔自己坐下去。停會兒定要請你的一會兒。二人的點心來了。二人吃完，屈家禮急忙起

身抹了嘴臉。告辭臧君綬及前面的主客。便往協順堂去了。到了晴雯房裏。晴雯的娘。正同着兩個粗做娘姨。在那裏擦牌呢。一見屈家禮來了。忙喚阿因。屈大少來了。幫場面的晴雯在隔壁房間裏走來。叫了聲屈大少。倒茶遞烟裝瓜子。登時忙將起來。隨問朋友呢。屈家禮道。他們在三馬路寫請客條去請就是了。晴雯聽說這話。忙着取都盛盤過來。給他磨墨。醮好了筆。說請屈大少寫好了。好着相幫去請。好早點來。寫出他心理。屈家禮將晴雯看了一眼。覺得斌媚動人。楚楚可憐。比昨日又好看了許多。情人眼內。伸手接過了筆。拿過請客條寫了。交與晴雯。晴雯便命相幫去請。不一會回來。說他們還打着撲克。臧君想已。等坐過檯面就來。屈家禮心中歡喜。便在那張大床上睡下。和晴雯二人談心。喁喁情話了半天。真寫得出。直等到八點以後。臧君綬方領着那班廣東朋友。一齊擁進房

來。屈家禮忙着起身迎接。衆人道：「我們還有事。此地打場撲克就走。」屈家禮便

吩咐快理檯子。房間裏見說打撲克，不由的喜出望外。寫么二眼光之小。不由的陡添精

神。分外的忙得起勁。頃刻之間，熱鬧非凡起來。寫么二竟活現出來。衆人入局，打兩個鐘

頭撲克。由臧君綬代爲抽頭。那姓賀的也照屈家禮的例，個人獨買一場。所

謂一拳來一脚去也。這一場撲克，臧君綬竟代他抽了一百多塊。計共可作十個花頭。散

了局後，大家都因么二的酒菜，是個意思。看得吃不得的。妙語。然則么二院中吃五梅花者。均意在

山水之間不在酒也。所以大家叫了些點心，隨便吃了，便絡續散去。房間裏在賬房裏上

賬。只報一場撲克，共作兩場。其餘的，便中飽了。當夜屈家禮又在這裏住了。

次日又請溫騰等人。後日便是刑子玉、華文如、梅文鴻等人。再後日又請臧君

綬代約辰一銀行的幾位同事。專門幫場面。幫得真起勁。可惜朋友冤矣。接二連三，竟代晴雯幫了

好幾天的忙。主人家不知所費幾何。硬將一個關賬路頭。自己一人完全包辦。如此嫖客實在難得。關

賬路頭以後。粢飯團上市。晴雯房間裏。不好意思要屈家禮吃粢飯。但又碍於

院規。什麼院規。何不稱爲蒼蠅拍子。只得命相幫照例行事。屈家禮雖然未曾遇過。然而也曾

聽見說過。關賬以後。不要打茶圍。可以省去粢飯團的破費。嫖客都是小滑頭。所以他

曾打聽過例子。知道至少要兩元。方纔開銷得了。少了不行。五元十元。是任從

客便的。屈家禮只曉得粢飯團。却不明白是何物。這時見一個相幫。手中取一

個手巾把兒。遞在晴雯的手裏。晴雯走到屈家禮的面前。說屈大少。請你吃粢

飯團。畫餅充飢。人知其妄。妓院之粢飯。竟可與畫餅一般。不能下咽。可謂無獨有偶。屈家禮接在手內。打開揩面。口中說

應得應得。便在身邊。摸出兩個袁世凱。遞與晴雯。晴雯遞與相幫。稱謝去了。房

間裏同聲道謝。又同聲說對不起。屈家禮此時方纔明白。粢飯就是手巾。這乃

是應有的犒賞。次日回到八十號。和溫騰等人閑談。說昨日在協順堂吃過粢

飯團。給他犒金五元。吹牛皮。華文知道。我前日也曾給過。比你加倍呢。五元算得

闊麼。又是一個牛皮客人。

溫騰道。其實這也可以不必。比如平常打茶圍打得多。粢飯團

是應當去吃的。如是難得打茶圍。常常的做花頭。反而吃粢飯。像屈君這樣。可

就冤了。雖然如此。如是在刀口上。給他兩元。也還是不錯。因為妓院的規矩如

此。如今給五元十元。充闊少。其實是瘟。然則比足下塞狗洞又何如。屈家禮聽了。暗暗的好笑。

喜自己不瘟也。便問此後還有什麼花樣。溫騰道。此後只有吃司菜。吃司菜須講資格。

反起下文。

且須恩客。都用反起法。屈家禮道。怎麼叫做吃司菜。溫騰道。年下節下。么二

長三。均有此例。長三的住家的。方無此事。這司菜乃是廚房的飯司務所燒。至

少十大碗。請房間裏先生吃的。所以叫做司菜。先生誰也不是自吃。因為要給犒賞。至

少二十元。么二裏也要至少十六元。作一槿酒計算。但現在總是二十元了。先

生那裏出得起這些錢。然則倒貼者。又何以有錢耶。所以都拉着要好的客人代吃。客人因

避名起見。也有碰兩場和。作爲了事的。爲何不肯居此名。蓋懼麻煩耳。屈家禮道。有二十元去

吃司菜。不會留在調頭訊內吃進場酒麼。是精於嫖訣者打算。真是犯不着。直射下溫騰

道。那是自然。看他說得嘴嚮。因此屈家禮自即日起。不再到協順堂。生恐要他吃司菜。

多化二十元窺錢。內中却說溫騰。他的進項比屈家禮等人大。自然也要起勁

些。所以他在此時。不要說粢飯團不怕。便是司菜也不怕。疾入偏巧此時新茶

花老五。已在適人。塞狗洞的目的。溫騰是跑慣了的。他仍舊常去。那知連去幾天。他

們房間裏。並不請他吃粢飯。然則院規。向何處去耶。房間裏招待溫騰。仍舊非常的道地。

特別恭維。溫騰本來和新茶花老五。並沒道理。所喜就在他們房間裏的招待。

因此他對於老五不在院中。覺得無甚分別。這一向因他不在。賺的錢。竟節省了許多。因無狗洞可塞也。那日已到臘月二十七。亦仍舊朝雙慶堂跑。房間裏舖房間的

老太婆。便和溫騰商量。要他吃司菜。奇極怪極。可笑可笑。溫騰不禁錯愕。正要發話。那菜

已送上桌來了。溫騰見面前舖下檯面。上面擺列着十只大碗。心中好笑。其實

含着怒意道。好婆。你這件事做得太無味了。這樣叫人吃司菜。實在如同強奸。

趣語。寫出一個不情願來。我溫騰雖姓溫。人却不是真瘟。久仰。然則塞狗洞何也。這吃司菜的規矩。我却

是知道的。吃司菜的人。須有資格。我和老五。客客氣氣。怎會有資格。早知如此。悔當初又爲

何不不客氣了。就是我和老五有資格。再進一步。現在他不在此。我吃了這桌菜。是小。豈不

被人家訕笑。說我溫騰真是瘟生阿曲死。豬頭三阿木林了。別的可以。這件事

我無論如何辦不到的。那老太婆嘆道。阿溫。咳。這件事。我豈有不知道。我怎敢

將你當瘟生。來捉你的頭頸。不過有一層困難。我不得不說。因爲我阿囡走後。失去中心人物。房間裏竟如空了一般。這一向花頭不要說。就連茶圍客人也少了。惟有你溫大少。尙看得起我們。常來走動。我們感激非常。只因我們閑了這些時。賠貼了已是不少。現在年下。大司務送上司菜。我們房間裏不能推却。這是堂子裏規矩。但是我們要吃罷。老實說怎麼吃得起。如要找別人代吃罷。那些客人如同蒼蠅一般。指着和尙罵賊禿。平時捉他們做花頭。尙且靠不住。況且這向時來都不來。此時要找他們吃司菜。可不就是難於登天麼。因此沒法想。纔奉屈你代我們吃一吃。說得委婉。此時我們只有一個小先生。如有別的小姐。這件事叫你吃冤枉。那就說不過去。真是對不起你。如今是完全請你幫忙。你存着慈悲之心。可笑強如從前在我們房間裏。多做了兩個花頭。做了這一件現

成人情罷。總是你温大少照應我老太婆。我如將你當阿曲。我便不是人生父母養的了。說得真好。温騰本來生氣被他這一說。反而可憐他。搗兒可怕。不禁好笑

起來。說這樣罷。這個菜我也不用吃了。總算我在關賬路頭裏。一個花頭未做。如今算我折兩場和罷。照着無資格公例。算是個幫忙性質就是了。這些話也不用說了。說着就在身上取出二十四元來。交給老太婆收了。老太婆千恩萬謝。說真正對不起。明春我如在生意上。定然補報你。使你多得些實惠。這個菜不吃也算吃了。何必客氣呢。温騰笑道。我要回去吃年夜飯。這個菜仍舊你們吃了罷。說着便起身走了。因這一來。老太婆得度了難關。然而客人冤矣。堂子裏風聲傳得最快。因為這件事。温騰塞狗洞吃司菜的兩件事。竟傳遍了棋盤街。平康巷裏。竟成了美談。温吞水風頭十足。話分兩頭。却說臧君綬在關賬路頭內應酬了各友

之外。自己也請過兩回客。因爲情鏡這個堂唱。是被溫騰勸着轉的。如是做了丹陽客人。諧音的術語。妓女被人打樣。而不再叫者。名爲丹陽客人。於溫騰面上須不好看。所以也連續着叫

過幾個。開銷了他十元。未過幾時。已是新春。他這日想起。自己在上海幾年。做嫖客也就算是很有名譽和面子的了。什麼瘟生都做過。用的錢也就不少了。瘟雖瘟。然而却是實在的。不像別人。用了成千上萬的洋錢。竟不能魂銷真個。也就算是庸中佼佼了。生平樣樣做過。惟有開菓盤。總是未曾試過。還是從前在揚州妓院內。放過一回鞭爆。揚妓新春開菓盒。代客人拜年。謂之放炮仗。即開菓盤之意。至今未曾做過。這個

把戲。如今閑着無聊。與其將錢賭輸了。何如到堂子裏出回風頭呢。真好打算。是嫖界

資格。但是我自己的戶頭。最要好最有名譽的。不過是方小珠了。如今這位才

部總長。其時方小珠。係花國才部總長。已經收場嫁人。我如今不如到三馬路慧娟房間裏去

開一回菓盤罷。想到這裏。便乘了包車。直往三馬路慧娟房間裏來。其時恰是正月初三。慧娟家客堂裏。桌上正掛着桌圍。桌上放着盤盒。香爐燭台。上面供着神位。想係元緒公牌位。另外有桌牌。乃是一班龜奴。在那裏打小麻雀。臧君綬進了慧娟的房。房間裏一片聲齊喚三少。恭喜三少。如聞其聲。未知開菓盤如何結束。請閱下文。

第五回 鬧笑話兩作三百三 染梅毒一打六〇六

話說臧君綬到了三馬路慧娟房間裏。慧娟正在房間裏同小姊妹打十塊底的二四。究竟三少的戶頭。比別人氣派不同。一見臧君綬進來。便一齊立起身來。恭喜。房間裏一片聲喊三少。好不熱鬧。慧娟忙命將火爐裏煤塊加足。又命將牌收起。外面龜奴早將臘燭點起。菓盤揭開。又端整了元寶茶。滬俗茶中放入橄欖。名爲元寶茶。那傍的牌桌。也就

此收了。房間裏此時早將那元寶茶捧出口中說請三少用元寶茶。臧君綬也含笑客氣。說謝謝你們。慧娟過來說給三少拜年。請到客堂裏受拜。臧君綬道不必客氣了。你我還用得着客氣麼。說着不禁向着他微微一笑。將兩眼一瞟。慧娟也報以目笑。說三少我給你拜年。你不應當給我拜年麼。臧君綬笑道。停會兒我再給你鞠躬就是了。慧娟笑道。三少你說話怎麼也學着用銅錢呢。妙妙。臧君綬笑道。笑話。我怎麼會和你用小銅錢。我說的是真心實話。說着又將兩眼一瞟。伸手去拉慧娟的手。慧娟也就湊了攏來。情景如畫。此時房間裏人由各助手起。直至粗做娘姨。小大姐止。一個個依着次序。分批來給臧君綬賀年。賀年之後。本家娘姨捧過菓盤。慧娟拿了幾個杏仁、幾片糕、幾個棗兒。遞給臧君綬道。三少。恭喜你今年多賺些元寶。軋好朋友。交好運。遇好人。但願你我

好……說到這裏。便笑着住了口。臧君綬斜乜着眼睛。接過菓品笑道。謝你的金言。我今年但願如此。願你我交情。從此更加……說到這句。也就住了口。兩個人四目對射。不禁都微微的一笑。此時外面的龜奴。早已一齊高呼。說大少。我們給大少拜年。恭喜大少財源茂盛。四季興隆。請大少出來受拜。信手拈來。都成妙語。臧君綬道。免禮罷。不必客氣了。說着。手携慧娟。已是走將出來。慧娟也說免禮罷。那些龜奴。其中也有本家弟兄。小本家等人在內。我不知作者何以知這些名稱。一齊向着臧君綬鞠躬。臧君綬數了一數人頭。便說停會兒一齊領賞。那小本家手捧茶盤。送上元寶茶來。臧君綬接茶在手。呷了一口。便放下了。仍舊回進房來。和慧娟談心。一面將手在衣袋內。取出皮夾子來。拿了五張十元的鈔票。放在房內菓盒內。說這是賞房間裏的喜錢。一面又取出幾張五元鈔票。交與本家娘姨

手內說這是賞外面衆人的。由本家弟兄或小本家起。每人五元。慧娟道。房裏

房外。一齊五十元也就穀了。何必又要這許多呢。臧君給道。這是歡喜錢。算得

點什麼呢。外面的龜奴。裏面的阿姐娘姨。男女雜遝着同聲道謝。闊則闊矣。其如瘟何。慧

娟見臧君綬毫無吝色。不由的歡喜。妓女喜。不免大少曲矣。手携着臧君綬。到後面房間

裏去吸鴉片烟。兩個人一榻橫陳。對面吹簫。吞雲吐霧。其樂陶陶。四句抵得一篇吸芙蓉膏賦。

二人一面吸。一面談心。慧娟說現在堂子飯。真正難吃。要在往日。菓盤在初一

也就有人開了。如今還是你來開第一次呢。這件雖是小事。可知社會上經濟

困難了。像你方纔這般的用錢。固然是有面子。其實像這種地方。就不應該做

闊老。雖然你闊是我的面子。用的是你的錢。我不應當說。這不過是我勸你的

話。善於詞令。如花間鳥語。可愛。臧君綬道。是怎麼呢。慧娟道。開菓盤的價錢。規例不過十六

元也和司菜一樣。如今人家擺關大約普通二十元。酌中三十元也就是好了。何必五十元相幫做事。是掙工錢的。這個乃是意外之財。他們平常伺應客人的時候有限。所以照例也不過是兩元。你又何必每人給五元。有這些錢。如用在刀口上。主意只在像進場的時候。多給我做幾個花頭。豈不好看。此實激之做花頭。吃進

場酒

耳。此時用去。豈不可惜。非真可惜其用錢也。不過要彼做花頭耳。不然上文何以言慧娟歡喜乎。臧君綬笑道。這個我

豈不知。

老嫖客又豈有不知之理。

不過現在社會上大家如此。我也不過照着普通的例子。

算不得一回事。如依舊例。未免使人家輕視於我。連你的台也坍了。請進場酒。且到月半後再談。我現在既來開菓盤。月半後自然要給你請客。你放心。一打兩打花頭。我小臧是敢保得險的。難道你還不知道我麼。說得嚙嚙。如聞其聲。慧娟喜道。

三少。你是向來靠得住的。並不是當面捧你的場子。你從不吹牛皮的。不像別的客人。善

吹牛皮。我怎麼不相信。不過是勸你少用些。你不可多心。不可生氣。臧君綬笑道。

我何至於生氣呢。你幾時進場。慧娟道。我進場大約十七八。你大約排在第一日。臧君綬道。你儘別人拉。如是排到沒有別人的時候。便排我就是了。何必第一日呢。慧娟道。這個你又說客氣話了。第一日做花頭。你不担任。更有誰担任。況且客人都是這般說法。從無一人肯說我是第一日的。嫖界諸公。實有這種脾味。臧君綬

坐將起來。斜乜着眼睛笑道。好好好。我就是第一日也不妨的。你定了日期。打電話通知我就是了。說着將面上克羅克眼鏡。取將下來。用絲巾揩那鏡片。前自文戴眼鏡至此。未曾寫及。特爲一提。筆力不差分毫。戴上之後。仍躺下來。慧娟遞過烟槍。給他逗着火。說

三少。你再抽一筒。臧君綬吸了半筒。推給慧娟道。你自己抽了罷。我再抽可要醉了。正在說着。外面房間裏喊慧娟道。喂。麻雀還攪不攪了。慧娟應了一聲。將

烟噴了。呷了口茶。爬將起來。說三少。你去找小麻雀好不好。妙有情景。臧君綬道

不。我還有幾家年未拜。今日還有人約我賭錢。我不能不去。這邊麻雀。我不打

了。慧娟道。你的車夫在外邊麼。臧君綬道。他在門口等着呢。慧娟便在身邊。掏

出兩塊錢來。親自送到外邊。給阿四道。這是我給你的。阿四喜出望外。連說謝

謝小姐。慧娟說不要客氣。已是走回房中。臧君綬也就由後房出來。聽見他給

錢與阿四。便說這又何必呢。慧娟道。這是歡喜錢。你到這裏來用去百十塊。我

們如不給你車夫的錢。未免使你面上無光了。真會說話。臧君綬將身上大衣整了

一整。戴上絲絨呢帽。補前文所未及。慧娟道。你此刻竟去麼。臧君綬道。我去有事。明天

會罷。說着便走出房門。客堂裏衆龜奴。一齊都起身致敬。房間裏一齊送到房

門口。慧娟送到門外。看着他上了車。寫得好。方纔回房去打牌。阿四拉着車子。

問主人到何處去。臧君綬道：到後馬路辰一銀行。阿四拉着車子，如飛也似的向後馬路而來。到了辰一銀行門口，停將下來。臧君綬進了銀行，一直上樓。到言思永的房間裏來。原來這言思永，乃是杭縣人氏。他父親是安徽人，名喚宗賢。在鹽務上做事。家中也還稍有家資。他的家庭情況，下文自見。暫且不提。不過他在銀行中，做一個練習生，所賺工資，只有兩元一月。怎麼能彀這般的闊綽。其中也有個原因，都在後文細表。此時先說臧君綬到了樓上，正逢着言思永同章濟民、金箋元、士慨等人，在那飯室裏推牌九呢。新年景况一見臧君綬進來，便說：密司忒臧，你來得巧，快些加入戰團。原來這班人，都是自命維新的人物。他們對於陰歷過年，是不在意下的。所以並不說恭賀新禧的吉利話。自命妙。蓋言其不澈底也。如澈底，則不應從事賭具矣。是深筆。臧君綬本係爲賀年來的，一見衆人如此，也就隨

口答應。因爲自己穿着西裝。如仍拜年。反而爲人所笑。所以便說來者卽爲此事。自然要加入戰團的。寫穿西裝者心理。一一如畫。言思永起身相讓。臧君綬道。不要客氣。

你坐你坐。我立着押一注就是。說着便在身上取出一塊洋錢。先問是多大的範圍。那莊家乃是章濟民。回說五十元。押注以十元爲度。半元起碼。臧君綬道。癩十和長短及天九。有無分別。章濟民道。天九作王。長短癩十均以莊家爲主。長三之長。亦無分際。下來先問規則。是個老賭客。臧君綬便將洋錢押下。乃是押的橫堂。結

果上門天槓。下門地九。莊家是長十七。賠了臧君綬一元。此時茶房早遞過元寶茶。又搬過一張橈子來。請臧君綬坐下。臧君綬便在那裏賭了幾參。贏了十五六塊錢。便別了衆人回去。時光易過。早到元宵以後。花國調頭汎已到進場的進場。吃開台酒的開台酒。一班報効和酒的花國忠臣。均已忙將起來。大凡

嫖界請客。代妓女幫場面。

又談嫖界心理。

總是朋友多一個好一個。因此便開出一件

笑話來了。看官請聽。却說國產交易所隔壁。便是愛多貨券交易所。所中有個

姓何的。在此認頭時代。也就請客。原本他這番請客。並不是上節連下來的。乃

是叫打樣局打出來的。他打樣那日是正月十九日。正是臧君綬在慧娟家請

客的第二天。

暗寫君綬已請過客。逕入鬧笑話本事。

十九這一天。乃是國產交易所裏。一個自稱廣

東人而實係上海產的姓周的小周請客。

奇語

他的所歡。乃是協順堂的金銀

花。十九這一天。他請的客。都是同事居多。其餘的都是外邊人。因為要求客衆

花頭多。

其實花頭多少。豈在人衆哉。

便由所內外的人。給他拉攏了幾個人來。因此就不免

有些龍蛇混雜。這其中姓何的也在座。臧君綬因為同事關係。也來和興。他一

見這些不倫不類的人物。心中就老大的不高興。破費三只洋。買了張轎飯票。

兩句寫出個不高興來。回轉身來走了。其中有位朋友。姓王喚做者香。乃是初入倡門的一

個浙江人。雖然他在杭州拱宸橋么二裏也曾耍子兒過。夾一句杭州白。有趣之至。但是上

海地方。他却是從未到過的。當他在未曾應酬小周之前。卽已做過了一次阿

木林。如今追記於下。且說王者香是上年臘月纔到上海歐細美保險公司裏

辦事。辦事未久。已是除夕。他因聽得人說。虹廟及邑廟兩處的熱鬧。心中便很

爲羨慕。要想去觀光觀光。無奈不認得路。又不好意思問人。他心中一想。我何

不順便隨路走。總算兜過喜神方。如是迎着五路神。豈不一年大發。只要有錢。

那女色二字。是不成問題的。忽發奇想。於是便出門信步而行。剛走到八仙橋大

世界背後。突然來了幾個雉妓。王者香舉目一看。頗具幾分姿色。不禁向他們

一羣野鷄。叮了一眼。那些野鷄見王者香目不轉瞬的向自己看。便一齊擁上

前來將王者香拖拖拉拉。拉到野鷄窠內。然則王者香是獵犬矣。環肥燕瘦。一齊都堵住了

門口。不給他出去。口中嚷說。今日是好日期。年頭白相到年尾。實足的頑上一

年。野鷄口中語。寫在紙上格外的好笑。王者香到此地位。好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亂了

主意。看了看這個。面上的粉搽得如泥水匠泥的牆壁一般白。看看那個。面上

的胭脂。和走麥城的關公一般紅。左一個衣服油脂亮光。右一個衣服污穢疊

起。幾句將下等野鷄寫得窮形盡相。要想跑出去。彼衆我寡。要不出去。這地方羣妓擁塞。臭味難

聞。幾句寫出一個野鷄窠來。怎奈要走走不脫。心中一急。不禁叫將起來……在這當兒。被

一個穿紅的野妓。拉到房間裏坐下。王者香到此地步。無奈也只得坐着。將那

雉妓一看。搽着一臉的白粉。身上一件紅綢棉襖。已是油膩得不堪。好笑煞人。看

着那雉妓取一只玻璃盆子。裝了一盆子瓜子。前來敬客。說大少請用點。此亦

少。但不知比長三么二中之大少。分別如何。

王者香只得伸手去捻了幾粒。

只得二字寫出不得已。

心中想這是野

鷄。但不知規矩如何。

阿曲好笑。

正在盤算脫身之計。忽見一個娘姨般的老媽子。

想亦係本家娘姨。粗做娘姨之類歟。一笑。

手捧一只茶杯進來。說恭喜大少。請大少吃元寶茶。

又是稱

的吃元寶茶。

王者香接將過來。見茶盃內放着兩粒橄欖。滿天星的茶葉。那裏呷得

進嘴。

真是好

也就接將過來。放在近處的一張桌上。那娘姨開口道。今日大少

可住在此地麼。

來了

如住在此地。請你給夜廂錢。如是不住在這裏。請你照例

罷。妙妙

王者香愣了一愣道。什麼叫做夜廂。什麼叫做照例。我是絲毫不懂。那

娘姨笑道。你大少是老白相。

好個老白相。

這個豈有不知道的。

又妙

王者香道。我是

真不知道。那傍邊立着穿紅的野鷄道。

用他

住夜廂是在這裏住夜。你如不住

夜。叫你照例給乾濕錢。王者香道。這乾濕錢是幾何。

王在杭么二院中走過。所以懂得乾濕。故此不問也。

那娘姨欺他是個阿曲。便道：平常一元。今日是大年夜。應當雙雙倍。方纔又送過元寶茶。應當照例給兩元。共計要六元。如是你在此住夜。我們小姐身體是清爽的。平常住夜五元。如今要加倍。大少。你出了十塊錢。白相了一年。年頭到年尾也。

豈不是值得的事。值得的事。可笑可笑。遲早要付給的。請你從爽些罷。王者香聽了他的

話。不由的一驚。打野鷄要這許多。竹槓敲不起。還了得。三字寫出驚急心理來。便說：我不住夜。我

給你一塊錢罷。說着便掏了腰。那娘姨將面色一沉。可怕。厲聲道：你不要假癡

假呆的。如聞其聲。這裏不是讓你買便宜的地方。不住夜。照例六塊錢。如少了一

分。也是不行的。王者香暗說一聲晦氣。今日倒霉。遇見了鬼。如不給六元。恐怕

要無趣。如給錢。又有些捨不得。寫出一個曲辦子來。但已到此地位。沒奈何只得在身上

又摸了一張五元的鈔票出來。一作三百三。那娘姨接過。謝又不謝。真好要子。便說你

既不住在這裏。我們還要另接他客。你還不走。立下逐客令。真正好笑。王者香見他說走。

髻鬢囚犯逢大赦。不禁大喜。忙着站起身來。朝外面就跑。跑得可笑。之甚。頭也不回的

去了。寫出一個阿曲來。引得一班野妓。哄堂大笑。野雞欺人。可惡。王者香一口氣跑了好幾家門

面。方纔住脚。心中一想。虹廟也不必去了。免得再遇見這種事體。仍尋舊路。回

到自己家中去了。自此不敢獨自一人。在馬路上閑逛。那日小周請客。緊接上文。

金銀花房間裏。要算他最是有趣。曲裏曲氣。自然發噓。愛多貨券交易所姓何的。叫打樣

局。叫的乃是小花園的小鶯鶯。一見傾心。四字寫嫵。客心理。便自己請纓。情願今日去碰

和。要求在坐的齊往。小鶯鶯見他要做花頭。含笑不語。妙在意在。言外。見衆人都答應

了。此乃夾叙法。便開口道。承各位大少幫忙。停會請各位早些請過來罷。又說何大

少。我還要轉堂唱。晏歇請你招呼各位。一齊請過來。說罷起身。娉娉婷婷的去

了。王者香此時計算。買張票不過三元。比野鷄窠裏費六元。要客氣得多。好算盤。
可笑之甚。上海么二比杭州的還覺好些。我不如也。應酬應酬姓何的。一則可以

託他介紹介紹保險生意。二則也見識見識上海長三的风味。孰謂王者香曲辯子哉。不過

因自己六七點鐘有人約着在一樂天吃茶。只得告辭衆人。先行前去。姓何的便說王先生。你停會兒請早些來。我們是一定到的。王者香應了一聲。即便出了協順堂。乘車到一樂天。上樓去會朋友。找了半天。方纔找到。接洽了一宗保險生意。看了看鐘。已是七點三刻。自己一算。姓何的衆人。想已都到小花園了。我不能再遲。便別了那朋友。下樓到門口。心中一想。這小花園在何處。我又不認得。這地方是妓女營業的所在。如今問人。怪難爲情的。所以方纔不問朋友。我在協順堂本就問的。無奈怕人笑我。連小花園都未曾到過。愈加無能。愈加要稱能。噫。今日王者香。何其多也。

因此纔逕行到此。如今却問何人呢。一想有了。虧他想得出。拉黃包車的。定然是認

識的。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因此便喚了黃包車。到小花園。那一樂天到小花園。乃是咫尺

之地。黃包車夫見王者香是個阿曲。便說遠咧。此地到小花園。至少四角。王者

香見他說遠。便不還價。坐將上去。但說快跑。四角就四角。黃包車夫拉着他由

大馬路。繞石路。二馬路。到浙江路。小花園。三弄歇下來。王者香下車一望。遠遠

還看見日昇樓大馬路口。心中自知上了當。但也無奈。只得付了車錢。又做小三百三。

進弄尋到小鶯鶯家。客堂裏相幫。告訴他在樓上。他便登登登如飛也似的跑

上樓去。相幫將鈴一扯。樓上兩面房間裏。都走出人來。問到那一家的。王者香

回說到小鶯鶯家。扶梯口上的房間。正是小鶯鶯家。房間裏恰巧有個姓何的

請客。因此便問是和誰一齊的。那對面房間裏。聽說是到小鶯鶯家的。早就退

了進去。又用夾敘文法。王者香便說是同姓何的一齊的。房間裏忙說何大少朋友來。

一面便將王者香朝裏讓。那姓何的主人家慌忙迎出來。二人一見各不相識。

奇。那姓何的只道他是朋友的朋友。是別人代邀了來的。連忙便問尊姓。隨又

問是那位代邀的。此時已讓到房裏。在座諸人一看並無一個相識。更奇。都說

不認識。王者香漲得面皮通紅。實在有些。見不是事。回轉身來便走。說不對。想是

走錯了房間。說着已走出了房間。便直闖進對過房間裏去。那房間乃是鴻如

玉的香巢。這日本有人請客。說也湊巧。那主人家恰巧也姓何。到這時候。主客

並無一個來。是謂滑頭客人也。有客人來。喜出望外。蓋暗寫妓家其時正不放心也。偏生因為喜歡。就

忘却問他是到那家來的。一層。恰巧這王者香又只說了個你們這裏。今日是

有個姓何的請客麼。二層。房間裏說有有有。便將他請到裏邊坐下。一路寫來。異常好看。

說主人家還未曾來呢。請你少坐一會。且等一等罷。王者香道。他們在協順堂

碰和。大約還未完。我性急。所以來得太早了。真好房間裏聽說這句話。也就放

了心。因為主人不來。深恐將王者香放了去。有許多不便。於是拿出黑飯來。請

王者香抽烟。特別招待。王者香說我不會燒。房間裏說我給你燒。於是便代他裝

烟。捉火倒茶遞手巾。寫妓院見主人不來時待客之殷勤。筆下有鬼。過了一會。又問大少腹中餓麼。用什

麼點心。王者香此時受房間裏招待。已是心中昏迷。聽他問點心。便說給我喊

一碗過橋划水麵。房間中喊了下去。不一會已是送來。王者香坐起身來。便在

桌上吃了。此時已九點半鐘。房間裏見主人家仍舊不來。不禁發了急。寫妓女心理。筆下有鬼。

便說大少。怎麼此刻主人還不來。你既說他在協順堂。何不寫請客條去

請來呢。是妓女口氣。王者香道。不。他們和我約定。准定到此。不到不散。絕不會不來。

他們說七點鐘離棋盤街。此刻寫請客條去。如何能彀成功。也是說極話。房間裏道

不對。你是誰約你的。有沒有請客條子。是到那家去的。更急了。王者香道。我是到

小鶯鶯家去的。你們這裏難道不是的。妙妙房間裏道不對。我們是鴻如玉對

過是小鶯鶯。你怎不問問清楚。王者香道。可又來了。我到對過問過。說是不對。

這裏又是不對。你們樓下門口。明明掛着小鶯鶯招牌。一路寫來。錯綜變幻。可謂極波譎雲詭之奇觀。

我怎會跑錯。明明錯了。偏說是不錯。房間裏的人。又是氣。又好笑。便道不問是誰。你將請

客條拿出來看。便可明白了。王者香被他一逼。可就真急了。連忙回道。沒有請

客票。他在檯面上面邀的。那裏來的請客條。行文至此。妙矣盡矣。房間裏的人。將面色一

沉。說嚇。上海灘上。沒有這般容易做光棍白吃白喝。你闖到這裏。不問清紅皂

白。走進來鴉片烟、點心、水菓、香烟、茶。吃了半天。都像你這樣。我們堂子裏還靠

着什麼呢。寫妓搗之口詞厲害。你既說姓何的約你到此。姓何的總是你的朋友了。你總

認識他。知道他的地方。今日這檯菜。是要你給他代吃的了。你既是他的朋友。

來應酬主人家的。個把花頭。想來也肯做的。如不做花頭也好。酒總是要你吃

的。咄咄怪事。非常逼人。王者香大驚。心中暗想壞了。長三比野鷄客氣。原來是不好跑

的地方。這竹槓敲得比野鷄還要厲害。心中又驚又急。面色由紅而紫。目瞪口呆

呆。竟回不出來者。真好頑。然而當局其急可知。在這當兒。對面房間裏早已聽見。大家齊說此

人奇怪。恰巧愛多貨券交易所的姓何的。同着國產交易所的諸人。此時已到。

剛到扶梯口上。問小鶯鶯的房間。小鶯鶯也方由堂差回來。見了姓何的。便迎

接入內。聽見這邊口氣。大家齊問何事。小鶯鶯房間裏。將王者香來時情形說

了。姓何的問他情形。纔知是王者香。連忙去招呼他過來。衆朋友幫忙。答應到

對過房間裏買一場和的票。方纔了事。王者香面上無光。覺得乏味。便買了票。也不吃東西。掉頭走了。兩作三百三完。衆朋友同着兩邊房間裏。一齊掩口葫蘆不止。調侃不少。看官姓何的諸人。本要七點鐘就到。怎麼會到這般時候。原來他們衆人中有位姓盛的盛洪齋。也是國產交易所的同事。因爲有梅毒。去打六零六。打出了毛病。性命就在呼吸。嫖的好處。嗚乎淫業之害。衆人在協順堂得信。所以一齊到醫院內去看他。因此纔耽延下來。所以他衆人到這時候。方到小鶯鶯家內。未知後事。請閱下文。

第六回 住旅舍衣袋失紙幣 遊西湖花港遇票友

話說姓何的等衆人。在小鶯鶯家中碰和之後。各自歸去。小周走到半路。因爲吃了幾杯酒。在路上乘着酒興。叮一個女子的騷。小夥子太高興了。怪不得要吃生活。那女子見他

在後面緊緊跟隨。知道他來意不善。便立住了脚。假意徘徊。別有會心。是奇女子。小周

假意上前問訊。挑以游詞。

四字已足。

那女子似迎似拒。半推半就。

八字有趣。

假意含

笑道。今日不早了。天氣又冷。回家去恐怕不便當。

妙哉言也。

小周笑道。這個不難。

我陪你去開房間如何。

又妙。

那女子勃然變色。怒罵一聲放狗屁。

其臭不堪。

霍地

一個巴掌。向小周打來。只聽得拍的一聲。接着便是啉噤叮噹的一響。原來小

周戴着一副眼鏡。被那女子的玉手。

可稱妙人妙手。

打在面門。將眼鏡也打落了。

登徒子應

當受此教訓。

不禁大怒。罵那女子。那女子更來得潑。

小周今晚。在老虎頭上抓癢了。

走上前又是一

下巴掌。比前打得更響。

叮騷的看樣。

此時路上行人。都已走來。問爲何事。

帶一句行人。

那

女子帶怒告訴人。說這厮在路上胡言亂語。看錯了人頭。想吃天鵝肉。

妙語解人頭。絕倒。

因他嘻皮笑臉的無恥。

可以名曰忘八。

所以纔打他一記耳光。

應打應打。

大凡男女相打。

人家總是幫女的居多。可見女性便宜處。無論男的是不是是也是不好。不是也是不好。

所以俗語好男不和女鬥。就是這個道理。忽叙人情。實係的論。今日行人看那女子。委實

生得不錯。小周總算有眼力。小周又生就一個小滑頭面孔。因此大家齊說這小夥子不

應該欺單身行路的女子。大家請他吃生活。送他行裏去。滬人呼巡捕房爲行。這一來人

聲嘈雜。其勢汹汹。齊說打打打。釣蚌的聽者。那女子乘此時機。便跳上一輛黃包車。

趕緊的去了。女子真是妙人。小周到此地位。一點酒已嚇醒。見衆人都幫着女子。不由

的老羞成怒。但因人多勢衆。不敢作聲。只得忍氣吞聲。拾起一副已跌碎的眼

鏡。急急向前去了。等到巡捕聞聲趕來時。人已散了。補一句周密。小周走在路上。剛

到東新橋口。迎面遇見臧君綬和兩個朋友走來。打了個照面。小周不戴着眼

鏡。未曾看見。臧君綬却早已看見。便喚小周。你在協順堂請客。怎麼會到這裏

來。小周見是臧君綬，便將盛洪齋打六零六。衆人同去看他，又被姓何的翻到小花園，所以走到這裏。因爲將眼鏡跌碎，不好到棋盤街。想是因面上有手印，怕難爲情耶。因此

慢慢的逛回家去。臧君綬笑對那兩個道：「奇怪，天下的事，真是無獨有偶。你看

小言方纔打六零六，偏生姓盛的也打六零六。小周問那個小言，臧君綬道：「你

不認得。明日到所裏，我再告訴你罷。」隨口應答。說着兩下分開，各自回去。次日臧

君綬起來，郵差送到一封信，乃是杭州文育寄來的。這文育乃是紹興人，在杭

州政界及報界上辦事，仗着他乾老子王盾的勢力，頗有些橫行。和臧君綬是

通信的朋友，因爲大家都帶着些報界氣味，所以很有些文墨交情。乃是通信文友。臧

君綬在未入交易所之先，本在牛司太吾士兩報館內辦事，和九州書局做編

輯。合衆國函授學校做打字時，已與文育通信，立了個嚶求文社，聯合申杭各

處的文士。研究文字思想。各處立了分社。後來進了交易所。文育由杭州到上海。特地同着言思永到交易所來拜訪臧君綬。將言思永介紹給臧君綬。在上海住了幾日。臨行拜託臧君綬。說思永在滬。人地生疎。雖有他哥哥文贊在此。然而總是個學生。財力恐終不行。如思永要需款項。向兄暫借。務望竭力維持。數目多少。歸我負責。臧君綬慨然應允。

倒是一個疎財的朋友。

後來言思永問他三十五十

的借。臧君綬因爲朋友交情。不好意思定要他寫收據。因此親手相交。並無收條。

爲後文張本。然而臧君綬誤矣。

所以言思永以一個練習生資格。居然也能應酬人吃花酒。

打茶圍。忙個不停。都賴臧君綬的接濟。然而也要算是文育的負責介紹之功。這日文育的來信。無非俟起居。並代表杭州全體社友。歡迎臧君綬蒞杭一遊。臧君綬本已久想到杭。因爲自己事忙。總是未去。這幾日正因新春之後。商界

事務還不甚忙促到那裏。正想到外面旅行。又因言思永身染梅毒。耽延下來。今接此信。頓觸所懷。當時便覆了封快信。說明日夜車到杭。准寓濱湖旅館。請在該處相晤。發信之後。便乘包車到交易所辦事。下午到辰。一銀行言思永那裏。去看言思永的毛病。果然六零六功效大。言思永的毛病。已被他打好了一大半。妙在不明寫。後文自見。臧君綬也放了些心。言思永說老文有信到此。說歡迎你到杭。你準備幾時去呢。臧君綬道。我已回了信。明日晚車去。住濱湖旅館。約他在那裏碰頭。當心的鈔票失去。言思永道好。濱湖旅館就在西湖邊上。經理姓鹿。股東姓齊。賬房齊雨初。也是嚶求社社員。你住在那裏。一定是特別優待。臧君綬道。我本想住華清旅館的。也因為這個上頭。所以纔住濱湖。你有信帶麼。言思永道。我沒甚信帶。你在老文面前。切勿提我在上海頑笑。非畏友也。其故蓋有深意存焉。梅毒這一

層更不必提了。我欠你的錢。我自己還你。你休要向老文討。有意臧君綬道。這

個自然。當日他在上海。不過有這麼句話罷了。認真向他耍錢。還成得什麼朋

友。真毅交情。言思永笑道。我明知你不會向老文說的。不過怕你無心。無意中漏

出一兩句來。被他知道。頗爲不便罷了。其實不相干的。當日臧君綬別了言思永。仍舊

到交易所辦事。次日上午到所。便告了事假。說是回里有事。有什麼事。想是和尙與道士。告

了假。收拾收拾。帶了只手提皮包。當晚乘夜快車。直抵杭州城站。下車出站。乘

車直達濱湖旅館。茶房接將入去。臧君綬吩咐賬房裏照例給了車錢。這也是旅行須知。

賬房裏招待員來招待着。開了房間。臧君綬先問齊雨初在否。招待員說不在。

他在蕭紹糖公司辦事。此地是掛名的。間日一來。看看賬罷了。臧君綬開了樓

上的大菜間。住將下來。次日便到少年會寄宿舍去訪文育。恰巧文育還睡着。

臧君綬丟了張名片。便回身走到正和館。去吃點心去了。吃了點心。回到濱湖旅館。文育還未曾來。臧君綬復又乘車到少年會。剛纔下車。恰巧文育由裏面出來。二人一同入內。吩咐侍者將彈子盤上的檯布揭去。二人打開倫。一面講別後之事。二人正在打彈子。恰巧言文贊來了。原來言文贊此時正放寒假在家。校中尙未開學。所以他也在杭州。走進少年會。一見二人打彈子。便取了根彈棒。說我也加入戰團。臧文二人說好。於是兩打兩變了個三打三。三人都是好手。結果上下不過三五只。文育付了錢。三人一同出來。逕到濱湖旅館。言文贊說沒有人。如是有人。在此打牌可不好麼。文育道。人是有的。旅館裏打牌。恐怕不便。雖然我們不要緊。是在政界口氣。然而於旅館及警察面子上。總說不過去。不如到三橋子言家去。言文贊道。如此就走。文育道。不然。臧君綬到了這裏。還有

許多社員未曾來訪。恐怕不妥。不如寫張條子。交與茶房。有人來訪。明日到報館裏相見。臧君綬道。如此也好。當時便寫了條子。交與茶房。三個人便同到三橋子來。剛走到迎紫路。便遇見嚶求社的兩個社員。一個姓包名魚。乃是工業學堂的學生。文育的表弟。一個姓王名可大。乃是甬台防務使的公子。那包魚並不認識臧君綬。王可大却是在上海會過的。當時見面。文育便代包魚介紹了。五人同行。逛到三橋子言宅。言雋弟兄。恰巧都在家內。此時雖是正月二十二。時序井然不紊。然而新年的氣象。還未曾舍除。見了面。雖不說新禧的話。然而也還要脫帽子。拉拉手兒。因臧着西裝故也。暗筆。當時言臧二人。說了些久仰的話。然後便談到此番到杭。乃是玩賞風景。聯絡社友。及買些綢緞的話。言文贊道。這些話上了牌桌子。也可以談的。此時先上桌要緊。言雋道。原來要打牌。這個容易。於是

搭開桌子。吩咐僕人取牌。言雋、文育、臧君、綬王可大四人入局。言文贊和文育是股東。包魚在傍閑望。言雋的兄弟却向別室中去了。打的乃是百元底。么半。四人打了半天。文育輸了四十元光景。言文贊下去換了。寫言文贊之極。八圈終場。臧

君綬贏了百七十八元。言雋欠臧君綬六十元。王可大欠臧君綬四十元。文育二人不輸。還稍贏些。須包魚在傍眼紅。先透一句。當日便在言雋家中用飯。午後

文臧言包四人別了王言二人。同往旗下濱湖旅館而來。到了濱湖。文言二人相約到蕭紹糖公司去訪齊雨初。同到閘口去有事去了。臧包二人坐在房間裏。吩咐茶房升了只火爐。二人閑談。臧君綬問包魚可曾在拱宸橋及城站旗下各處白相過。包魚道：拱宸橋長三。我未曾去過。么二却常去耍子兒的。開口便不

高雅。至於土花。我因恐被警察干預。總未曾試過。規矩也不懂得。其真耶。抑假耶。臧君

綬笑了一笑。蓋笑其見識不廣也。

因想今日很是寂寞。我在上海堂子裏跑慣了。陡然到

這西湖邊上的旅館裏來。二人對坐。果然是良友。那到也可以風雨聯床。無如

這位姓包的。文不像個秀才。武不像個兵。雖說是個學生。恐怕他腹中文墨。還

不及那鄉塾中的蒙童呢。可知包魚的言談粗鄙了。

與其枯坐在這裏。何如到大世界去逛

逛。想罷主意。便和包魚二人。同到大世界去。逛了一會。又進大舞台去聽了兩

齣戲。出了大舞台。仍在大世界內吃了夜飯。大舞台在大世界內。

臧君綬接賬單。掏腰會

鈔。將皮夾掏出。拿了張五元鈔票。給那侍者找錢。本來他由上海來的時節。便

帶了二百多元。又在言宅贏了幾十元。現洋此時身邊已將近三百元。一齊都

放在皮夾子裏。他拿這一張五元鈔票事小。可是他皮夾子的就露了白了。特

明句。當時回轉旅舍。因時尚早。想到鳳舞台去聽戲。不料外面下雨。天氣陡寒。

臧君綬因想不要去看戲。便和包魚商量。各人去喊一個土花來。包魚道。我不

喊你喊罷。臧君綬察貌辯色。知道他恐怕會鈔。其實只猜得一半。笑了一笑。便喊茶房進

來。吩咐他去叫一個雌頭。杭人喚女曰雌頭。要頂好的牌子貨。次等的你不要叫了來。臧

三少的口氣。那茶房答應着去了。不多一會。引進了一個花枝招展的土娼來。茶房

將他朝臧君綬一指。那土娼便走到臧君綬的面前。向那床沿上坐下。臧君綬

問他的芳名。一面將他細看。色雖中姿。貌却可人。憑着身上的裝束。竟成了個

天人了。人是衣裝。佛是金裝。那粉頭答道。我叫王巧雲。臧君綬見他說話。嬌滴滴的聲音。

煞是可聽。可名謂柳道。聞鶯矣。心中已有幾分中意。便問他排行。王巧雲說老五。臧君綬

又問他年齡。王巧雲說是十九歲了。臧君綬和他一問一答。很是有趣。竟將方

纔的寂寞打破了。臧三少另是一種風流人。但得礙着包魚。另外開房間罷。又怕難爲情。不識

相哉。包魚也。

因此只得在身邊摸出皮夾。取出一張一元的鈔票。做了打樣費。交給

王巧雲老五帶去。老五還要客氣。

矯揉做作。

臧君綬笑道。這個沒甚客氣。你帶了

去的好。王巧雲收了鈔票。笑說一聲再會。逕自去了。臧君綬便和包魚閑談。說

方纔這個老五。到也很有趣。如是在上海長三裏。也可以算是頭一等的人物

了。臧君綬還未說完。包魚早就應聲道。杭州土花大總統包愛鳳。向在上海的。

你可認識麼。

答非所問。答反爲問。蓋包魚不知長三爲何物也。

臧君綬道。他麼。乃是上海新世界中常常

出沒得一個淪白。名叫小老八。我有幾個朋友和他相識。先住居仁里。後居牯

嶺路。我怎麼會不認識呢。

臧三少是精於折柳者。自然都認識了。

包魚道。昨日民報的小專電上登

載。說小老八已經回杭。身穿斗篷。

卽一口鐘。

風頭很健。臧君綬道。這個我就不知

道了。二人說說談談。已是十二句鐘。臧君綬便招呼包魚睡了。原本他住的是

大菜間。本另有空鋪。包魚也就睡了。臧君綬寫了兩封信。吩咐茶房。明日一早寄出去。自己方纔睡覺。次日一早。茶房進來。喊臧君綬去聽電話。臧君綬一骨落由被臥裏面起來。不及穿衣。趿着鞋子。便到外面去聽電話。乃是文育在西園打來。約自己在彼處吃茶。臧君綬說了個就來。搖斷了電話。回房忙穿衣洗臉。一看那面床上。包魚忽然不在。便問茶房。昨晚的那位客呢。茶房答道。這位方纔出去。臧君綬道。怎麼我並未看見呢。茶房笑道。方纔我喊你的。他也起來了。你去聽電話。他衣服已是穿好。你前脚走。他後脚走。我看着他出門上的黃包車。所以你就未曾見了。臧君綬聽了。很怪這姓包的毫無道理。還虧他掛名學籍。清早起身。連招呼也不打一個就走了。當時整了衣服。手夾大衣。戴上帽子。吩咐茶房鎖了門。便如飛也似的望西園而來。到了西園。文育已在那裏起

身招呼。二人坐下。品茗。這西園在西湖邊上。湖水烹茶。泡的本地上品龍井。二人品茗閑談。便在這裏用了早點。起身會鈔。臧君綬搶着作東。在身邊摸出皮夾時。那皮夾輕鬆了許多。已是吃驚。打開一看。不禁失色。寫得有層次。愣了半天。原來裏面的鈔票。只剩下一張五元的。其餘均已不翼而飛。與皮夾脫離了關係。可名與臧某脫離了關係。臧君綬道。咦。奇怪。是驚異語。文育忙問何事。臧君綬一面將五元的

鈔票遞給堂倌。吩咐他找來。一面對文育道。我皮夾子裏的錢。你也曾看見過。

共計不下三百元。昨夜還在身邊。今日怎麼會不見了呢。真是奇事。文育道。你可

曾放在別處。或是皮包裏。臧君綬道。我皮包裏只有衣服。化妝品。和一張二百

元的匯票。出門旅行。帶化妝品。其意將獵豔耶。我的鈔票向來只放在皮夾裏。爲的是便當。如何

會放在別處。況且我昨晚還拿錢給王巧雲老五。怎麼會忘記。要說是老五帶

了去罷。那真豈有此理。我亦云如說是茶房濱湖的名譽很好。絕不會用這樣

的劣品茶房。如說是你們令親罷。這個更不見得了。他是個學生。人品應該高

尚。我如要疑心到他。豈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嗎。善於詞令因此我可就

奇怪之極了。重一句。可知言者之心。文育沉吟道。看他沉你我且到房間裏找一找。於是

立起身來。那堂倌已將找頭找來。臧君綬給了他的酒錢。所謂賬外小賬也。同着文育。回

濱湖旅館。到了房間裏。文育喚了茶房來問。那位客人。是幾點鐘走的。妙在他並不問別的

也。那茶房又將方纔對臧君綬的話。照樣又回了文育一遍。文育聽了道。君綬

你不要急。等我去訪一訪就知道了。包魚昨日身邊分文無有。難怪他不曾打麻雀。今日

一早便走。既不洗面。又未通知。况又坐黃包車。其中情節可疑。他是我表弟。我

不能袒護他。你也不必着急。總怪我姓文的不好。這件事將來由我承認歸還

就是了。光棍得

名譽方面。尙望你代他保全。是表兄弟關顧語。

臧君綬道。只要大家明白。

錢鈔又有甚要緊。更漂

你放心。他的名譽。我絕不聲張。請你婉勸他。這種習慣。

改過爲是。他如將錢還我更好。否則我總算受一次教訓。結交了一個朋友。更

得好。比打還厲害。

比如我走路遺失。或是在火車上被弄手弄了去。也是一樣。不必提

了。算了罷。這幾句話說得文育面紅耳赤。

其實難堪。

連忙拱手道。旣承海涵。感恩

非淺。我當轉達盛意。使舍表弟有所警戒。

得風便轉。文育誠奸狡陰鷲之雄哉。

免得他將人當洋盤。

將來反吃大虧。如是未用。准定使其送回。珠還合浦最好。一句。如已用去。日後

着他絡續寄還。絕不誤事。

老世事。老奸滑。

臧君綬笑道。不必說了。今日天晴。

暗寫昨夜下雨。照應上

文。我和你遊湖去。文育道。此時在正月。除去開殘的梅花之外。別無什麼景緻。

臧君綬道。孤山尋梅。雖然要在雪天裏。然而今日我却要反個相了。當初范蠡

載西施遊湖。我今日却領王巧雲老五去逛。雖不敢學古人。

本來不類。

然而總算

我及時行樂了。文育道好。我去叫船。你着茶房去喊老五。臧君綬道自然。說着

話。文育已是出去。臧君綬忙命茶房去叫老五。不一會文育來了。說叫了一只

畫舫。乃係熟船。艙大價又廉。臧君綬道。那是好極了。便打開皮包。取出那張二

百元的匯票。幸虧有張匯票。不然幾乎使臧某像妓女般在杭州落賬房了。一笑。

命茶房到賬房內去取五十元鈔

票來。餘者存在賬房裏。等到走時再算。不一會那茶房取了五十元來。交與臧

君綬。收在皮夾內。當心再失去了。

停了一會。王巧雲老五已到。見了臧君綬。笑着問好。

又問文育的姓名。臧君綬將他的姓名及職業告訴了他。然後叫她同去遊湖。

原來杭妓遊湖。乃是最歡迎的。因為遊客往往給錢甚多。並不碰他的身體。乃

是不吃力的生意。

吃力二字。安插得煞是絕倒。

臧君綬乃是老於花事的。杭州情形熟悉。因

爲到拱宸橋去招妓遊湖。往返路遠。且除去花國總統花姍姍之外。別無他妓可召。因此反不如王巧雲老五之柔媚近便。所以他就招王巧雲老五一同乘畫舫遊湖。當時三人出了濱湖旅舍。走到湖邊。上了畫舫。舟子問先到何處。臧君綬道。先到三潭印月。那舟子駕起雙槳。划到三潭印月後面停下。三人上岸。吩咐舟子將船到前面來接。三人一路賞玩。臧君綬左手夾着大衣。右手携着老五。慢慢地向前進去。到了前面。畫舫已停泊守候。三人先後上船。舟子又問到何處。臧君綬道到花港。好去看五色魚。舟子依言。駕舟向花港駛去。剛纔靠岸。那後面來了兩只小舟。飛也似的趕來。臧君綬方同二人上岸。後面那船上却立起一個人來。大聲招呼道。岸上可是臧君綬麼。臧君綬回頭一望。便應了聲然也。他鄉遇故知。點題。三個人立住了脚。等候那二只船泊岸。未知所遇何人。且閱

下文。

第七回 擲纏頭科員怪現象 談家常學生訴淒涼

話說臧君綬等那兩只小舟上的人攏岸。認識那招呼自己的。乃是上海永記社的票友欒淑鳳。同着一個花枝招展的女子。另外一只船上。乃是上海天地小劇場女演員湖南雲的琴師王某。另外還有兩個。一個年長的。乃是上海評劇家兼頑票的吳紹卿。那個年青的。却不認識。正要上前請問姓名。文育早已看見。上前招呼道。密司特張。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你由那裏來。說着話兩船上四男一女。已是上岸。臧君綬便問文育。這姓張的是誰。文育道他是本地的有名人物。和上海的一班大亨。都曾換過帖。他在此地。頗有點小名譽。那兩個我却不能認識了。臧君綬將那幾個來由說了。又道。這女的我却不識。想來是欒淑鳳的內眷。

或是他的所歡。亦未可知。說着話衆人一齊招呼。互相問訊。同向花港觀魚。大家問起。纔知同住濱湖旅舍。永記社票友。來的很多。乃是姓張的請來幫忙的。臧君綬又問欒淑鳳。那女子是誰。欒淑鳳笑了一笑。方纔道是賤內。妙在笑了一笑。其情可疑。臧君綬聽他口氣。再觀那女子的神情。已瞧科了九分。已瞧科了九分。便不再問了。那欒淑鳳也問這是貴相知麼。臧君綬也將王巧雲老五的名字。告訴了他。王巧雲見有姓張的在內。平常聞名未見面。如今見了面。知道他不是好相與。便暗對臧君綬道。魚有何可看。不如到孤山去。本係觀魚却又不去。文法一變。臧君綬知他的意思。是怕人多嘈雜。老於花事者亦只知一半。可知度人之難矣。便對文育道。我們到岳墳去罷。妙文育便回轉身來。三人向欒淑鳳等人。說了聲停息旅舍再會。逕行到水邊下舫。文育吩咐舟子。搖向岳墳。臧君綬見已搖得遠了。便命舟子改向孤山搖去。妙有層次。

王巧雲道。方纔那個女人。又不像個人家人。又不像個生意上人。

寫出一個不尷不尬的人來。

姓變的說是他的內人。不知可是真的。臧君綬道。難說。看那情形。很像上海那家公館裏的姨太太。不一會已到孤山。此時開殘的梅花。仍舊馥郁襲人。三人

由梅林中。

梅林二字新。

直往後山。繞到亭子裏泡茶坐下。試了回空谷回聲。在亭子

裏吃了兩開茶。給了茶錢。臧君綬說我們既已到此。焉能不拍張照片。做個遊

湖的紀念呢。文育道。這個便當。遂即招呼了西湖照相館。拍了張小照。臧君綬

同王巧雲。立在梅樹的下面。作花前喁喁情話的樣子。文育坐在那傍石上。作

望着二人的姿勢。拍了照。臧君綬給了定洋。三人跨過山後。直達蘇堤。先到蘇

小墓。後到武松墳。秋瑾墓。此時三人腹中均已飢餓。便上了船。吩咐舟子划到

樓外樓去。三人上樓。點菜吃飯。

歷歷如畫。西湖如在目前。

別看文育雖然是紹興人。

補出文育的籍貫。

然而他並不善飲酒。臧君綬因他不飲。自己不便和王巧雲對酌。况兼餓了。所以就此吃飯。文育道。飯後我們到岳墳逛去。臧君綬道。樹樹向南枝。如今已是古蹟全燬了。你看這湖內名勝之處。現在被些財閥。二字罵得暢。造幾座洋房。弄成

俗氣冲天。概乎言之。

古詩說欲將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如今陡然變了

歐化。竟同上海的文明淪白一般。又像女學生。又像住家野鷄。文明淪白。住家野鷄。何上海奇女子

之多。成了個不中不西的一樣。嗚乎西湖名勝。我欲爲古跡一哭。文育笑道。看你雖然穿着一

身西裝。中英文都能來得。做的又是新事業。然而却脫不了酸腐氣。當而調笑。王

巧擲種言道。西湖裏造洋房。委實不好。本來幽勝的所在。如今因爲有了洋房。

游湖的便不能入內。妓女但就遊湖着想。已覺如此可惡。何文某之見。不及一土娼哉。臧君綬道。文育兄。你說我

有酸腐氣。其實人人如都像我。西湖的天然風景。便不致於受歐化的潮流了。

像我穿西裝說英語。那乃是爲職務關係。及其便利起見。這可不能併作一談的。文育笑道。誰和你講大道理。不過說說罷了。

做書的也無非是說說罷了。

三人流連湖景。

吃完了飯。另泡壺好茶。憑欄遠眺了一番。玩了一回。臧君綬給了錢。然後三人

下樓。復又上船。吩咐舟子到岳墳去。臧君綬道。不。文育兄。昨日你不是通知各

社員。今日在民報館會面麼。你我在此遊湖。却教他們在那裏等候。豈不對不

起人麼。文育道。你如不說。我幾乎忘了。你我改日再來逛。不如先回去罷。

本欲上岳

墳却又折回文情變幻。

於吩咐是舟子。將畫舫搖回濱湖旅舍。不一會已到岸邊。三人一

齊上岸。回到旅舍。臧君綬道。不如打電話到民報館。請他衆人到此。此地房間

裏。人多了。也不要緊。像在民報館樓上。未免稍嫌侷促。況且人家辦公之所。總

有些不便。文育道也好。我去打電話去。當時發了個電話。打給民報館的主筆

凌少翔叫他約了衆同志來。回說就到。文育報告給臧君綬。王巧雲見他們說有朋友來。恐怕自己在此不便。立起身來告辭。臧君綬道：「停會你再來。」王巧雲點了點頭。蓋已會意也。走出了門。復又回身道：「你停會仍舊着茶房來叫罷。」臧君綬

也點了點頭。望着他微微一笑。

笑得有意思。

王巧雲便回身去了。不一會。門外脚步

響。走進幾個人來。乃是王可大言文贊凌少翔等人。一齊來到茶房。趕着倒茶。大家商量社務。討論到晚飯時方完。臧君綬吩咐茶房在櫥房叫菜。預備酒飯。就請衆人在此聚餐。一路寫來。未見文等盡地主之誼。此係作者深筆。衆人也老實不客氣。吃過了飯。各

自散去。文育同着臧君綬到鳳舞台看戲。原來這日正是上海永記社票友在此幫忙客串。二人爲面情起見。少不得也捧場。喝了兩聲彩。劇場中彩聲。均作如是觀。正在

此時。只見對面花樓上。坐着一個女子。身穿的元青直貢呢皮襖。下身却看

不見。對面故看不出。生得也還說得過去。臧君綬便問文育道：這女子如何獨自一個。

在這裏聽戲。莫非路道不正麼。文育道：這是本地許紳士家的姨太。近因許紳士亡了。他纔重整舊業。做了私娼。看上去。他竟是在這裏挑攬生意呢。臧君綬道：如此說來。你何不將他叫到旅館裏去呢。文育道：別忙。我們看着他出去。便在他後面實行甲乙丙。臧君綬道：如此也好。他二人只管眼望着對過。交頭接耳。那女子早已瞧見。知道是說的自己。便將秋波頻頻的打無線電報過來。文育忙用雙目去做接電機。收容來電。果然眉語目笑。頃刻已是成功。只此幾句。已將吊蚌的醜態畫出。那雌頭趕着起身。下樓出外去了。文育忙拉着臧君綬。由樓上下去。緊緊的相隨。杭州地方。不比上海。男女吊蚌。隨意在路上可以開口。所以二人在後面跟着。並不說話。又妙那雌頭在前疾走。兩個灣子一繞。竟走到濱湖旅舍。

內去了。文育大喜道：「原來他也住在這裏。」知道虎穴。便可獵矣。那得不喜。二人走進房間。文育

便問茶房。茶房道：「這雌頭也是個土貨。」想必是道地貨物。本係人家的棄妾。人捨之而我取之。何樂不爲。

文先生如要時。我便去叫。就是。茶房是皮條撮客。文育道：「你去喊他來。但不知其價若干。」

茶房道：「別人須要十元。」文先生是老杭州。想來你是知道的。他現在住在棧房

裏。不比別人。零賣薑賣。四字好。他都可以價錢。也比別人廉些。可知是個普通貨。文育道：

「像臧先生喊的那個老五呢。」我亦欲問其價。茶房道：「他是牌子貨。雖沒有包愛鳳的

虛名。然而却不像他那般爛污。差不多的人。他還不肯接呢。」寫出一個王巧雲老五的架子來。然亦係茶

房之口氣耳。價目不定。只要他情願。十元八元也行。他如不情願。便花上三十五元

也不行的。文育道：「怪不得他的工架十足。很有些驕氣呢。」寫王巧雲之架子。所以形該棄妾之不過如此。

而表文之醜也。你也去喊了來。我二人今日唱齣對台戲罷。想必一邊唱鐵公雞。一邊搭演子溝了。那茶房

含笑去了。去不多時。那棄妾已到。臧君綬向文育一指。他便走將過去。二人交

談起來。寫怪現象
初步。

臧君綬看二人很是談得入港。

想必是桃源洞口
的迷津港了。

自己不便插言

打諢。

想是看得心
癢難搔。

正在此時。王巧雲老五也來了。臧君綬看時。見他又換了行頭。

穿身一件鎖金五閃的花緞駱駝絨襖褲。外罩一件雪紅素緞的斗篷。胸前秘

着根金鋼鑽石的秘針。

土娼具此行頭。
自然是牌十貨。

電燈下面。分外顯得嬌豔無匹。將那粉

頭一比。簡直相差遠甚。

所以行文
之醜也。

當時因恐對面看着不雅。便一手携了王巧雲

的手。一手取了大衣帽子。到隔壁空房間裏去了。那房間是個單房間。小而幽

靜。王巧雲看了看被臥。乃是湖縐的面子。已是舊了。便道這被褥惡濁得很。隨

喚茶房。到自己家中去取了兩床被來。一床是粉紅物華葛的鴨絨棉被。一床

是閃花湖色幕本的絲棉被。一式都是雪白法蘭絨的裏子。

寫出一個牌
子貨來。

茶房

忙着疊被鋪床。臧君綬又到那面房間去招呼文育二人吃點心。然後方回到

這邊房裏。和王巧雲老五二人。叫點心來吃。此軍事家之所謂飽餐戰飯也。一笑。吃完之後。又清談

問一會。方纔安寢。明明是不安。偏說安寢。讀者莫被他瞞過。一宵無話。那得無話。不過那話不是此話耳一笑。次日臧君

綬和王巧雲老五二人。午刻方纔起身。同到那面房中。文育同那個粉頭。已是

不在。便●茶房。他二人怎麼這般早便都去了。難道因違犯警章。到察局去了

麼。問得惶急。茶房笑道。不。我們既敢收保險費。聞杭土娼在旅舍陪客。例出保險費若干。與茶役。並將夜度資作幾拆爲回扣云。

這件事當然沒有的。不過文先生一早起來。便同那雌頭。同往經大綢緞局裏

去剪衣料去了。方纔文先生來過個電話。說約你到西園去談心呢。臧君綬聽

了。心中暗說這文育也太瘟了。怎麼一個土娼。也用得着給他剪衣料。其實又只知道一半。

便道你去請文先生到這兒來。我要洗臉穿衣。她又要梳頭。須有一會兒呢。

那茶房應了聲。即刻去了。這裏別個茶房先忙着送臉水。又喚了個梳頭娘。姨來佈置妥貼。又將昨晚在王巧雲家中取來的被送去。王巧雲方纔打扮完畢。文育已是由西園趕到。做書的乘着這個時候。先將文育的事。交代交代。原來文育喊那粉頭來陪宿。係因爲知道他是人家的棄妾。照茶房所說。不過是六元八元之間。因想自己在政界上吃飯。醜杭州誰不知我黃包車紹興師爺的厲害。出文育之綽號。補前文之所無。我只要吐出真姓名。用大帽子壓他一壓。這雌頭斷不敢再想要我的錢。我這一夜。豈不是白樂麼。寫怪現象的算計。因此他用很甜密的言語。欺騙那個雌頭。誰知那土娼也是個好手。見文育在政界混事。定然是休想要錢的了。因此改變方針。看土娼的手段。便也用更話密的言語應對。說自己是良家出身。做人家的小。本是無法的。如今情願出來受苦。意欲得一個可意郎君。我閱

人雖多。怎奈從未得到像你這般面龐兒俊俏。性情兒和平。能體貼人的。更說

聽。這幾句話不打緊。却將個文育的馬屁給拍住了。寫奸雄入美人局。文育本想不化錢

的。不料反被他籠絡住了。真妙。那雌頭在枕席之間。撒嬌撒癡。寫怪現象。說天氣

不久將煖。自己的衣服。尚且未有着落。我也不想你代我買什麼東西。做什麼

衣服。我只想你明日一早。同着我到隨便那一家。只要你認識的綢緞店裏。剪

一件華絲葛的短衫料。你可肯答應麼。問一句。文育在此歡暢之時。絕倒。聽他

說要件華絲葛衣料。計算起來。不過八九角錢一尺。一件衣料。所值有限。況且

自己早有了打算。看他的手段。便說這也容易。我明日一早便和你同去剪就是了。

所以次日清晨。他二人點心也未吃。頭也不曾梳。便向清和坊大街而去。在夜

間文育的意思。想源萬綢緞店。是和言文贊家內有來往的。平常由自己經手。

剪衣料也不是一次了。如今剪一件華絲葛衫料。這筆賬賒在言家頭上。仍舊別人出錢。自己得利。所以便一口應允了。及至二人走到路上。文育心中忽然一動。一想不妙。如被言家知道。說我在外宿土娼。行爲不檢。豈不於婚約上有礙。忽然於此處寫一筆。礙。真乃是匪夷所思。因已答應出口。自己不便反悔。入怪現象。正文。因此只得陪他到

經大綢緞局內。剪一件華絲葛衣料。無奈自己身上無錢。只有昨日在言宅詐說招待上海社長臧君綬的招待費十元。因爲言家平時。很知他次子在滬。受姓臧的接濟不少。文某既說此言。正是針鋒相對。因此交與他十元。此時到了經大。說不得拆拆朋友的爛污。將這十元結交了土娼罷。好計算。仍舊是用別人的錢。誰知那粉頭手段更辣。一進了經大綢緞局。便揀那價目大的。什麼摺錦緞金花閃色摹本。剪了幾件衣料。賬台上開了發票。共計六十餘元。貪便宜的折大本了。文育在傍邊

看得明白。知道這亂子大了。虧他心孔靈巧。手段高妙。贊一句絕倒。忙溜到前面櫃

台上。向那賬房先生點頭道。剪料的女子。乃是個土娼。他與我只有一夜的來

去。不知來去些什麼。噱哉。方纔約我陪他到此地買衣料。照規矩我只應該給他十元。六

不化化十元。豈不是怪事。我如今代他付十元。其餘的我不管。你們向他要。說着在身邊摸

出那一張十元的鈔票。交明櫃上。便回身急急的走了。賬台上的人。本來和文

育有些認識。不過只知道他的綽號黃包車。在政界上吃飯。却不知道他叫文

育。因此便不好十分和他爲難。收了他十元。由他自去。那雌頭在裏面等店夥

將貨包好。走出來時。一看文育已是不在。便問店堂裏。方纔那同來的姓文的

呢。櫃上的朋友便對他說道。他說只應代你付十元。餘者不管。如今十元收了

賬。還有五十餘元。應當向你取。那雌頭一聽此言。不由的心中一驚。暗說我辣。

他比我還要刁。寫得淋漓盡致。我今日到此地步。如何說法呢。便道你們給我先收十

元。我去找了他。一同來拿。那店夥道不行。這幾十元的貨。付了十元。如何可行

呢。那雌頭聽了這句話。不由的着了急。說不妨。你們預備和我怎麼樣呢。我同

了姓文的同來剪貨。你們却將姓文的放了去。如今你們不找我去找他。難道

說我身上有錢不成。老實說了罷。我們做生意的。問他做的什麼生意。可發一笑。穿的吃的用

的那一件不在客人身上打算盤。嫖客聽者。你不讓我去找他。這豈不是件笑話

麼。那店裏上上下下。聽他老着臉說出這番話來。一時之間。到也拿他無法想。

便道你既這般說。你去找了他來。如不然。我們也只好承認倒霉。將這剪下來

的料。當零頭料子。減價照本賣與別人罷了。然則寶號已白賺十元矣。三日爲限。過期不候

的。那雌頭笑道。這個自然。我如放過了他。我也不再在杭州做生意了。要我白

損失十塊錢。姓文的休想走出門。我是不怕他的。說着走出了門。回到濱湖旅舍。並不曾回來。他一連等了兩個鐘頭。又由自己房內走過來。恰巧此時臧君綬着茶房將文育由西園請到房間裏。問他怎麼一早就去剪衣料。文育將自己陪他去剪衣料。造了一大段假話。告訴臧君綬。還未說完。那雌頭已是回到旅舍。走將進來。冷笑道。文先生。你既肯同我去剪衣料。如何却溜之大吉。想必是你因身邊錢不足。特地到此取錢麼。妙。不先責他。我已等了 you 半天了。文育正色道。你說什麼溜不溜。我又不少欠你什麼。你向我說什麼東西。老實說。姓文的可不是洋盤。你夢還未做醒。看錯了人了。你如識相。就此算了完結。如不然。哼。我打個電話到警察廳。叫你立刻看我的顏色。什麼顏色。想必是怪現象的寫真圖。那雌頭冷笑道。文先生。你打官話給誰聽。冷笑得妙。我對你說了罷。我準備着不在杭州吃這

碗飯。你如不代我去付了賬。我和你到六街三市馬路當中去叫去。咄咄迫人。土娼可怕。

你如要面子。我們還可以放點交情。却不說是可意郎君。你如不要面子。走走走。如聞其聲。

我和你到警察廳去。哼哼。我如怕了你。我就算不得了。咄咄逼人。土娼可怕。文育聞言大

怒。但也無法。却不由的怔了。寫怪現象如畫。臧君綬聞言。知道內容複雜。這件事很難

辦。便喚茶房進來。將這雌頭趕了出去。又是打官話的。那雌頭立在房門口。說姓文的。

你在房裏。一輩子不出來。我就佩服了你。臧君綬見不是事。便問文育內容。文

育道。我方纔不是告訴你麼。他將我當洋盤。剪上那許多的貨。我可不是出這

種錢的瘟生。臧君綬笑道。你不同他同去。自然就無此事。陪着妓女去買東西的聽者。如今事

已至此。你說定要和他怎樣。你的名譽攸關。也太犯不着。不如我來做個和事

老罷。便對那雌頭道。這件事本來你的洋盤心也太大了。你不想想看。文先生

是什麼人。當答之曰窮鬼極惡的急嫖客也。也是化洋盤錢的麼。照你的價目。也不過如此。言十元也。

如今你十元未曾到手。自然怪不得你要着急。現在這樣罷。我做個調停人。我代他給你十元。當你昨晚的酬報。那十元只當無其事。你如說要衣料呢。你自

己想法取來也好。如不要衣料了。那十元總算是損失了我的。與你們兩下無

關。你看怎麼樣。要也好。不要也好的。此是軟如你不行。我便拿張片子送你到警

察廳。說你有傷風化。在旅館裏敲客人的竹槓。到那時少不得將你驅逐出境。

或是下濟良所。又用硬話。聽不聽都隨你的便。問一句。如聞其聲。那雌頭聞言。自思自己

理短情虛。見臧君綬說話的時候。聲色俱厲。也不由的稍微緩和了些。此時那

王巧雲老五也幫着臧君綬勸他。教他省些事罷。別因你的事。再牽累了別人。

是土娼的口氣。那茶房衆人。也在傍邊訴說。你如這樣的執拗。真要弄出事來。我們的

飯碗。旅館的名譽。都有關係。是茶房口氣。因此幾個人做好做歹。那雌頭拿了十元

去了事。暢寫怪現象。

只可惜臧君綬爲交朋友。多化了十塊冤錢。閑言少叙。却說雌

頭去後。臧君綬道。文君。到西園吃。不如叫了來吃罷。文育道。時候已經不早。我

要到衙門中辦公。不能奉陪了。本要去的。却偏不去。文情變幻。說着竟告別去了。想是有些難爲情。王巧

雲也告別要走。臧君綬道。且慢。你吃了飯再去。隨即命茶房到西園去叫飯菜。

一樣醋溜黃魚。一樣清燉鴨子。一樣葷十景。那茶房去不多時。已叫了來。臧君

綬二人吃完了飯。揩抹過嘴臉。王巧雲老五約臧君綬同到自己家中去坐一

會。臧君綬也就應了。遂陪着他一同到前往。看那房間內。鋪陳比上海的普通

長三。有過之無不及。寫出牌子貨。這日。臧君綬便住在王巧雲家內。到了次日。兩個

人仍舊同着到濱湖旅舍。同來同往。儼然夫婦。臧少三之艷福不淺哉。臧君綬命茶房到賬房內。取了

四張十元的鈔票。遞在王巧雲老五的手內。王巧雲堅不肯受。假做臧君綬道。

這是應該的。你何必客氣呢。王巧雲笑道。我和我的日脚長呢。豈在乎這一天。

這幾十塊錢。算是我請你的罷。將來我到上海。你請我吃兩次大菜。在旅舍裏

陪我幾天。彼時都使你的錢。也還不遲呢。我又何至和你客氣。說着兩眼向臧

君綬一瞟。寫得有神情。預臧君綬笑道。莫非你嫌少麼。我亦以為王巧雲發誓道。

我如是嫌你的少。便不是人了。委實將來到上海。你再在我身上用錢就是了。

臧君綬聽罷此言。知道他是長線放遠鳶。將來要在自己身上砍大斧頭的。不

書中人如此想。即我亦作如此想。誰知後文竟不然耶。便笑道。我這四拾元是送你買東西的。你既轉送我。要

我將來補你情。如此說來。我就依你的話了。得風便轉。是個滑頭嫖客。說着便將鈔票仍舊

收了回來。過了一會。王巧雲去了。臧君綬乘車到經大綢緞局。剪了幾身應時

的衣料。自己送到王巧雲家內。如此說來。竟是個老世事的多情嫖客了。然後回到湖濱旅舍。換了服

裝。再到各處接洽些事務。晚上王巧雲不過意。復又親自到旅舍來陪他。客一狎

妓女。寫來十分好看。次日臧君綬將各事接洽完畢。算清了旅舍各費。便告辭文育。約了

言文贊乘夜車動身。王巧雲復又送到車站。堅約後會。方纔告別。寫妓女籠絡客人。其手段如

此可愛。言文贊因為校中已經通知開學。所以就此動身。兩個人在路上也不致

寂寞。二人坐的是二等車。對面坐着閑談。侍者泡了茶。二人先談杭州的景緻。

後來方談到濱湖旅舍的事。說到文育的種種情形。言文贊嘆了一口氣。竟談

起家常來了。談姓文的偏牽涉到如言的家庭。奇。歷歷落落。訴來倍切淒涼。點題欲知所言何事。請

閱下文。

話說言文贊同臧君綬二人同乘滬杭火車。在路上閑談。言文贊問文育怎樣招待臧君綬。賊臧君綬不知就裏。使將連日文育招待自己的情形說了。言文贊道。如此說來。老文不過惠鈔過一回遊湖的船錢。西園的茶錢了。他借着政界的招牌。大世界鳳舞臺。是直進直出。不要他費一文半鈔的。臧君綬道。就是這般。我已覺得不過意了。言文贊嘆道。唉。我說姓文的不是個東西。然則是南我家中總不相信。如今又是一件事情。在我面前拆穿了。暗言上文十元也。臧君綬忙問何事。怎說姓文的不是個東西。言文贊道難說。妙在礙於出口。一則你和姓文的筆墨上很有些交情。二則關係我的家庭。家醜不可外揚。難保你不轉言於人。故作疑雲以迷讀者之目。臧君綬聽他口音。知道其中必有曲折。便道你說不妨。事不關我自己。你和姓文的一樣都是我的朋友。我絕無歧視。那有反將你的話。轉告訴姓文的。

道理。既關於你的家庭。我絕不會在別人面前吐露隻字的。然而偏生被著者聽了壁脚。筆之於書矣。

奈何

文言贊又嘆了口氣道。你不曉得。你不說自然不曉得。這姓文的是蘭惠中學斥退

的學生。他的家庭。內容很是腐敗。我也不欲詳為表述。總之是個不堪聞問的

家庭罷了。詩云。所可道者。言之醜也。其是之謂乎。

他生就的不肖。專門在外面撞騙。拜了當道姓

王的做乾爺。

大約是和白相人拜老頭子一樣。

因此在政界上掛名混飯吃。在外面專門的敲詐。

什麼地方都到。因此人家送他個綽號。叫做黃包車。好個名色。意思是說他勿論

什麼地方。總是去的。又給黃包車三字下個註脚。你在杭州這幾天。大約也好聽見人別喚過

他的了。不過這還是個表面。然則內容如何。其實他的混賬。還不止這一點。別的且不

談。只講他此番借你的名義。說思永在上海佔光你的地方不少。應該招待你。

先騙取了十元招待費。他又說代你付館旅費。代你餞行。共墊了二十幾元。我

走的時候。他正在我家中算賬呢。你想他這個人。還成句話麼。問一句。寫言文贊胸中氣憤之極。

臧君綬笑道。姓文的太不像人了。怎竟借我的名義。騙取銀錢呢。本來令弟和我認識。是他的介紹。借我的款子。他本是保人。他處於担保的地位。此番我到

杭州。他連一個屁都未曾放。並不是我小器。這是他的責任。我因為令弟在上

海曾關照我。否則我已經要問問他如何辦法了。照應前文。又預爲後文賴債張本。言文贊笑道。

不是我說。你這個地方。可是自誤。笑得妙。蓋已知乃弟之心思矣。親兄弟。明算賬。老文既有言

在先。你就該向他開口纔是。一則也使他知道債務者的責任。二則也可使我

家中明白姓文的不是個東西。連說幾個不是個東西。可見文育之奸惡。臧君綬道。我方由杭州動身。

此時即便向他要錢。未免難爲情。且過了幾時。再和他討論不遲。有此一層意思。所以脫卸下

。言文贊道。我方纔說的話。還未曾說完。讀者亦正愛看。你聽了此言。切勿向人前言

及鄭重一句所謂家醜不可外談也。臧君綬道：你放心吧。我絕不說的。言文贊紅了面道：我有個妹

子名喚婕妤。說此言。已是紅臉。內容可知。和文育很是親近。妹子和人親近。真你想想看。還有

什麼好事體。問得可發一笑。當答之曰。無啥。不過白相相。臧君綬道：老文和你家是通家呢。還是親戚。

此語蓋從妹子身上來也。言文贊道：沒相干。他和思永是同學。因此常到我家裏來。無端的

拜我母親做乾娘。拜乾娘則拜乾娘耳。而加以無端的三字何哉。作者下此冷筆。讀者當能明矣。因此他得以穿房入戶。

得以穿房入戶。妙。偏生思永和他莫逆。因此我妹子也和他逐漸的親近了。閱此二語。不禁失笑。

玩其語氣。殆思永為妹月老耶。我母親最歡喜我妹妹。女性然也。又歡喜我兄弟。婦人溺愛幼子。比皆然。固不僅言

母然也。因此對於老文也就特別的信任。信任而加以特別其特別可知。老文的意思。他知道我

家中小有資產。客氣因此他想娶我妹子為妻。既已暗度陳倉。何妨明修棧道。將來可以分一

份家產。說得醜極。寫文某之奸險如斯。我從中竭力反對。須知已先行交易。何妨再擇吉開張。阿兄反對。不近人情矣。還未成

功。劉備不知連合孫權。險些兒有了差池。老文爲何不聯絡大舅耶。一笑。因此老文恨我。連得我兄弟妹子。一齊都

說我不好。老文恨。婕妤恨。戀愛耳。思永恨。恨得無恥。你想文育固然是個賊。罵得妙。既然是梁上君子。怪不得說不是東西。

我兄弟也不是個人。西呢。做一個大茶壺耳。何怒爲。就是我母親也太糊塗。豈敢。不過急於要抱外孫耳。

臧君綬道。難道令尊就不知道麼。言文贊道。我父親在餘姚。在家的時候極少。

然則臧君之詩。可以詠矣。他老人家如是回來。文育便不常來了。就是我在家。他也來得好

些。仲可懷也。畏人之多言。我父親在家時少。况又聽我母親的話。深信姓文的是好人。他

自然就不曉得了。戴綠頭巾而不知。可名獸鳥龜。臧君綬聽了。不由大怒。說文贊兄。這老文太

不是人。你既知道。怎不伸罪致討。他如碰在我手裏。哼。你瞧。如聞其聲。言文贊道。

你不必說氣話。當局者不氣。豈非涼血動物。老文的事。我總要和他總算賬的。此時你如是

寫信教訓他。他定然恨我入骨。說不定要在背地裏暗算我。遲早一天。我總要

給點顏色他看看。哈顏色綠。顏色耳。你此刻如教訓了他。反而畫虎類犬。嗚呼。味此言。若有所畏。投鼠忌器。

其斯之謂乎。臧君綬知道他爲面子攸關。所以只得隱忍。也不禁慨嘆。知道再談下

去。也沒甚好聽的。恰巧此時車到嘉興。車進月台。臧君綬便用別的話來岔開道。這嘉興的煙雨樓。你可曾到過麼。言文贊道。不曾。臧君綬道。我去年同一班同事。到過此地。鴛湖裏景緻。也還不錯。不過可惜一件。那久已知名的尼妓。却未曾問津。長三么二十媚之外。又來尼妓。言文贊道。尼妓我也未曾訪過。據說文育的母親。就是尼妓的出身。不過不是嘉興的。一時頭上。他那雍度還俗的女禪林。我却想不

起來了。清淨佛地。偏來此惡濁消息。可爲一嘆。臧君綬見他仍說文育。也就唯唯否否。不再向下問

了。便道肚內餓了。你在車上叫點大菜吃吃罷。言文贊道好。於是二人寫了兩樣西菜。吩咐侍者去喊。不一會已是送來。二人吃罷。付了錢。車已到松江。一路

上因在夜間只覺得路上電線桿子向後倒退。電燈如火星一般向後飛馳而已。兩句寫夜車情形。那些乘客有的看書報談天。有的打瞌睡。搖幌着像播浪鼓兒一般。

二人看着好笑。走出月台。轉瞬間車過龍華。直達上海北站。乘客紛紛下車。二人別了臧君綬。到行李房去取行李。言文贊出站僱乘黃包車。逕自往德醫學校去了。臧君綬手携皮包走出車站。也乘了街車回寓。次日到國產交易所銷假。照舊辦事。下午先去訪了各友。晚飯後便到辰一銀行去訪言思永。並訪他行裏的諸同事。剛走上樓。言思永已是看見。笑說君綬來得正好。我正牽記着你呢。有什麼事可牽記。想必又有什麼事。言思永笑道。別說笑話。必是孔方問題了。臧君綬笑道。想必又有什麼事。言思永笑道。別說笑話。我現在正因兩件事爲難。要和你商量。怕你仍在杭州。未曾動身。昨日我已發快信到濱湖旅舍給你了。臧君綬道。爲什麼事。這麼要緊。言思永道。第一。你上

次介紹我的西醫。打了兩針六〇六之後。果然藥到病除。如今還想去打一針。

無如上次的錢還未付。要你去給我保一保。方纔好去。這是第一件。第二。我叫了清

和坊情鐘老五的幾個堂唱。去年未曾付。是個漂賬朋友。前日在檯面上碰見。他並不

提起。反而要我轉局。這件事很難爲情。因此急需你來。和你商量。先借幾塊錢。

付了他的舊欠。幾時有暇。再去做點花頭了事。這是第二件。臧君綬聽了便道。這兩

件事都不要緊。你要打針。我明日打個電話去關照。醫藥費共是多少。叫他向

我那裏支取就是了。這種朋友。真是難得的。情鍾那邊的局賬。你去年年下怎麼不和我

說。況且你叫局。我怎麼竟不知道。有此一句。正起後文。漂賬是不道德的事。嫖客聽者。但已

過了年。且到節下再還不遲。做花頭也要看事體。且等到他打合你的時候再

說罷。言思水道。好明日請你打個電話。我再去打一針。斬草除根。免得再生毛

病。你不去頑笑。那來毛病。

臧君綬笑道：「你要去根。只要你鴻興里新康里大慶里三處少。」

去去就好了。

言詞閃爍。可知言思永之狎邪舉動矣。

言思永道：「天曉得。」

生梅毒曰天曉得。吾恐天管不了這些事也。

我這一

向委實不會去過。

曰這一向。可知前幾時曾去過矣。

臧君綬笑道：「去不去是你的自由。我管不了。」

你的事。不過在我看。總以不去爲妙。說說笑笑。臧君綬作別回去。言思永次日

又去打了一針。那醫士並無話說。

此暗寫臧君綬已打電話。

言思永回行住了一夜。次日被

行裏的同事。一個姓武的。也是個練習生。拖到大世界去捧那羣芳會中的女

角。

書練習生正文。

二人同入大世界。姓武的同牛鳴一般的叫好。喝了個連珠不斷。那

女角唱了一句。好動一動。好瞟一瞟眼。好喝口茶好。直等他下了台。方纔住口。

寫捧角醜態如畫。

二人出了大世界。姓武的要求言思永領他去打茶圍。本來平日言思

永的牛皮太大。說自己叫什麼人的局。與什麼人有道理。自己開的戶頭。足有

十幾家。高起興來。叫叫堂唱。總是一打兩打。好大的牛皮。是個牛皮大小。因此姓武的硬要

拖他去打茶會。言思永本節的戶頭。並不會開情鐘那裏。又漂了賬。如何好去

打茶會。吹牛皮的如說不去。豈不當面戮穿西洋鏡。如說就去。可就爲難了。作法

應該因此說道武君。到長三裏打茶會。有何開心。不如到碰和檯子裏去。使你

見識見識。看他善於姓武的道也好。我便跟着你去。如是換了別人。定要當時言思

永領了姓武的。先到跑馬廳新康里。訪他的所歡杭州老五。又到牯嶺路去看

杭州小老八。又到北京路鴻興里去訪杭州老五。連寫幾個。都是杭州淘白。杭人

一連走了幾家。都是杭州的土娼。在上海遊戲場進出的淘白。美其名爲碰和

檯子的戶頭。好貨。怪不得要這些地方。是種半開門的頑意。對待客人。固然巴

結。而且言思永又帶着幾分瘟氣。常用冤錢。自然他們歡迎。因此姓武的和

走了幾家。都很親熱。並不坍台。

總算有面子。

末後方纔走到大慶里小脚老四那裏

去。又是一家。

老四要他碰和。說你難得幫回忙。今日隨便怎樣。燒香燒到破廟裏。

務要你碰兩場和。言思永被他軟語溫言迷住。竟答應下了。隨打電話到行裏。

邀了金箋章濟民元士慨等人。齊到大慶里來。不一會三人領了個齋生朋友

同來。言思永兩下一問。纔和他名章二明。金箋暗中告訴言思永。這姓章的。乃

是國產交易所的練習生。

又是一個練習生。何其多也。

他們交易所的練習生。不和我們銀

行同。他雖職分小。薪水却是三十元一月呢。

可知交易所薪水之大。

言思永聽了。暗說一

聲慚愧。我做銀行。名色好聽。不過賺了二元一月。忙上一年。還不及他一月呢。

怪不得臧君綬講五兩銀子一個鐘點的。要那樣闊了。當時章章金袁四人。打

了一場麻雀。言思永總算做了一個花頭。

六人做一個花頭。乃是括皮朋友。

偏生袁章金三個寧

波人都是紹興酒的吃客。小脚老四去叫了桌和菜。喊了六斤紹酒。還不敷吃。寫得衆人難堪。又忙着去添。方纔足數。吃完之後。章濟民又要抽鴉片。寫括皮客人。是這般寫法。小

脚老四計算這一場和。牌桌上香烟雪茄水菓。點心和菜。補筆又加上鴉片。計

算起來。並無好處。房間裏却被他們吆五喝六的。忙得不亦樂乎。因此很不快活。便將言思永摘到後面亭子裏說道。承你的情。總算幫我的忙。六個人碰一場和。我們一點好處都沒有。你替我們想想看。可不可以幫忙幫到底。再碰一場和。妙言妙文。真乃妙不可醬油。言思永沉吟了一會道。這個很難。他們都是我的同事。怎

好再要他們破費。這樣罷。我明日折一場和送來罷。寫大嫖客。是這般寫法。大字是春秋書法。小脚

老四見無法想。只得沒精打彩的應了。沒精打彩四字。寫出一副失望神情。二人從新出來。衆人齊

說到民和里。拉了言思永便走。老四也不相送。妓女可惡。但說了聲明朝來。走好。

怠慢之極。衆人到了門外。姓武的說要回去。我身邊並未帶錢。跟着你們軋鬧猛。

做什麼呢。明日行裏會罷。說着逕自去了。這裏五個人齊到民和里。原來却是

章二明的戶頭。五個人想去打茶會。章二明想順便碰場和還算是明白人。偏巧房間

不空。五個人買了張來回票。趣語倒退了出來。言思永道。如今却往何處去呢。

有此二問便生出以下許多文字。金箋道。到老地方去如何。老地方是何處。讀者試猜之。衆人都說好。章二明

道。什麼所在。金箋道。你不必問。到了那裏自然明白。偏又不說。不怕讀者氣悶。章二明跟着

四人直往前走。經過大世界。到了八仙橋。心中方纔明白。原來他們是去斬一

刀的。也不言語。仍舊跟着他們由前面轉灣。繞進一條街內。是何地名。老上海當能知之。金

箋在前引路。四人後隨。逕行上樓。到了房間裏。章二明笑道。原來是這裏。話猶

未完。那莊上的老板娘。已是走了進來。向着衆人一一招呼。又笑對金箋道。本

家。你長遠不來了。今日是甚風吹來的呢。言思永代答道。大概是好風。一句話未曾說完。引得衆人都笑了。老板娘道。我這裏這幾天生意清。你們都不來。今

日金先生可肯幫忙麼。金箋道。我不幫本家的忙。

本家二字。親熱得肉麻之至。

還邀他們來

麼。老板娘道。你們三位都是有熟人的。這位章先生却是無有。你們大家商量了看。還是叫那一個好。章二明道。我是來胡調的。不要去叫人。老板娘道。不要

緊。你叫個新鮮貨色來看看。如是好呢。你就做做。

做做什麼。思之可笑。

如不對。也不過破

費二角小洋。有甚麼要緊呢。我保險。保你中意就是了。言思永却含笑不語。老

板娘說罷。逕自去了。

寫老板娘是老板娘態度。

章二明道。這個爛污可拆大了。我從未上過

莊。今日到此。見識見識你們也。也就殼了。何苦又要拖人下水。

是假撇清的話。讀者真被他瞞過。

衆人都笑道。有什麼要緊。既來之。則安之。叫個人來。你如不高興。不妨做局的。

老軍事家。具此口吻。章二明道。怎叫做局。假作不知妙。金箋道。做局乃是坐房間。不用開鎗。名

爲乾泡。你如高興。便不必了。章二明道。定法不是法。等一會再說罷。不一會金

章元三人的相好。都已先到。原來金箋叫的名喚老三。章濟民叫的名喚老大。

元士慨叫的名喚老四。這三個都是坐莊貨。所以都冒了本家的姓。姓了金。

怪得呼本家了。此時都在樓下預備間裏。所以就來得快了。曰坐莊貨。曰預備間。作者何熟悉乃爾。看官們

老於上海的。大約這種地方。也曾到過。慚愧。在下却未去過。這莊中標識。做書的旨在醒

世。不欲明言。不過他那客堂間裏。總供着一座小財神龕。這預備間。大都在樓

下的居多。什麼叫做預備間。老實說一句。就是預備各件東西的所在。說句文

話。便是化裝室。莊中要這預備間。一則是坐莊貨憩息之所。一則因客人要的

人。形狀不一。什麼學生打扮的。人家人打扮的。種種不同。所以他們特備此間。

臨時改裝。大都坐莊貨先去應客。如不中意。然後纔出去叫人。作者何熟悉個中情形乃爾。此

時那本家給言思永叫的。喚做妹妹。本和他是舊交。給章二明叫的。也是本莊

的坐莊老六。羣雌粥粥。可不一會都絡繹齊到。章二明看那老六生得也還秀

媚。便和他到隔壁房間裏去做局。這裏四個人。被那本家再三的央求。竟在那

房間裏打起牌來。分別寫出。牛鬼蛇神都到。莊中碰和。也和堂子裏一般。十二元沒甚上下。

但遇老於此道的。找小麻雀。抽頭不拘多少的。也有做書的。乘着他衆人坐房

間的坐房間。碰和的碰和。是個空閑的時候。交代一番。讀者聽那金箋乃是辰

一銀行的庶務。章濟民是會計。元士慨是管庫。三個同事同鄉。都是一口的阿

拉腔。忽然表明。爲點題及醋字也。宜乎感情甚好。有此一句。疾轉下文。那知別的事情。都還很好。惟有這

女色上。却在三不肯讓的範圍之內。他三人雖是同鄉同事。然而這件事却融

洽不來。

寫醋字
絕倒。

須知這莊上的貨色。不比么二妓院板板六十四的。

妙語解
人頤。

不

做同幫客人。他們的品格。雖不及長三。然而長三的一個先生不做一個客人

的口頭禪。却也是實行家。

有此一證。
便不突兀。

不過無有轉局的例。

妙語絕
倒。

這話又說回

來了。雖然無轉局的例。然而朋友佔邊。

佔邊猶言規
人之愛。

却不像長三要使出真正本

領和顏色來的。

此言長三之難
為後文張本。

只要有七錢三。

滬諺洋
錢也。

下次來時便可佔邊。

他們這三個。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了。何以言之。

一冒以啓
下文。

原來金箋叫的老三。和

章濟民也有過花頭。和元士慨也有點道理。

曰花頭。曰道理。
思之可發一笑。

換句話說。那老大

老四兩個。和金箋也免不了有些沾染。不過在平時。他們三個人。不是你不在。

就是你不在。他三塊火腿。或是你出去給人家打樣。便是他到別家坐局。從未

像今日這般白板對煞的。

妙語妙文。
好看煞人。

所以就不免要露出痕跡。鬧起醋來了。

題點

。當時章二明坐房間完畢。老六下樓去了。

裝外面叫來的。真裝的像。

章二明走過來看他

四人打牌。見金章元三人。面色都不大好看。

在榜觀者眼中。先寫一筆。

心中莫明其妙。不一

會四圈已完。言思永知道三人的心病。便開言道。時候不早。此時大家無甚上

落。不要打罷。改日再碰如何。三人心中都不悅。見他說不打。也就說不打。登時

吩咐收牌。那本家忙着將預備的酒菜。擺將出人。衆人分別就座。衆女在後相

陪。酒過幾巡。元士慨向老大使了個眼色。假作解洩。向樓下去了。章濟民也乘

着酒興。朝老三一笑。推說大解。向後面亭子間裏就走。他兩人去後。老大老三

也絡續走了。金箋方纔還忍得住。此時酒入酸腸。

酸腸二字新。爲各書所無。

加上方纔在大

慶里吃的酒猶未散。這一股酸氣。由丹田直貫到腦門。不由的忍耐不住。罵聲

娘戲冬菜。霍地一聲。拾起那只錫酒壺。連酒帶壺。向那桌上一擲。嘩喇兵兵一

聲響。打得那桌上的碗盤盞碟。四分五落的飛將出去。濺得章二明言思永連

同妹妹三個人身上。一身的油湯。咚的一聲。那錫壺滾到樓板上去了。寫醋字有聲有色。

畫出小風這一響不打緊。早將樓上下的人驚了一跳。那樓板下的多年塵灰。落

在樓下客堂裏桌上碗內。立刻將許多碗菜加了無數特別胡椒末兒。引得樓

下的人也嘈雜起來。帶一句妙。那金箋罵不絕口。說王八羔子。好不要臉。妙言思

永一面揩身上的油漬。一面勸阻。說都是同事。自己人。何苦鬧氣。此時章元兩

個。也就上來了。未知後事。請看下文。

第九回 發標勁跳槽大請客 轉堂唱撚酸小嘔氣

話說金箋罵不絕口。那莊上的老闖娘娘也走了上來。此時除去老大老三兩個。及不在局中諸人之外。其餘的人都已到了。章元兩個。只當沒有這件事。並

不開口。幸虧如此。不然將鬧到如何地步耶。那老闆娘道金先生。却不說是本家。你爲何氣苦呢。在座的都

是你自己的朋友。一句就是有什麼事。妙。一若也要忍着些。何苦來。想是吃醉

了。又遞話給他。說。妙。金箋道我怎會吃醉。不認醉。真好看煞人。老闆娘道你既不醉。爲何要將酒

壺摔了呢。金箋將兩眼一瞪。說摔了又怎麼樣。言思永見他不轉機。連忙道老

九。原來本家名老九。却於此處補出。金先生此時吃醉了酒。你不要和他多話。有話隨後再說罷。

爲後文張本。那本家道。這話不可是這般說。打房間是要賠的。金箋立將起來。說賠

嗎。你有本事。向我要就是。說着便想脚下明白。怎奈房間小人多。如何能走得

了。那本家道。金先生。不是這般講。你不賠房間。我認晦氣就是了。不過今日的

和錢。以及各位叫的人。那些費用。却該如何着落。金箋道。總算你明白。今日這

筆賬。你向章袁二先生算罷。章濟民道。真正詫異。要想我會鈔。你看錯了人頭

咧。又是一個硬漢。

元士慨却不開口。不開口妙。

言永思見不是事，便說不要多說了。各人

自己惠鈔就事。我們大家是同事，等到酒醒時，什麼事不可說，何必在此時說

呢。說着便先在身上掏出幾只洋來，放在桌上。元士慨也如數照給。章濟民道：

「如此也還公平。我也照付。」

寫衆人付。獨金不付。爲後文地步。

章二明問自己該付多少。

半天不開口。

想是嚇住了。妙。言永思道：「碰和沒有你，你自己只要付你坐房間的一元，車錢兩角就

是了。章二明也就照付。金老九將桌上一看，只有十一元，便笑道：「金先生的得笑

有意。隨後再算罷。說着先收了十一元二角，吩咐樓下重整杯盤，送將上來。請

大家入座。衆人勉強終席，不歡而散。

都爲後文張本。

出了弄口，章二明乘車，逕自回去。

四人同行回行，路上言永思給三人叫開，說白相地方，認不得真，何苦着氣。既

然如此，大家以後不再到八仙橋就是了。

說得漂亮之極。

三人齊笑道：「好，以後大家不

去就是了。

反射下
文。

四個人說說笑笑。已是回到辰一銀行。各自安寢。當夜無話。

反射下
文。

次日照舊辦事。並無意見。光陰易過。不知不覺已是暮春時分。其時堂

子裏正是燒路頭待仙做壽的時期。一班嫖客。當然報効和酒。又忙碌起來。發生

出許多
文字。

此時四川交易所八十號經紀人室內的諸人。以及國產交易所內諸

人。少不得又要應運而興。代花國宣力。妙語

且說屈家禮自從央臧君綬幫忙

之後。預定在今年幫他的忙。就是對於溫騰等人。也準備絡續回敬。那日接着

一張請客條。乃是國產交易所盛洪蓀在老王記紅梅房中請客。屈家齊自然

要去應酬。問了問溫騰等人。原來各人都同時接着請客條。於是相約一同前

往。到了老王記。爲時尚早。大家都在那裏吃烟打牌。牌局將要終場。臧君綬方

纔趕到。衆人問他何以來得遲。臧君綬道。今日甚忙。我總共接着五張請客條。

這裏已是第四家。還有一家未曾去。衆人笑問是那五家。臧君綬道。說也好笑。今日這五家。可算色色俱全了。兩家是長三。一家是廣東堂子。一家是東洋堂子。一家是此地。衆人又問那家還未曾去。臧君綬道。御料理藝妓川子家尙未去。狎客之忙。有如是夫。衆人道。還去麼。臧君綬笑道。我身形矮小。人家已喚我做小東洋。幸虧我不會說日本話。不然竟要冒日本籍了。試想我日本話不懂。到東洋堂子裏去。豈不成了個外國人吃木冬麼。所以我不會去。況且日本堂子裏。進房門要脫鞋子。有須多的不便。我去尋開心。如此受罪。還去幹什麼。上次我被四井洋行的鈴木三郎拖了去。已做過一回阿木林。這次何苦再去呢。衆人道。不去最好。我們這裏有了你。也覺得熱鬧些。盛洪蓀道。你來遲了。如今牌已將散。你還是怎樣。臧君綬道。我來就是預備買票。本不要打麻雀。說着在西裝袋內。

摸出六元。遞在盛洪蓀手裏。盛洪蓀稱謝收了。只須如此寫。便已完事。不一會牌完。房間

裏將酒席預備。衆人入席。這日在座的。共有十幾位。盛洪蓀吩咐。另叫和菜。是個

括皮辦法。分兩桌坐。臧君綬溫騰屈家禮沈芝馨等人。都吃的和菜。盛洪蓀到和

菜桌上相陪。主人家應該如此。衆人寫局票。去叫堂差。不一會姪紫嫣紅。絡繹都到。就中

坐席面的。有位匡國賢的。乃是國產交易所七號代理人。叫的堂差。乃是新清

和小素。不料衆人的堂差到齊。獨獨小素還不曾來。奇匡國賢心中已不自在。

偏生么二妓院。又無電話。不然自己打電話去催。也還好看些。因此無奈。只得

又寫張局票去催。在那局票上連圈幾圈。寫個催字。看官們須知。局票上圈圈。

堂子裏喚做候天。意思是等候談天。叫那妓女快些來的意思。况又加上個催

字。堂子裏怎敢怠慢。果然不到一刻。小素已是來了。姓匡的問他何以來得這

般慢。你看。席面已差不多散了。如聞其懊惱聲。小素笑道。對不住。委實頭一張局票未

接着。如是接着。絕不敢遲到。況且你匡大少不比別人。怎敢少有怠慢。故意的

慢慢地來呢。匡國賢見他打招呼。也就沒甚說了。嫖客火氣山高。只消妓女一笑。便可完事。小素坐

了一會。便說匡大少。今日對不住。先生不曾帶。下次多唱一只罷。匡國賢笑道。

不帶也不要緊。此笑不是好笑。小素見他面帶不悅。也不開口。卽說了聲。晏歇請過來。

對不住匡大少。我要轉堂唱去。說罷逕自去了。慢客可惡。原來這小素。和匡國賢

本小有芥蒂。因爲在調頭汎內。匡國賢打樣。便一直叫到現在。開賬路頭。小素

打合他請客。永國賢謹如尊命。給他做了半打花頭。從此以後。匡國賢便想轉

他的念頭。小素見他想入非非。暗罵一聲。曲死。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呢。因此便

和他陰陽怪氣的。不十分巴結他。所以這日堂唱。他不情願來。就是這個毛病。

小素去後。衆人都說小素不好。太看不起人。戴先生像這樣的堂差。下次不要叫他。免得嘔氣。匡國賢本來心中不快活。此時被衆人一說。好像火上澆油。登時動起怒來。主人家盛洪蓀最是險惡陰刁。他平時對於匡國賢。本小有難過。

此時心中一動。便生一計。

嗚呼淫朋賭友。交之其害如此。

上前挑眼道。密司忒筆。像小素這樣。

的堂差。叫他做什麼。依我之見。不如在堂子裏出回風頭。跳回槽。給他房間裏看看。老實說一句。堂子裏的人。總是賤的。到那時見你花頭做到人家去。他房間裏到也。不到見你不去燒冷灶。房間裏調過頭來巴結你。送上門來給你派用場的。嗚乎。如此言也。堂下乃半文不值者矣。我眼睛裏也不知瞧見過多少了。派什麼用場。思之絕倒。匡國

賢被他一激。便說跳槽是鬪氣的事。跑堂子是尋開心。鬧起氣來豈不是求樂

反苦麼。

此之謂苦趣。看他說得很透切。然而上當何也。

其時房間裏人也說匡大少好原諒的原諒些。

何苦和堂子裏的人鬪氣呢。盛洪蓀笑道：不是我挑撥。明明挑撥。偏說是不挑撥。妙。跑堂子

雖是尋開心。然而也要圖些實際。一語刺中匡君之心。妙哉詞也。實際二字。思之失笑。戶頭既不好。當然

要另換新戶頭。不說跳槽。蓋恐房間中人囉唆也。這也不是嘔氣。不過給點顏色給堂子裏看。

看。有人問什麼顏色。我笑道：瘋曲色。免得他們的眼睛生在額頭上。看不見人。純用激將法。此時在

座諸人。都是些少年。一齊乘着酒興。都說匡君你跳槽。花頭我們幫忙。匡國賢

被衆人一揷。不由的標勁大發。說好。我試一回看。但是叫誰的堂唱好呢。盛洪

蓀道：小素家樓底下。乃是金紅玉樓。上對面房間是春宵樓。這兩家我都認識。

隨你叫就是了。衆人齊道：做花頭要做在他門裏。那是再好也沒有。跳槽非這

樣不能出氣。匡國賢道：我就叫春宵樓。盛洪蓀忙伸手取局票。給他寫了。吩咐

房間裏去叫。不一會姍姍而來。乃是一大一小的。生得秀媚無匹。小的生得

嬌小絕倫。在衆人眼中。寫出兩個春宵樓來。

衆人都胡調齊喝一聲彩。

傍寫衆人。是胡調。

都向匡國賢一指。

兩個春宵樓知道這位姓匡。隨向他身邊坐下了。便問匡大少。你怎麼認識我

們房間裏。是打樑局的開口調。

盛洪蓀忙代答道。他本來叫的小素。因爲小素怠慢客人。

所以我勸他叫的你們。你看阿好。春宵樓聽了這句話。知道是跳槽的了。常言

道得好。爭氣不爭財。他既跳槽。雖非好戶頭。

可知跳槽客人。妓女並不歡迎。

乃是於己有利的

事。不禁大喜謝道。謝謝你。

喜而至於謝。非愛匡大少。愛其將做花頭耳。

匡國賢問他叫老幾。春宵樓道。

我叫老二。他叫小阿因。匡國賢道。這一向你們房間裏花頭多不多。

瘟生口吻。如見。春

宵樓道。本節我們的生意清。直到現在。一百個花頭還不會滿。

隨口應答。春宵樓亦是解人。

盛洪蓀接口道。你只要請匡大少幫幫忙。保你花頭就多了。春宵樓笑道。匡大

少就是肯幫忙。也要你們衆位幫忙的。衆人道。那是自然。

寫衆人在傍邊胡調。

說着話春

宵樓的先生來了。兩個人合唱了一段武家坡。大小喉嚨。非常的動聽。衆人喝好。齊聲胡調說再來一個。春宵樓姊妹。此時也特別巴結。老三又獨唱了一段無錫景小曲。小阿囡吩咐先生吹笛子。唱了一段遊園驚夢。衆人拍掌贊成。說匡家裏。你這個堂唱叫着了。真是頂刮刮的。

夾寫衆人。格外熱鬧。

春宵樓問可要再唱。

匡國賢忙說。辛苦。不要唱了。臧君綬在傍看見國匡賢不給那烏師的賞錢。暗說這樣刮皮。也要想跳槽。

有此一筆。便形容出匡某的難堪。

但也不便開口。那烏師已是去了。春

宵樓又坐了一會。方纔打招呼。同着小阿囡走了。衆人齊說真好。不知他房間裏如何。盛洪蓀道。我們就去打茶圍。衆人都說好。不一會大家穿衣戴帽。一同前往。屈家禮邀衆人到晴雯房內碰和。

幫場面。餘波。

因此臧君綬溫騰沈芝馨三個。

便同屈家禮到晴雯房中去了。盛洪蓀是主人家。不能不來敷衍。只得送了三

元來買票自己陪着匡國賢等人到新清和去。寫嫖客之忙。汲汲如斯。到了那裏上得樓

去。相幫一扯鈴。兩邊房間裏都出來望。小素房間裏認得忙呼匡大少請裏邊

坐。誰知衆人並不理會。却逕向對面春宵樓房間裏去了。寫得情形逼真。真好小素

房間裏忙着解茶杯過來。寫小素房間裏不錯。匡國賢心中有氣。也不充分的理會。寫匡

無禮。春宵樓房間裏此時還不知主人家是誰。先請教各人的姓。又問那一位

是叫此地堂差的。寫得五花八門。真好盛洪蓀將匡國賢一指。說是這位匡大少。房

間裏見來了七八位。又是初叫堂唱。只道是翻過來碰和的。寫妓家心理如斯。因此便特

別巴結。香烟、水菓、西瓜子、陳皮梅、茶水、手巾。忙得好不熱鬧。寫得出。真好衆人被

他們招待得不過意。要你們不恰巧春宵樓姊妹堂唱已是回來。房間裏正商量

明日待仙頭一日就沒有人。這個台可坍得不小。妙哉妓院。之言也。春宵樓乘勢過來。和

匡國賢商量。盛洪蓀在傍竭力的慫恿。寫鬼魅心思。匡國賢本要發勁標。自然乘此

機會。便問待仙共是幾日。房間裏說七天。如今第二三六七日已有了人。第一

四五天却無人肯答應。匡大少。你可肯幫忙。是因初次打樣。客氣不好十分打合語。匡國賢道。

不妨。這三天都是我一人包辦罷。寫發標勁。標勁十足。房間裏一齊稱謝。春宵樓姊妹。格

外的恭維。左一句匡大少。右一句匡大少。叫得匡國賢好不愜意窩心。寫妓女媚客手段。

當時便先寫明天請客票。在坐的先發了。另帶幾張。明日在市場裏發。當晚坐

了一會去了。次日先請了個雙台。盛洪蓀一文不帶。坐在牌桌上向主人家借

錢。其鑲邊標客之尤者乎。匡國賢伸手便借了二十元給他。借得沒法想。當日是雙台。共計做了

九個花頭。第一日發標勁。當日主客盡歡而散。第四日的那一天。也是雙台。乃是國產

交易所的一班代理人。和幾個所員。盛洪蓀不請自來。寫得醜極。匡國賢萬不料

他又是如前一般的借錢。寫主家的心理。但也不敢招呼他打牌。誰知他竟老實不客

氣。仍如前例。寫嫖客醜態如繪。匡國賢無奈只得又敷衍了他。寫盛洪蓀比花荷生尤加利害。妙。這天共做

了十三個花頭。第五日匡國賢又請了兩台。乃是國產交易所的同事及四川

交易所八十號的同人。臧君綬溫騰等人都在被邀之列。盛洪蓀却又不請自

到。寫得惡極。妙不可言。匡國賢深恐他又賭贏着帶了走。輸了孫子晦氣。妙哉言乎。忙向他

打招呼道。今日人多。請你請坐一會罷。驚弓之鳥。我陪你抽烟。你連應酬我兩天。

今日再破費你。太不過意了。妙妙妙。勝似打多矣。盛洪蓀並不紅臉笑道。厚哉顏乎。這不要

緊。白擾你也難爲情。得風就轉。妙哉白擾二字。竟不費半文矣。匡國賢也笑道。笑得勉強。我自己人

談不到此。又妙。不一會麻雀撲克都已入局。文法變換。急轉直下。溫騰同臧君綬等人同

打撲克。忽然想起匡國賢跳槽。乃是硬被盛洪蓀慫恿而成。主人家雖不怎樣

破費。這六台酒便要一百二十塊。將來還這許多人的票錢。至少也得三百元。寫標勁代價。如要上桌。一輸若干。恐怕還不止此數。如在這三天內。要給朋友墊墊

腰。這數目可更大了。

即此數語。可知妓院請客之難。

在地諸人。一轉疾入。

臧君綬等輩。都是斲輪

老手。我前次叫情鏡的局。想拿沈芝馨出圈。誰知臧君綬當着沈芝馨的面。總未曾叫情鏡的局。屈家禮的洪弟。我那日雖叫沈芝馨轉過。怎奈屈家禮也學臧君綬的樣。這件事却怎麼辦呢。他一面打撲克。一面腹中思忖。說有了。停會兒我給沈芝馨寫局票。代他將洪弟情鏡都寫了。他兩個一定要屈臧轉局。沈芝馨的醋興大。停會兒定然要鬧齣把戲給我瞧。寫溫騰心中思忖。想定主意。也不多言。不一會撲克已完。房間裏收拾桌子。預備酒席。匡國賢招呼衆人入席。溫騰忙搶着給衆人寫局票。先代沈芝馨將本弄洪弟。清和沿情鏡都寫上了。然後再

寫別人。當時交給房間裏去叫。溫騰忽想又起。華文如的性情。可不比屈家禮。臧君綬兩個好說話。我何不再給他寫上一個花天紅呢。橫豎他現在在黃浦取引所。做二十五號仲買人。和我們四川八十號。是沒有相干的。姓沈的和他們傷感情。與我毫無出入。如是臧屈華三個。有一個像盛洪蓀的一慊慊。姓沈的不傷氣也。得傷財。真好算計。左右我這口氣出了。其酸也難嗅。管他娘。三字妙絕。想罷之後。趕着又立起身來。取張局票。上寫沈華兩姓。下寫樂餘一花天紅。吩咐房間裏就去叫。衆人只道他自己叫局。却不知他是給人家寫的。溫騰坐將下來。若無其事。妙在不露聲色。此時春宵樓姊妹。一齊過來座了本堂。大家都要聽他們二人。的大小喉嚨。於是二人唱了段寶蓮燈的對唱。寫得熱鬧。二人唱罷。又唱了一段投軍別窰。這投軍別窰。堂子裏會唱的很少。所以滿座齊聲唱彩。前兩日寫得略。此却詳。

寫。二人唱罷。又篩了一巡酒。打了個招呼。出局去了。此時小素房間裏。看在眼內。氣在心頭。暗說姓匡的。你這瘟勁。發給誰看。傍寫一句。必不可少。你想我們來巴結你。哼。這幾個花頭。還不在我們眼內呢。是無奈之大話。要我們拍你的馬。除非你頭削尖了戴箬籠。趣語。寫妓院之恨跳槽。實具如斯心理。妙。不說小素家皇帝背後罵昏君。且說春宵樓房間裏一場趣劇。妙文原來洪弟情鏡花天紅三個。此時絡繹都到。一齊向沈芝馨背後坐下。却分向屈臧溫華四人招呼。要他們轉局。夾寫一句。花天紅却對華文如說先坐在這裏。分寫一句。沈芝馨此時莫明其妙。怎麼他三人會不招自來呢。一想不錯。這定是他們知道我叫他們的堂差。所以一齊寫了。這也是檯面上常有的事。不足爲怪。有此一想。便爲溫騰開脫了。當時也不便問。只得含糊過去。看官們須知。妓女雖然無情。然而眼見自己的客人。戶頭一多。要做起花頭來。須得分

開做。生意不能獨照應一家。向來對於這種不專一的垃圾馬車式客人。好個稱呼。

是不大歡迎。再有一說。吃醋的性格。是男女所同有的。一見自己的客人。有了

別的戶頭。自然心中不大樂意。寫妓女心理。有這兩重原因。所以洪弟情鏡花天紅

三個。雖然像肉屏風一般的在沈芝馨背後坐着。老實說一句。不過因為吃着

這碗飯。客人叫局沒法想罷了。寫得曲曲折折。真乃妙文。所以三個人對於沈芝馨却不外

貌合神離的四字訣。寫妓女對待客人如此。狎客盡其反諸。等到各人的先生來了。各唱了一段京

曲。便絡繹着轉到別人背後去了。沈芝馨方纔太忙。如今太閑。情何以堪。不由

的眼瞧着屈華臧三人出火。寫撚酸聲勢。那情鏡本先轉到溫騰身邊。唱過一段賣

馬。就轉到臧君綬背後。所以沈芝馨望着他三人眼紅。又寫一遍。說明其故。同時華文如

背轉身和花天紅有說有笑。那花天紅本是杭州十三間裏的。出華文如雖非

小白。然而幾句吳語。一曲京腔。已足惹婦女們歡喜。加上他對婦女的手段。

高人一等。身性愛胡謔。所以他二人一拍即合。比別的堂差似乎又觀熱些。沈

芝馨看在眼內。氣在心頭。要待發作。又礙於面子。要不發作。又按捺不下。寫小
嘔氣

。真幾乎氣破肚皮。
。溫騰惡作劇哉。

恰巧其時華文如自己叫的汕頭路林雲來了。沈芝馨一想。他

們能轉我的堂唱。難道我就不好轉他們的局麼。因說華文如兄。你的貴相知

來了。我轉個局。你可肯答應麼。華文如笑道。這有何不可的。一笑已含
酸意。沈芝馨便

寫了張局票。遞過去轉林雲的局。林雲見花天紅正與華文如談得起勁。自己

便說了聲。先坐到對過去。即轉到沈芝馨背後來。客人與客人燃酸。妓女與妓女
潑醋。五花八門。好看煞人。沈

芝馨正和林雲搭訕頭。滬語。談
心也。林雲抬頭見那面桌上坐着盛洪蓀。乃是叫過

自己的客人。便招呼盛大少。你可要轉。該書至此。不
禁拍案叫絕。盛洪蓀本是個爛污朋友。

便點了點頭。一會兒林雲的先生來了。林雲唱了段定軍山。打個招呼。坐到華文如背後。唱了段罵楊廣。稍停一停。便轉到那面桌上。盛洪蓀那裏去了。沈芝馨方纔本想出一口酸氣的。如今不料又出不成。妙文這一氣比方纔更加一倍。坐不終席。推說有事。便起身走了。未知後事。請閱下文。

第十回 受暗算歷險賠冤錢 鬧飢荒借薪付局賬

話說溫騰見沈芝馨面上氣色。知道他含着一肚皮氣。不能終席走了。不由的

暗暗好笑。寫溫騰得意。爲上文餘波。

心想姓沈的量窄。少不得將來要出把戲的。我這裏拭

目以觀其後罷了。

爲後文華振旅館伏線。

當下各人的堂唱去後。台面也絡續散了。衆人去

後。匡國賢心想我連請三天客。共做了三十二個花頭。

暗寫第三日做十個花頭。是補筆省筆。

總算

有面子。嫖客只知有面子。却不知已做冤桶。

我今日何不假作醉了。在此借乾舖。看老三如何對待

我醜極。阿曲乃想入非非耶。於是假作酒醉。便睡在那亭子間裏的銅床上。寫嫖客無賴心思想醜極。房

間裏人。只道他是真醉。忙着他絞熱手巾。開鹹汽水。預備水菓。給他醒酒。笑好

煞人。匡國賢只管裝醉睡着了。妙者哉此醜。惜無畫家。爲之寫生也。一會兒春宵樓姊妹回來。見

他睡着也不好去驚動。後來見他的形容。知道他懷有野心。寫妓女眼光之毒。不禁暗笑。

暗說。姓匡的。你不去撒場尿。照照你的面孔。趣語你也配轉我的念頭麼。姐兒愛俏。

於此益信。原來匡國賢面皮黝黑。又兼是個麻皮。那副尊容。本來不堪請教。怪不得小素怠慢他。

更兼他門檻不精。然則門檻精者。却又何如。還以質之作者及讀者。舉動含着些曲辯子色彩。是匡國賢定評。

如何能得勾欄中人的歡心。不知作者自己能得個中人歡心否。一笑。春宵樓老二乃是自由身體。在

生意上是拆賬。自己另外租着小房子。不知是和誰租的。生意上難得住一夜的。然則非絕對的不留

鬚也可知。殆必須小白臉耳。像匡國賢這樣的客人。那裏放在眼內。不過看在花頭分上。敷

衍敷衍他。此時即推說不適意。逕自回小房子裏去了。那小阿因是個小先生。

揚妓所謂清信人。當然說不到陪客的話。一點鐘一到，也就回去了。不怕匡君冷淡麼。匡國賢睡到

半夜。見並無人來陪。好不失望。只得假作酒醒。掃興回去了。事後被對過房間

裏知道。不由的笑罵了一聲阿曲死。嗚乎嫖客之徽號。閉言少叙。明明正傳。却道閑言。蓋自明其非真也。却說

駒光易駛。早又到四月清和。那日正是下弦。臧君綬由國產交易所出來。先到

兩處辦了些事。九點後。便到辰一銀行去訪言永思等人。剛到了辰一銀行。只

見言永思滿面愁容。似乎想什麼心思似的。一見了臧君綬。便說你來得好。我

正要找你去呢。可知其心中有事。臧君綬道。什麼事。句。蓋知其想心事也。你要來找我呢。問得驚異之極。言

永思道。你可知道。金家裏今日闖了窮禍麼。奇事臧君綬道。金箋門檻精得很。

我早知他是個角色。怎會闖窮禍。言永思道。他上次和我們幾個人。在八仙橋

一家鹹肉莊內白相。結下冤家。於是將前次鬧醋勁的事情約略說了一遍。然後道。今日金箋和元士慨同到大世界去逛。剛纔到得新廳羣芳台下。忽然遇見那個老三。老三上前和二人招呼。金箋因爲上次鬧過事。此時爲避嫌起見。所以就走開了。那老三向金箋打招呼。勸他不要動氣。末後又說自從因爲他得罪了客人之後。莊上的本家。天天的詈罵。如今無論如何。請你到我們家中去一次。總算給我做個調停人。我也在你面前賠不是。以後你我和好如初。你肯照應。下次就請光顧。如不照應。只去這一次。以後不去就是了。不爲別的。只要你去這一次。總算你可憐我。免得我再受本家的氣。俎肉生涯。言之可痛。金箋被他再三央求。苦苦的說項。老三也會做作。竟淌下眼淚。金箋見他如此哀懇。未免有情。早將那前次的怒氣。拋向爪哇國去了。英雄難逃美人關。何況一個庶務員。因此便跟着他去了。

也未會招呼元士慨。老元一人乏味。便由大世界回來了。方纔金箋寫了張請客條。來請老元到八仙橋。元士慨不知就裏。馬上去了。誰知方纔老元由八仙橋回來。面色大變。氣急敗壞的。告訴我說。不好了。金家裏今日上了人家的暗算了。我問他怎麼回事。他說不但他上了算計。就連我也上了人的算計。一路寫來。

如狂風驟雨。

臧君綬道。上了什麼當。言永思道。元士慨急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話

也不曾說清爽。他便拉着章濟民出去了。弄到這般時候。連我還不曾明白呢。

臧君綬笑道。好沒來由。你事體尙未明白。也安得上替人擔憂。還要來找我。噯

了我一大跳。

不但嚇你一跳。即連讀者也要驚。

我看金家裏的路道很粗。絕不會十分吃虧。白相

人打話。所謂脚碰脚的朋友。要你耽心思做甚麼呢。言永思被他這一說。方纔好了些。說君綬兄。不是這般講。這件事如是鬧穿了。銀行的行員。去上鹹肉莊。

出了笑話。豈不被人家恥笑。既知之又犯之何耶。我們的前途。必受打擊。行裏的名譽也

未嘗不受損失。怪不得小言着急。臧君綬道不要緊。這亂子絕鬧不大。現在不比從前。有

什麼仙人跳。敲人家竹槓。鹹肉莊絕不敢創人家黃瓜兒的。杭諺敲竹槓也。反映下文。至於

你們的名譽。更是風馬牛了。是局外人口吻。言永思見臧君綬說得如此不要緊。心中

方纔稍定。臧君綬坐了一會。方纔回去看官。你道金箋是怎麼回事。原來金箋

小名阿大。甯波的麻是王。上海的有名翻戲。臧君綬和他常碰頭。又會同賭過

錢。深知他的底細。所以深信這位阿拉地方的阿大哥。是脚碰脚朋友。絕不會

吃人家虧的。補前文之所無。誰知大謬不然。所謂智者必有一失。原來自從他在八仙

橋打了房間之後。那莊上的本家。如何肯善罷干休。因此處心積慮。便想算計

他。誰知金箋自從那日起。足跡兒竟不會到過他那火腿店。因此他無從下手。

那日事有湊巧。真所謂冤家路窄。老大同老三都因生意清。想在大世界去招

徠兩個主顧。

吊蚌吾聞之矣。未聞以蚌而吊鵲者。今乃知其然。

本家也遠遠跟着。好拉攏熟客。

怪不得有女如雲。原來

却有這個作用。

遠遠地看見金元兩個。便吩咐老三。照預定計劃施行。自己却同着老

大。急急回身出大世界去了。那金箋被老三撈着出了大世界。剛走到大世界

背後。還未到八仙橋。迎面突然來了兩個彪形大漢。一聲大喝。上前將金箋同

老三捉住。口中說好。什麼地方不找到。原來却在這裏。走走走。先到他們家裏

去對一對。然後再同着原告到行裏去。金箋莫明其妙。忙問怎麼回事。我犯什

麼罪。你們抓我。那二人道。你自己做的事。還要問人麼。

妙妙妙。真是妙極。

那老三却哭

道。金家裏都是你害我的。如今怎麼好。

吁。可畏哉。此圖圖吞棗之言也。

金箋道。我害你什麼。真

是奇怪。那二人大聲道。你不要裝佯。快些走。不走吃生活。說着拉了就走。金箋

到此地步。無奈只得跟着走。不一會已到了那弄內莊上。逕行上樓。到那上次

打牌的房間內坐下。

舊地重遊不知亦有今昔之感否。

那二人道。姓金的。你人很漂亮。又在商界

上做事。怎麼做這般糊塗的事。拐逃女子。你曉得該當何罪。

咄咄怪事。句句逼人。

金箋道

笑話。拐逃女子。不知我所拐何人。有何證據。那兩人道。你還嘴硬。現放着被拐逃的人也在這裏。原告也在這裏。你還想抵賴麼。那本家走來道。金先生。你好呀。你將我女兒拐了去。是何用意。如今放着兩位包探在這裏。你還賴到那裏去。金箋急道。這是那裏來的話。老三在面前。他將我由大世界再三的央求出來。到你們家裏。怎說我拐逃。老三哭道。金家裏。你不要賴了。到此時候。你還要洗乾淨身子。前日你約我逃走。承你的情。總算待我不錯。如何今日却一齊推在我身上。一句都不承認了。我和你生在一處。死在一齊。橫豎這筆賬。你認了。

也不過如此。

妙哉言乎。

說着又放聲大哭。

妙妙妙。情景逼真。金將何詞。

那兩大漢道。姓金的。你

還不招麼。在我看。漂亮些兒罷。金箋到此地步。心中一急。不由沒了主意。驚得

木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越發像了。

此時樓下又走了幾個大漢上來。齊說做

賊的心虛。他不吃生活。如何肯招。

威嚇一句。

說着便要動手。傍邊那原先的兩個

道。諸位別忙。且先好好的問他。便說姓金的。你怎麼說。我勸你從直說了罷。

又誘

一句

。金箋一看。人衆手多。其勢汹汹。自知落了人家的圈套。看上去不好。自思

光棍不吃眼前虧。與其苦打成招。何不先順着他們。且等到了外邊。再作計較。

究竟是翻戲。還有主見。

便說諸位別鬧。若論此事。拐逃確是不曾。不過事到如今。多說也

是無益。你們衆人出場。我就認了也不妨。不知你衆位的意思。還有什麼下文。

如是說到行裏去的。又何必在這裏錄什麼口供。

究竟是翻戲。開口不比別人。

如有和解

的意思。我們不妨好好的講。衆人道。姓金的。看你不出。到是個朋友。聽其言而知其人矣。

我們不好做主。要問原告的意思再說。又妙回身便問那本家。你們預備怎麼

樣。要辦他吃官司。便一同送他到行裏去。明日解公堂。如有轉圈的意思。咱們

大家也好想法。官了私了。只要一句話。那本家道。依我的氣。就要送他去吃幾

年官司纔好。不依氣。又怎樣。不過上了堂。也要將老三到官。那時斷將下來。老三定然

發濟良所。我豈不落個人財兩空。一轉便可。商量。如今既承衆位在此。我便看衆位的

份上。和他私了。不過須要依我的條件。如不依。我情願同他打官司。衆人道。你

且說你的條件。妙哉一吹。一唱。那本家道。老三是個討人。我由十三歲上買來。身價是

三百元。養到現在。幾年的衣食。總算他給我做過年把生意。我如今兩扯。還要

他貼兩百元。共計五百元。他將老三帶了去。作爲了事。原來是敲竹槓。衆人便問姓金

的。他這辦法。要你拿五百塊錢。代老三贖身。將人帶了去。你的意思怎麼樣。得

妙極。

金箋笑道。我要這一塊鹹肉家去做甚麼。衆人道。你不要老三。爲何將他

拐了走。上海灘上。有這種便宜的事麼。

又硬一句凶極。

那本家道。他既假作好人。不肯

帶了去。也不妨。老娘我還有個辦法。

八面玲瓏之文。

衆人又問怎樣辦。那本家道。他既

不要帶了去。我總算有好生之德。

絕倒。

只要他繳出身價銀三百元。作爲保證

金。保老三以後不逃。如是逃走。仍舊走向他。追索二百元飯食。如是他不依。我

預備晦氣。送他到行裏去。打官司。那時要求堂上。要他賠我的損失。也不見得

完全落空。

方纔說人財兩空。此言不落空。真是舌底蓮花。

衆人又問金箋。金箋一想。這件事如弄我行

裏去。我多少總得吃虧。明日本埠新聞裏一登。我的名譽掃地。飯碗打碎。招牌

一除。要想在外面混世。很不容易。況且三百元。只要我牌上略有進出。幾回一

來便可無妨。權其利害。不如答應了罷。翻戲也有翻不過人的地方。噫嘻上海做人之不易。便道承諾位的

情面。在這裏私了。三百元也還可以。不過我身邊無錢。這却怎麼辦法。可不可

以。由我寫張筆據。改日向我收款呢。那本家冷笑道。金家裏。叫一聲可怕。你不打聽

打聽。也想到我這裏賣老。你寫張筆據。向你取款。我要那空紙頭何用。老實說

一句。交現便罷。如不然。哼。哼。老娘也是受騙的麼。怕。字字可怕。衆人道。金先生。改口

妙句。你身上無錢。你行中同事。總有知己的。上海地方。總還有親戚朋友。你寫

張條子。將他請來。和他商量。想個法兒。豈不是就可以了。妙在代他想法。金箋想了一

會。無奈只得道也好。我便寫條子。煩那位送去。衆人道。你寫。我們差人送了去

就是。又妙在肯代他送。說着遞了紙筆過來。金箋沒法。只得寫了張條子。去請元言兩個。

言永思因爲上次鬧過。不肯再到。元士慨却因來人催促。那條子上又寫得十

分的緊要。只得去了。到了那裏。衆人已逼着金箋將筆據寫好。並不寫身價金等事。却寫的前欠金名下洋三百元正。茲因情商。央中說合。准於明日交款。如有訛誤。聽憑控追。此據。另外却寫了張保證老三不逃。如逃。願認二百元衣食。此據。兩張筆據。下面都簽了名。還被逼着打了手印。寫來歷歷如繪。真乃神化之筆。下面中保

人名下。却空着未填。元士慨到了。衆人齊說好了。連擋的來了。元士慨唬了一

跳。忙問何事。衆人道。你也不必裝佯。大概他做的事。你絕不會不知道的。又妙在硬

裁。金箋忙將此事前後說明。請他做保。又和他咬耳朵。且待身離虎穴再說。元

士慨見人衆口雜。沒奈何也只得簽了字。也被逼着打了手印。衆人方纔說准

定明日交款。否則莫怪無情。送了他兩個出來。金箋忙着回去想法。請元士慨

到行裏和章濟民商量。有何法想。明日一早到行裏會面。所以元士慨回行見

